



消逝的憧憬



消
逝
的
憧
憬

戴麗黛夫人著

董家潔譯

上海華通書局發行

第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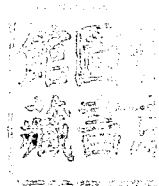
部

消逝的憧憬

【一】

繩商栖遜把他最漂亮的繩索攤排在馬路上，一直拉到街頭的木樁上，這木樁是他同喬凡泥瑪爾息兩個人的田地的界線。

這時正是聖誕節的早晨，卡札尼洛城正在預備慶祝。本地的風俗，這種遊行的慶祝的人們，到達目的地之後，還要整隊回轉教堂去，而且行伍一絲不能錯亂的。於是，遊行隊出了教堂之後，就向右轉，經過栖遜的門口，穿過喬凡泥瑪爾息的院子，又越過火柴商呂喬黛南的門口，纔逕向大道出發。這三家幾乎是本地的高門大戶，而且他們每年總是從繩索店的



門口一直到火柴店的門口鋪滿了氈毯和繩索，形成了一條繁華的小街。街旁佈着許多的木樁，在木樁的中間矗立着三所的樓房。喬凡泥的樓房是灰色的，高大，而且三層樓上裝着綠色的鮮豔的百葉窗，他是傲然地並立在栖遜與呂喬的樓房之中，讓別人看來，他是偉大的女主人，而那兩座樓房卻是渺小的使女。

繩商拉拉抽抽地又在他自己的院子裏築起一條繁華的小街，同時他看着喬凡泥的樓房喃喃地自語：

『有甚麼！怎麼沒有人登到他的鼻尖上頭去！天主每年只要經過一次……』
但是，那時火柴商也在他門口露出頭來，胳膊上挽着一根粗繩。

『喂，怎樣？』繩商喊着說。

『怎樣呀？』呂喬這樣回答他。

『你在那兒做甚麼，懶骨頭？你等甚麼時候不是到了麼？』

火柴商沒有答話，只畫了一個十字，隨着就把那條粗繩繫在門環上。於是樞遜瘋狂地跑進去，對着喬凡尼的妻兒罵起來，一面又把那些跟着他想替他幫忙的那些野孩子趕到外面去。他那深深地埋藏在寬而紅的前額底下的兩隻小眼珠發着綠光，兩條腿全裸露着，顯着筋肉極其發達，兩隻粗大的腳好像是他那很高的身量的根子，這些種種，從外表看來，他像是一個很兇頑的漢子。但是那些孩子們全在譏笑他，從此可以證明他那外表完全是虛假的，所以沒有一個人肯跟着走進喬凡尼家裏去，雖然大門是敞開着。

但是火柴商向着那木樁上拉開他的繩子來，同時他像是在那兒祈禱上帝。瘦小，頹唐，穿着禮拜服，外衣過大極不合身，遠望極像一個大木偶。面部修的很乾淨，一直刮到睫毛底下，發着慘黃色，好像是用硫磺洗的臉似的；他的頸頸上圍着一條紅絲巾更把那慘黃色襯得顯明又顯明。

那些野孩子們漸漸地喧鬧起來。許多的小燕從巢裏飛翔出來，像矢離弦似的那樣敏

捷，一面啄食着半空的蟲類。牠們飛翔的聲音同那些赤足，黃髮，襯衣露在褲子外面的孩子們的喧嘩幾乎混合在一起了。樞遜像一棵大樹似的立在他們中間，發命令：

『快跑快跑，孩子們！探些花，野菜，豆葉回來！要注意不要連根都拔掉了！』

那些野孩子就飛跑而去。只有一個，他的面部大半隱在草帽的帽簷底下，還是安靜地注意着火柴商的行動與態度。

『亞多納，』他憤憤地吶喊着，『你，只有你不去採花嗎？你們今早在你的舅舅家裏不是全變瘋了？』

於是亞多納抬起頭來，這時他那可愛的臉纔從兩堆舒卷着的黃髮中湧現出來，同時又可以看到他那兩隻大而黑的眼珠同寬而薄的眼皮；但是那隻小嘴還是緊閉着。繩商跑到他的面前，殘酷地說：

『我再問你：今早你們是不是全變瘋了？』

『讓我安靜一點吧！亞多納終於很坦然地回答他。我的妻
他養了一匹小雞，而我呢，我要送他到桑瑪爾滴洛。』

『很好！栖遜喊着說。『你的表兄卡利洛要出外去，那
禍給他。』

呂喬臉上立時現出一種忌妒的態度：派人到美奧里去祈
嘴裏去。但是栖遜像是狂瘋了，亂呼亂喊，一會叫他的妻，一會喚
是喚他女兒喚得利害——一個奇豔的少女，穿着玫瑰色的外
那些氈毯懸挂起來。

亞多納走近她的跟前，好像一匹小貓似的播弄着她的裙子。
是用兩隻充滿柔情的眼睛注視着她。

『我的愛！』她說。

消逝的憧憬

這位少女的嘴唇半開不閉着，像是預備送他一吻。

那些野孩子們跑回來了，採了許多的花同草。不久火柴商從
像片，於是安德洛瑪加就給他們插上許多鮮花和豆葉。

這時喬凡尼的家裏也開始工作；一個身量極高的人，頭顱幾
現在他們的門口上。一種沉重的聲響陡地在孩子們喧聲裏，飛飛

『笨貨，你還在這兒？你沒有去通知擺渡的？』

『我去，舅舅，我就去！孩子回答說。』

於是他就向河邊飛跑而去。其餘孩子們又跑回來看這位

樹」的高而武勇的大人物。這是一個髮已斑白的村夫，一副深
的鼻子，額頂的體格配上兩隻肥胖的脚再穿上一對半節鞋，極
這位富家翁全表相當的敬意；那個繩商也覺得同他是站在同

「喂，朋友，那些繩子呢？繩商汹汹地喊。你的太太一定是怕弄壞了她的氈子。」

「安靜點吧，安靜點吧！我的太太今早在考慮別的事哩。」高漢子還是用他那安謐而沉重的口氣來辯說。

這時多克妮娜——高漢子的妻——也走進門來，她一面把放在門口的破鞋穿到赤裸的脚上，一面回答繩商說：

「真是獻給天主以無上的光榮……這樣的侮慢……我，我，有的是氈子，可以從這兒一直鋪到河邊上去……」

「好，你既然覺得我觀察錯了，那麼我再來……給我一條氈子吧，瑪那。」

於是繩商就跑到喬凡尼的院子裏去，親自動手把那些繩索懸挂起來。

爲表率，也全跟他跑進院子裏去，並且把那些花同菜葉撒滿地下。五個小燕雀樣裏驚慌地伸出頭來，喳喳地亂叫，像是在抵抗別的鳥類殘暴的侵略。

亞多納回來了，還是飛跑着，後面跟着一個年青的水手，他是老擺渡畢克斯的兒子。亞多納從籃子上跳過來，走進廚房裏去，那時他的叔母正把一隻旅行籃裝滿了食品。那是一所很寬大的廚房，四壁塗着黃色。爐沿上，兩雙新鞋斜靠在那兒，還有兩隻銅壺也放在那裏。洗濯的桌檯，紅色的麵包盒，輝煌的食品架，一切都顯着很整齊，很有秩序。

亞多納依依地站在多克妮娜身旁，把他玫瑰色的面頰偎在她的身上，不離開她，一直到她把那隻噴着小雞的極好的味道的食籃交給他的時候。片刻後，那個水手拿定食籃，兩隻裸露的腿慢慢地向前移動，亞多納就緊跟在他的身旁，喬凡尼和卡利洛也慢慢地跟在他們後面。喬凡尼泥送他們到他堂兄布勒士洛家裏為止，布勒士洛是羅馬某機關的職員，這時他正到郊外來渡他的年假，但是不久仍要回去繼續服務。

孩子（亞多納）踏着他的同伴的影子愉快地慢步着，一面幻想着這個影子或要帶

他到什麼地方去。他一面在作他的夢想，一面還是不斷地饒舌。

『一會回來之後』他說『我要穿上我的新衣服，同我舅舅一齊做彌撒去。隨後我們還要吃一隻雞，隨着我就要去看我的媽媽……你知道嗎？或者我要給她帶給東西回去。我有一個籃子，裏面裝滿了各種的東西……你倘能到我的家來，我一定要給你看看。在籃裏最低的一層，有……有……但是不，我不願意告訴你有甚麼，你或者要轉告別人聽見……唉，我告訴你吧！那裏頭有四個銅元，我要拿兩個送給媽媽……』

他們慢慢地走到一列房子前面，這些房子形成了本城的中心點：深藏在綠色的樹林裏的鐵匠的房子；烟商的房子；裁縫兼開酒店的房子。這些鋪店除煙鋪外（玻璃窗上嵌着五光十色的明信片），全是緊閉着的。窗戶上挂着許多有色的布帘；那條路的進口裝着很多的鮮花圈；家家門口上差不多都修飾得很整齊美觀。

隨着他們又經過了一座教堂，牠建在草地的中間，作黃白色，四圍立着許多白楊樹，牠

們的蔭影映射在雜亂的花草上。教堂的對面，可以看到一座慘白色的照牆和一個鏽爛不堪的鐵柵欄；從鐵柵欄再向前望，在荒涼的花園中，可以看見一座十七世紀的故宮，灰色，肅靜，接近着一所大公園的荒涼的草墩，而這公園的地盤一直伸到波河的岸旁。

離開鐵柵欄不久，孩子同水手就走到一條很長的小路上，這條路是夾在公園和墳地的牆的中間。人家叫牠做達爾佐底小街，因為附近有一座同一名稱的故宮。

到了那兒，孩子就停一停，爲的看看一隻鳥巢，這鳥巢，他已經窺探了不少次，並且自命爲牠的主人了。至於水手，他還是繼續走着，當喬凡泥和卡利洛在後面的步聲還隱約可以聽見時，他已轉了灣，看不見了。亞多納就趁這機會，小丑似的，慢慢地把食籃放在地上，拿起餐巾來，嗅嗅小雞的香味，但是他所需要的，卻是一件別的東西。忽地他笑起來，他那笑聲可以同黃鶯的歌聲混合在一起。一會兒，他又沈靜起來，好像在想甚麼；他在籃裏拿起兩顆硬而鮮豔的櫻桃來，把牠夾在耳朵上。隨着他又拾起食籃；但是還沒有走二十步，他又停住了，

把耳朵上的食品拿來送到嘴裏。爲他，這是一個短短的幸福時期；他那兩隻很大的金黃的眼珠變成愁悶的樣子。他還想拿其餘的櫻桃，但是他聽見了他舅舅的足聲，很近而且很響。

那位巨人同他的堂兄卡利洛談起亞多納來了。

「是的，亞多納做一個村農好了。我爲甚麼送他去求學呢？希望他做官或做牧師嗎？但是官是要餓死的，牧師也要陷在一個很不好的……我的意思是讓亞多納來承襲我的遺產。我的妻將來要做他的母親……她身體很不好，可憐的她，她已經只剩一把骨頭了。我既鮮兄弟，又無姊妹；你哩，你是很富有的，但你也沒有兒女。至於我的族人，他們很希望我死……我希望生一個兒子，但是上帝總不答應我的請求。於是我就想了一個辦法。你有一大羣的孩子，我同我的堂姊瑪狄娜說：「請你給我一個吧。」我於是要了亞多納，把他帶到家裏來……你主張應當把他送進學校裏去。天主在上，親愛的卡利洛！」

「他很聰明，」他答道。

『倒不壞！他只善於管理他所有的……是不是，親愛的，你願意當一個農夫嗎？』

亞多納完全直接聽見了，他沒有回答就跳出來了。卡利洛跑到他的身邊，抓着他：

『好好的看着我！』他向孩子說。啊！不對，他的兩個眼睛就不是村農的眼睛！你將來必定要當醫生的。

『不，我喜歡做教員。』

『爲甚麼呢？』

『因爲教員甚麼都知道。』

『天真的孩子！』卡利洛把兩手舉向空中，微笑着喃喃地說。

到了小路的盡頭，他們又發現了一條較爲平坦的捷徑，於是就順着這條路一直奔向堤岸去。公墳的後身的那塊麥田的蕎麥，已經成熟了，發着金黃色，牠們雜在別的暗色的蕎麥和苜蓿中間好像顯耀着一種超絕的色彩。

兩個大人一個小孩越過堤岸之後，還繼續向下走，奔向波河的中心。每年這時候波河受巴爾馬急潮的影響，而且岸旁種滿了樹木，極像一個金色的碧綠的湖。

渡船已經預備好了。畢克斯，多年的水手，等在那兒，手上拿着槳。他那褐色的臉，雪白的頭髮，兩隻綠色的眼睛，把他形成一個滑稽而誠實的老頭。亞多納像與他年齡相仿的朋友似的向他微微一笑，當着大家全坐定了，兩個水手把船駛向中流時：

『畢克斯』他請求說，『請你給我講講埋藏在湖心裏那城市的歷史！』

『改日吧，可愛的小孩！』老頭回答說。『今天我們沒有時間哩。』

於是孩子就靠在船欄上，想法窺探水底的城市，他的舅舅抓着他的禪腰把他拉進艙裏去：

『你回頭要把腦袋碰破了！』

亞多納看看他，冷冷地一笑。那巨人伸出兩手來，抓着孩子，把他拉到身邊。至於卡利洛，

他每星期日必到博物院去研究的，他覺得這種古怪的集合——主要的人物是身體高大，面容樸黃的村夫和一個裸露着腳，兩隻半開半闔的大眼睛，和一個永帶微笑的小嘴的小孩——實在令人驚嘆不已。這種集合可以名之爲粗野，滑稽的集合。

輪船駛向布勒斯勞，那位小職員也居然能去賞鑒這個披山帶河的原野，他覺得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他並且說牠比大海還要可愛些。這類的評判或者過於誇張，但是事實上，今早的波河，帶着廣闊的面積，柔潤的淺藍色，好像久雨初晴的虹，確有十二分的明媚。靠近岸旁的水，反映着零亂的樹木；島旁那些沙丘上的白楊，輕搖淡擺像一叢的銀花樹；黃鶯搖揚的歌聲，鷓鴣重重的悽叫，好像是從反映在水中的那些樹林裏傳來的。除去鳥語之外，那時的環境完全是靜穆的。水平線上，一座鏗白的教堂矗立在波心裏，極像一個布帆。

輪船沿着小島急駛着，經過一塊三角形的沙漠之後，他們不久就到了對岸。

『再見，老老實實的呀！』卡利洛向孩子說。『你若是老實，你就等着我給許多東西吧』

……你答應我你永遠老老實實，永遠不學壞嗎？」

亞多納看看那巨人，像是請他舅舅來證明人家對他所要求的完全是不可能的。兩個兄弟熱烈地抱吻着。隨後那巨人同他的外甥就跳到岸上去了；那隻輕便的船敏捷地又駛向綠色的波心去了。

後來舅舅兩人從陸地回到卡札尼洛去。途中亞多納向喬凡尼提出很多的問題。這孩子已經到了智識漸開的時期，而且漸知懷疑；他自己常常替自己解釋了許多問題，有時解釋的很好，出乎人家的意外。但是比較深遠的學理，他所未見過的，或是顧名不能思議的，時常使他夢魂顛倒。

「請你講講，舅舅，大海是甚麼樣子？」

「牠好像波河似的，但是比較寬闊的多了，一望是無邊際的；牠像波河似的也有波浪，每日要刮大風，但是很兇很大。」

『那些山呢，舅舅，同這個堤一般高嗎？』

『比這堤高多囉。』

『牠的影子可以遮着全城。』

『不，不，牠離城很遠哩……』

但是說到這裏，他的舅舅忽地不做聲了。亞多納覺得很奇怪，舉眼直望着他，同時他發現了一個特殊的現象：喬凡尼面色發白，混身戰慄，好像受寒似的。這種意外的冷氣傳滿了孩子的全身。

『你有甚麼毛病，舅舅？』他兩個手抱着巨人的腿這樣地問。『說呀，舅舅，你有甚麼毛病？……你有甚麼毛病……』

喬凡尼舉手按着前額，同時還是抖抖颼颼，幾乎要鬆倒下；但是他極力抵禦着意外的刺激，好像一棵年久的樹幹抵抗着狂濤巨浪的衝擊。亞多納又驚又怕，抓着他舅舅兩隻戰

慄的腿，他覺得是他扶着舅舅，其實相反，他靠着他的舅舅纔不至於跌倒的哩。許多悲慘的語言從他的口裏湧湧出來，但是那巨人正忙於抵抗在猛烈地攻擊他的那看不見的敵人，所以沒有聽見。幾分鐘之後，喬凡尼發出一聲長吁；他的手停住不抖了，他的眼睛也安閑了；他戰勝了那刺激。

『沒有甚麼關係，他用那笨重而微帶顫慄的口調說。沒有甚麼關係，我有點頭眩……每次我一坐船就要這樣……你怕嗎，我的親愛的？……沒有甚麼關係……可不要告訴你的舅母說……』

他牽着孩子的手，繼續走着。當時他的臉上還是慘白的，但他微笑着，他好像很喜歡他的戰勝。可是亞多納還是不安地時時望着他，想在這張慘淡的臉上探出漸次消失的病源；他傲然地向自己說：『當時我要不在那裏，一定的，他要摔倒了！還好有我把他扶住了！』

不久好奇的心又隨着驚悸而來：

「你的暈眩是甚麼樣呀，同我說說，舅舅？『孩子重新又問。』現在眩暈過去了嗎……」

舅舅，你要曉得，不要對我說假話呀！」

「但是誰把你頭腦改造成這樣敏捷的眩暈已經過去了，過去好久了！」

亞多納聽到這些話之後，他的心又完全安定了。他們仍沿着那乾燥的堤岸繼續他們的路程；不久孩子又想起他那一堆的問題了：

「這城真美呀，是不是……我的舅舅！」

「是的，這是很美的；但是鄉下還要可愛些；我曾經試過城市的生活，但是我很快地就逃避掉，那兒一切都是壞的，腐敗的，虛偽的……有一天，我在報紙上看到人家能造假雞蛋用機器做的！」

亞多納的兩隻眼睛睜得很大。

『雞蛋也能假造！』他喚起來了。『但是怎樣做呢？請你告訴我，怎樣做呢？』

『老天，我一點不知道！或者人家收集下許多空蛋殼，再裝進一些髒東西……』

『天主，天主！』亞多納驚訝地在嘆氣。

他又笑起來，這段假雞蛋的故事使他既喜且快。

【11】

甥舅二人回到家裏時，迎神禮已經舉行過了，那嬸婦女正忙於整理被褥。亞多納乘機跑到廚下去，爲的去看看放在將次燼滅的爐上的那還在作響而且冒氣的鍋子。

『在這兒了！』他喃喃地說，同時他的手就觸到鍋內已經熟透的母雞的膀子。他很饑，同時又很餓。

無論是良心，或者一種怕盪傷了手指頭的恐懼心，全不能禁止他去偷吃母雞的膀子，假使這時，他的舅母不在廚房裏很失望地嘆了一聲：

『十一點了！已經十一點了！怎樣沒有人告訴我！可憐的我！』

亞多納毫不驚慌，假裝到桌底下去拾一個瓶塞。隨着他走近他舅母的身旁，那時她正

在打雞蛋，預備作蛋糕。

「舅母，給我那些蛋殼吧，」他請求似的說。「喬凡尼舅舅同我說過，現在人家能做假雞蛋。我想試做看看。」

「我的小寶寶，」多克嫻娜回答說，「只有母雞，她是惟一造雞蛋的工人。」

「誰？」

「母雞。」

「但是你知道母雞並不是一個人呀！」孩子斬釘截鐵地說。

他拿起蛋殼來，愉快地把牠們對合着，他又求他的舅母給他一小塊蛋糕，於是他跑到那所最底的屋裏去，那是一所寬大而陰暗的倉房，用以堆積那些無用以及破爛的東西。他走到最陰暗的牆角上，蹲在一隻籃子前面，從那裏面掏出許多古怪的東西：破爛的布條，獸骨，裝滿東西的小布袋，破舊的靴鞋，木塊，大碗，胸當，毛筆，瓶子。『在那兒！……在那兒！……』

他摸弄着那些東西喃喃地說。隨着他把一切物件仍放回原位去，只留下筆、碗和那些蛋殼，他決定將來必定要試做那假雞蛋。但是當時，飢餓又催促他回到樹下去。

他饑涎欲滴地也加入去預備午飯。沈默的，可厭的多克妮娜奔走工作，毫未注意這孩子。她拿出六瓶的葡萄酒來，排上煨好的最漂亮的大臘腸。隨着他就派亞多納去買麵包。當他回來時候，他舅舅的病完全好了，正在同多克妮娜的兄弟畢爾洛希——人家今日請他吃午飯——談話。

弟弟同姊姊的面貌極其相像；但是畢爾洛希比較醜些，幾乎有點古怪。他極像玩具中的地黃牛，兩隻短短的腿支撐着一個胖胖的身體，臃腫的胸部。但他可愛的舉動還能稍為遮掩去他的醜態；他總是愉快的，喜說喜笑的；至於他的姊姊永是冷然的而且極少說話。無論如何，亞多納是不愛畢爾洛希的；一提起這個人，他很自然地就感到一種厭惡，他自己也不知道為甚麼緣故。那矮人的一張慘淡而無感覺的臉，垂在凹凸不平的額前的黑髮，兩隻

露着兇光的眼睛，尖而白的牙齒。時時要在孩子的心裏映起時常戲弄他的那據裏惡少的幻影來。

「喂，多克妮娜，你預備好了嗎？」喬凡尼喊。

「來了，來了！女人答，她捧着兩盤不很滿而還在冒氣的蛋糕跑進來。」

喬凡尼倒一些皮酒在盤裏，其餘的來客全都坐下，很隨便地來吃這種鄉野的小食。忽地喬凡尼想起正向羅馬進發的卡利洛堂兄來，畢爾洛希舐舐那玫瑰色的嘴唇，並且依照他的習慣，又開始講述故事。

他，他也去旅行過，並且認識全世界。他說：他同着那個滿載帚掃的小車走遍了整個的歐洲，遊過了大部分的非洲與美洲。他說：他也到過孟特開勞，那是一座外國人一到那兒就要暴富起來的城市，至少那兒是沒有弔死過人的。他又說：

「我沒有在那兒上過弔，但是我在那兒也沒有暴富過。呵，天主，可惜！」

『你玩了嗎？』喬凡尼很沈靜地問。

『我沒有離開雜貨舖的櫃臺很遠去，』畢爾洛希誠懇地說，『我只賣掉三十把帚掃給那門了。』

『誰知道？或者三十把之中有一把已經掃過自殺者的血哩……』

『算了吧，』他微笑着回答。『你以為人家在賭場裏自殺嗎？上吊是要到樹上去的。我在那兒看見了十一二個上吊的哩！』

『算了吧，這些醜惡的故事！』多克妮娜插進這樣一句，她最怕死，他更不喜歡人家在她面前說死。『快快的再開一瓶酒吧，喬凡尼。』

喬凡尼開了一瓶酒，大家於是就談一些比較不悲慘的事情。但是亞多納還是在繼續測想孟特開勞，想到在樹下搖擺的縊死的人，想到那些不去自縊就要暴富的人們；他的夢想愈來愈奇，使他把假雞蛋都忘記了。

下午，當他蹲在籃子前面時，他又想起那假雞蛋來，這次他很留意，不肯把他最喜愛的，那件黑白圈的襯衣弄污了。但是時間已經晚了，他應當到他的母親那裏去。在他所儉省下來的四個銅元之中，他拿出兩個來，一隻手捏着一個，又把兩隻手藏在褲袋裏，纔愉快地走出去。

他的母親住在布魯泥區，那是卡札尼洛的一個郊野，或者說的更恰當些，就是一個貧民之區。一些富翁與貴族，他們預備調查商業和工業，都住在教堂的附近。孩子差不多要走上二十分鐘的路，並且要穿過全市。這正是遊散的時候。許多的少女穿着玫瑰色或藍色的長衣，老太太們戴着繡花的頭帕，青年們繫着綠色的領巾，農夫們穿着麻布的衣服，商人們戴着灰色的草帽，總而言之，在本地稍有名頭的先生們全到道旁來散步或在教堂前面談談着。當亞多納從那裏經過的時候，他們全向他打招呼，同他說幾句客氣話，但是孩子不停下來，也不回頭，仍是繼續走着，有時也跑着，兩隻手總是放在褲袋裏的。他沒有時光拿來虛

費；他不知道，假使他把步伐放慢些，那些女人要攔阻着他，爲的給他多多的親吻，至於那些先生們，也要攔住他，爲的教給他許多可笑的字眼，並且使他權笑。

到了教堂的左近，他就離去大道，轉入達爾佐底小街去，這條街，今早他送他堂兄卡利洛時，已經走過的。

這小街，對於他是一個愉快的地方。當他在別的寬闊或狹窄的路上，堤岸上，圍繞着許多田地的小丘上閑散時，他不過是一個很平常的頑童而已；但是一到達爾佐底小街，他覺得他是在自己家裏，好像那些強盜在他們的樹林裏。在那兒，他的權力可以施到那些鳥巢上，樹葉上，垂在墳牆的木莓上，沿着圍牆的污溝裏的小蛙上；而且，只是在這地方，他變成一個幻想者，一個遠慮者。

有時，夜晚裏，兩面破爛的，慘綠色的牆壁引起他的煩悶來，驚怖的情緒；右方左方，黑暗的堆子後面，他的想像給他創造一種不可燭見的幻影。

時常，他也在永閉的鐵柵欄前面休憩着。再沒有比這十七世紀的宮殿再淒清的了，灰暗，靜穆，好像一座的古城。這座故宮的主人還生存着，但他永不來臨了。人家時常見到的惟一的人，遨遊於花園裏的，就是老余斯凡，達爾佐底新僱的獵夫。余斯凡還是穿着這種職業的衣褲——毛絨的短衣，短褲，插着雉毛的帽子——而且，他那高高的身材，寬闊的胸脯，長而閃着銀白色的鬚髮，使他顯着一種煥發的神采。但是他，可憐！他也不過是一個昔年的迴憶，一個象徵，除此外再沒有別的了。一個疔瘡使他失掉了右手的拇指，所餘下來的指頭不夠他搔肩或扳鎗機的用了。於是他迫不得已捨去田獵，成爲這塊田地的平庸的看守者，他利用餘閒的時光，在園角上，種些米麥和山芋，藉以補助他的生活。

余斯凡是繩商栖遜的摯友，他常同他談述些幸福的往事。所以亞多納一看見他走進栖遜家裏，他就跟着他跑，對這老頭加以無限的注意。他聽見余斯凡說，在這故宮裏有許多奇特的東西，金的，絨的，木器，極大的衣鏡，草製的鳥類，殺過人的稀有的兵器。但是最使快活

的，就是曉得在他想攀援而未實行的那花園的牆裏，在那陰影的最黑暗的地方，在他不能再述那粗野的名字的樹底下，有很多蔓着長春籐，小門小窗無一不備的小房子，一口充斥着野鴨，紅魚，仙鶴的湖沼，一個銀質的小船浮在湖上，在滿種櫻桃的岸旁浮沉着，而且，在麥田的中間，結着一個麻雀的巢。

這些他所未見過的奇特的東西給他一種無限的誘惑。一些字句使他驚奇，愉快，而感到一種病態的戰慄。樹木的奇特的名字，『兵器』，『仙鶴』，尤其是『麻雀』，這些名詞在他腦海裏幻成一堆美的，少見的憧憬。

『兵器』喬凡尼舅舅會同他講過。你想是甚麼樣？鎗，劍，……你舅舅切臘腸和麵包的那刀子，也是兵器。』

『那獨雀呢？』

『獨雀那是一種小鳥，他溫柔地歌唱，並且愛孤獨地生活着。你明白了麼？』

「是的，舅舅。」亞多爾回答說。

但他到底還是不滿足的，他覺得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給他解釋他在幻想中所推測的事物的祕密，譬如達爾佐底公園裏綠色的牆壁。

他走進圍繞着荆棘編成的籬笆的小庭院裏，他看見了他的母親——一個姿色猶存的婦人，但是沒有鞋子，而且所穿的也很襤褸——她正在屋後井上汲水。她寡居了好幾個月，也像小說裏的寡婦似的，她的孩子很多，她應當日夜爲他們而工作，星期日也是怎樣。亞多納覺得她母親是可愛的，可驚的，她那黑色的頭髮，蒼綠色的眼睛，寬大活潑愉快，在他看起來，她像是女人中最足驚服的一個。

「媽媽……」他喊着奔向井邊去，沒有把兩隻手從袋裏抽出來。

「親愛的小孩！」婦人答，他顯着有點感動。

聽到亞多納的聲音，伊發，他的小妹妹，金黃的頭髮，玫瑰的面頰，好像一個天神，裸着腳，喘着氣跑來了，手上抱着一個小孩，而這小孩總是掙扎着，幾乎要倒摔地上。

「啊！你穿了新鞋！」她很注意地說。那些舊鞋呢，你怎樣的安置？

「舅母把他送給畢爾洛希的兒子。」

「甚麼都給了他的孩子！」母親嘆息着說，一面放下水桶去。

她坐在門口的台階上，把亞多納拉近身旁，同他說：

「請給我聽聽，你今早所做的事。誰到你舅家裏吃午飯去了？」

她願意曉得一切，甚至人家所吃的東西以及人家所喝的酒瓶的數目。亞多納全說出來，無需人家的要求；他是個饒舌者，他不能守祕密的，尤其是當人家囑咐他不要說甚麼的時候。於是他說他舅舅今早受驚了。隨着他又學說畢爾洛希的戲言。他母親一面聽着一面嘆息。

「三個人喝了六瓶酒……有些人喝的太多，有些人又不夠了！他們不能送我一瓶嗎？」

「多克妮娜舅母說，你倘若要甚麼東西，可以去見她。」亞多納一面從袋裏拿給他，一面火熱的小拳頭，怎樣地告訴她。「你爲甚麼總不到她那裏去……嘿，我給你拿這個來了！不是我偷來的，你知道。這是舅舅給我的禮物，給我買蘋果的。」

「親愛的，親愛的小孩！」母親拿着亞多納給她的銅元，喃喃地說。

她終於給他一吻，他覺得這一吻是很溫柔的，很溫柔的，比他犧牲去的那些蘋果還要溫柔多多。

「多克妮娜想念我嗎？」母親又問，一面伸直了裸露的腳。「但是我總不出去。你看：我連舊鞋都沒有……呀，我的親愛的小孩，我們是那樣的貧苦，我們……沒有關係，一切都要變好了，假使你永遠和順的，假使你愛你的舅舅和舅母……或者有一天，祇有你是我們的安慰者。」

隨着她又同他談起他死去的父親：

「他是那樣努力！他從早至晚的做工；你知道是甚麼工作？砌橋！假使天主不把他叫回去，他必定要當工頭的……你也要像你父親似的那樣努力，是不是？」

「是的。」亞多納熱烈地答應了，他很喜歡母親對他表示的熱愛。

於是他同母親討論將來的計劃。

「你或者喜歡我也是從早到晚地工作着，並且星期日也要做一點工作……我要當教員或工頭……我要建一所很高的住宅，很高，很高，還附帶着兩座高塔。一個是給你的；那一個，我同我的妻，我的小孩子們住在那裏面。」

「我，我不願意到那裏去！」伊發抗議着。「我並不怕從塔頂摔下來！」

「等着吧，想法不要讓奧達微與摔下來！」母親囑咐她。

這時累諾，有佝僂病的那小弟弟，從打樓房通到廚下的那樓梯上一拐一跛地走下來。

他看見了亞多納——那時亞多納也正回頭望着他——他就佇立着，兩手插在衣袋裏，一叢凌亂的黃髮之下，兩隻眼睛大大地張在那裏；他的哥哥向他致敬，他也不回禮，但他注視着他很久很久，用一種帶着妬忌的驚奇的眼光注視着他。他穿的多麼漂亮！

「來呀，親愛的！」母親微笑着向那怯弱者說，並且向他伸出手來。

但是這位病夫癖性很不好，他裝做沒有聽見，也不開口，不愉快地靠在他母親肩膀上，一會居然坐在母親的腿上了；她輕輕地把他擁在懷裏，把他覆在額前的黃髮理一理，替他梳好，他是諸子中最可愛的一個，因為他是最不幸的。

從來沒有離開骨製的玩物，而且時常對着母雞或燕子發出陣陣微笑的奧達微奧看到母親的腿被別人佔據了，哇的一聲哭起來。至於亞多納也很妬忌地凝視着多病的小弟，這時，他所佔的地位確實比他自己好些，他享受着母親陣陣的親吻以及其他的親熱。

【三】

就是在這個永不可忘的晚上，亞多納的命運改變了。

他纔回到家裏，就在院子裏幫他的舅母剝蠶豆。草簾上邊，樹梢後面的天空顯着緋紅的色彩；黃昏落照，最初是紅的，漸漸的發黃，瀰漫在院子裏。忽地，那女人同孩子都以爲是做了一個噩夢：從敞開的車門遠望出去，他們看見繩商和余斯凡抬着喬凡尼僵直的身體。許多人跟着在後面，幾個裝束鮮明的少女，青年，男子與婦人。孩子們張着大嘴癡望着那雄壯的柔軟的身體，垂在胸前的灰色的臉，發硬的手好像睡熟了，以及兩隻不願離地的笨重的脚。

最初，多克妮娜以爲她的丈夫是喝醉酒：他雖然不常喝醉，但是有時也會這樣。但是亞

多納說他舅舅今天早上有點不舒服，他相信他是死了，隨着他就嗚咽地哭起來。多克妮娜狂瘋似的長呼一聲，奔向那迎面而來的人羣裏去。

跟在一匹黑狗後面的那神父攔阻着她，對着她的臉喊道：

『鎮靜些，多克妮娜，鎮靜些！沒有甚麼；不過一時的氣閉……』

這時拾喬凡尼的那些人已經進到院子裏來了；還有很多的閑人也跟進來，神父回轉身來，狂叫道：

『滾蛋呵，你們！人家在這兒作傀儡戲嗎？滾呵，一堆混蛋！』

當繩齒同余斯凡把氣閉的巨人抬上樓時，他就把車門關好了。

亞多納踟躕在門角上，聽着，看着當時的情形；而且，這時一種可怕的幻想在他的心裏活動起來。他極想到病人屋裏去，同時他又戰慄，眼眶裏挂着淚珠：『舅舅，舅舅，醒來呵！』但他不敢走動，他的憂苦同驚悸二者到了相等的程度。他的舅舅死了嗎？他張開了眼睛嗎？他

抬起頭了嗎？他的手能動嗎？這一切，孩子一概不知道！但是他所知道的，僅是假使他鼻鼻死了，他就不是親愛的鼻鼻了，他是一個死人，亞多納真怕死人。

太陽西落了；天空瀰漫着悲愁與神祕。黑暗已經充滿了內室；但是門口小窗上還有一點微弱的光亮照耀着，亞多納看見許多來來往往的人，而他們的面部，在這昏暗方圍裏漸漸地灰黑起來。在敏捷沈重的步伐之下，很喧鬧的樓梯也漸次安靜些，幾乎無聲了；黑暗的臉也慢慢地減少了；門上的小窗也慢慢地黑起來。忽地鄰家裏湧出一陣的歌聲：

我要穿着女道士裝，

去哄騙我那些情郎。

從前被我騙的無數

無數無數真是無數！

也要騙你即使你呵……

亞多納憤恨地握住拳頭。人家爲甚麼唱歌呢？人家不知道他的舅舅病了嗎？或者要死哩？……歌聲停止了，寂靜又統治了一切。一會兒，燕子們，大的小的，做出一陣脆弱的喧聲，像是夢囈。

陡地一陣鈴聲在院裏響起來，立時門口又聚集上許多的黑臉，有幾個人說：

「那是醫生！」

「完了！」亞多納想。「醫生都來了，我的舅舅要死了吧！」

病人又恢復了知覺，但他不能說話，不能動彈。亞多納的母親大約九點多鐘纔來的，雖然醫生禁止任何的人到病人屋裏去，而她是絕對地要見他。亞多納兩眼注視着母親，她那時用脚尖走着，一隻手扶着牆，爲的不要做出聲響。他輕聲地喚她：

「媽媽！媽媽！」

她回過頭來，輕輕地告訴他不要做聲。於是他下了極大的決心，跟在他的身後慢慢地

走上去；她向他做了許多手勢，但他總不願離去。就是這樣子，一個貼着一個，他們溜進病人的屋裏。

那是一所很寬大的內室，低矮的天花板，牆壁和棟樑繪着顏色畫。一張桃木的寢床，兩個衣廚，一張寫字臺，一個長方的笨重的立櫃，全排列在這寬敞的房間裏，屋裏雖有這些器具，但是仍然像很空虛。柔軟的大寢床，鋪着烏毛的臥褥和枕頭，那是亞多納同他舅舅睡覺的地方。舅舅發出陣陣的鼾聲，有時還要嚙語；但是亞多納倦極欲睡，甚麼都看不見了。平時，他們醒了之後，甥舅二人就一同進咖啡牛奶，多克妮娜伺候他們，她睡在隔壁的房間裏，天纔拂曉就起來了；有時他們也吃些凍葡萄。亞多納總是匆忙的：他喝咖啡同時又想吃凍葡萄。他的舅舅就同他說：

『不要那樣快！等咖啡吃下去再說！現在牠到了這兒，到了嘴裏，現在牠才到這兒，到了咽喉；現在牠才到了這裏，在胃裏……』

他那粗大而多毛的手指一會兒摸到他的腮邊，一會摸到他的咽喉，胸部，有時嘲弄他，有時抓着他，不許他動轉，一面狂笑着。

那巨人很愛這個貪吃而且好笑的小孩子。他很高興帶他到鄉下去。途中，他喜歡用外套蒙着他外甥的眼睛，幾分鐘之後，他就問他：

『這時候，我們在甚麼地方？』

假使亞多納猜對的，他的舅舅就給他一個值十生丁的銅元。

有一天，他們倆一同到維亞達拿去。那時正是秋天，寒氣逼人，亞多納又蒙在他舅舅的大衣裏，走了一段路，巨人就站住了，在孩子的頭上放了一件沉重的東西。

『你猜猜這是甚麼？』他說。

『一塊乾乳酪！』

『你猜對了牠的顏色。但是不是乾乳酪，再猜！』

滑稽的憧憬

亞多納，他總沒有猜成功，耐不住了，躲開那塊重東西，打開了外套；於是他看見他舅舅手上拿着一個生麻製成的小口袋。

「這是甚麼呀？我的舅舅！」

「我要告訴你，假使你好好地問我。」

「呵！親愛的舅舅，我求你，告訴我！」

舅舅向左右望望。四圍一個人也沒有，而且聽不到一點聲響。原野是黃色的，樹木好像貼了金，天空很灰黑；而江水，也同天空一樣灰黑，像是死僵了。於是舅舅帶一種很神祕的神氣，打開口袋來，兩手捧着牠向外傾倒，亞多納看見那裏面有許多小金錢，在這些小金錢之中閃爍着幾個大銀餅。

「這是誰的？」他問，聲音快要窒息了。

「給你的！」

「給我真的……好，給我吧！」

「不親愛的，等你長大時。」

「但是現在你把牠放在甚麼地方？」

「放在銀行裏。」

真勇又把那錢袋束緊了，掛在手腕上。他們繼續前進。但是那小金錢的幻影總是糾纏

着亞多納。

「你爲甚麼不立時給我那些錢呢？」他問。

「你要丟掉。」

「不！我好好地收藏着……假使一旦你死了，人家還肯給我嗎？」

「我要留下一個遺囑，我把所有的東西全留給你。」

「但是，假使我比你早死，你是不是還要拿回去，那些金塊聽着，你應該這樣做：你把那

消逝的憧憬

些東西給媽媽去。』

『我們希望不要生出這種情形，』舅舅很溫柔地向他望望同他說。

他們到了維亞達拿。亞多納的兩隻小脚感到大街是石子鋪成的；他們居然到了城市裏，歡忻與感動趕淨了腦經裏一切別的念頭。

舅舅橫臥在寢床上，頭部埋在枕頭的深處。面部愈來愈見慘白；放在被單上的兩隻手像是已經冰僵了。多克妮娜俯身向着巨人，他被風痰所困好像橡樹遇到雷火似的，於是他在他的額前按上幾塊濕布。孩子很恐怖地瞧着他問：

『他不是死了。』

他沒有得到答語。畢爾洛希把指頭放在嘴唇上，於是孩子也不敢出聲了。

那時小矮子（畢爾洛希）立在他姊夫寢床的旁邊，臉上並沒有想離開那兒的神氣。在灰暗的環境裏，他那小小的眼睛好像鼠目似的閃着光芒，注意巨人死去的時候，他極像

一個醜惡之神，他預備完成一個窮鬼的工作。亞多納的母親走近多克妮娜身旁，對着她耳朵說話。

忽地，病人燦爛的眼珠又展開來，嘴唇也在顫動。他知道孩子也來了，多克妮娜猜着他想看看那孩子。她用帶着淚珠的眼睛望望亞多納，並且做手勢叫他走近前來。亞多納跑到床上，愁苦地看看這個親愛的臉，他已經不能認識牠了。臉上充斥着紅光與笑容的舅舅已經改變了；所存留給他的僅有頭髮與鬍鬚，其餘是可驚地改變了。孩子嗚咽地哭起來。立時母親抓着他的肩膀把他帶到房外，低聲地加以責備，假使不住聲的話，一定要狠狠地鞭打他。他止住哭聲，隨着又回到寢室裏，他猛見矮子躡手躡足地立起來關上房門。

亞多納同他母親走到樓梯邊旁。她抓着他的手，拉着他，讓他跟在身旁一齊下去。門口上擠着許多人，畢爾洛希幾個兒子也混在那裏面——兩個雙生子，一個的面色是棕黃的茶青的，好像他父親，至於別的一個，面色發白，也有許多白頭髮。——一個牧牛者，余斯凡的

兄弟，在小亭裏的聖西蒙余達神像前面燃起蠟燭來，隨着一顆一顆的淚珠，從他皺皺的面皮上流到那灰色的，凌亂的鬚鬚上面。亞多納看見他母親走近老頭身旁，附着他耳旁說話。隨後，母子二人離開那院子走到大街上去。

夜晚是非常之溫和的。黃鶯歌唱着，混雜着一陣青蛙同蝦蟆討厭的喧叫。乾草同蕎麥的香味瀰漫在庭院裏，也同黃鶯的歌聲混在一塊了。寬大的，銅色的明月從樹梢上昇到蔚藍的天空；溝水反映着黑色的樹幹，以及閃爍着許多螢火的灰色的樹葉，水的深處，反映着碧色的天空和那些金色的星辰。平時，這些反影常使亞多納驚嘆不置；但是，這晚上，他想到別的事上面。一種可怕的神祕，比自然界的奇蹟還要難懂得多多，擾亂了他那小小的心靈。

他靜靜地走了幾分鐘。亞多納知道他母親有話同他說，所以滿意地跟隨着她。他們走得夠遠的時候，她就低聲地同他說：

「你聽着。我想知道一件事。你舅舅寢床旁邊那桌子的抽屜裏有甚麼東西？」

「許多的金錢和銀幣。」

「你親自看見的？你所說的全是確實的嗎？」

「呵！是的，完全確實！」

「也有紙張嗎？」

他想一想，極力去回憶。

「是的，也有紙張。」

「誰拿着抽屜的鑰匙……你舅舅？」

「是的，他老放在他的衣袋裏。晚上，就藏在枕頭底下。」

「你要好好記住。我一會同你所說的話，我的小孩！」母親停頓了一會兒又說。「你應該回到你舅舅屋裏去。坐在他的身旁，你要鎮靜，而且要注意有人去開這抽屜沒有。」

「我……呵！不，我真怕！」他戰慄着喃喃地說。「我留在那兒，假使舅舅死了，那我怎麼辦呢？」

「聽我的話，我的小孩！至小你要留在那兒等我回來，想法鼓起勇氣來……我，我跑到家裏去，去找找看管你小兄弟的那個人，立時就回來……能不能不至於遲了呢……去現在！快快的！」

但是他怕。他讓他母親走了，等她走遠了，就望教堂那邊去，算爲代替他到舅舅屋裏去。白楊的巨幹矗立着極像白大理石的柱子，而牠們的陰影又像是黑大理石的柱子，掩映在草地上。他決定在那兒等母親的回旋。她必定要責備他的，但是同回到舅舅房裏的那痛苦比較起來，他還是喜歡受責備。於是他謹慎地向白楊林走去，好像要辦甚麼事似的，他輕輕地在那黑的，寬狹相等的，不動的陰影上面踱走着，而這陰影一直延長到達爾佐底宮的一塊比較濃厚的陰影上。但是忽地他又怕起來，他覺得看見一張黃色的兇惡的臉，在白楊的

樹縫裏窺探他，而且覺得從遠處傳來一種奇怪的嘆息。於是他趕快逃，跑回家裏去。

車門半開着，門口上守着畢爾洛希幾個孩子，同他孀母的一個女兒，愛賴娜，多克妮娜的妹妹，和那放牛老頭。小亭的深處，聖西蒙余達紅黃色的畫像前面，一朵搖晃不定的燈蕊在油杯裏燃燒着。那牧牛者低誦着玫瑰經，其餘的含糊地附和着。

亞多納就坐在亭下，也跟他們一塊祈禱。他時時向門外窺望着，愁苦地等候他的母親，但他疲倦了，腦袋漸漸地垂到胸前。有時，眼睛閉起來，他就覺得他還是走在小街上，耳旁繫着櫻桃，手上提着食籃；聽見他舅舅的聲響，這一切僅是一個夢想：他舅舅還是很康健的，睡在寢室裏大床上的那個人，那是他所最怕一個生人。他也怕畢爾洛希，彷彿看見那矮子慢慢地立起來，伸手到病人的枕頭底下，攪到了鑰匙，沿着長牆鼠竄似的跑到屋外去。

忽然，他驚醒了，抬起頭來：多克妮娜默默地從門口走過去，手上拿着一個茶杯。她臉上那樣焦黃，那樣瘦削，好像死人一般。愛賴娜走到她面前，接過茶杯來，多克妮娜又走上樓去。

孩子從新猛醒起來，他彷彿聽見遠遠的母親的足聲，他就對自己說：假使我睡着了，她必定不責備我。於是就假裝睡着了，結果他真熟睡了。

等他睡醒時，他的舅舅已經死了。

【四】

亞多納愁苦的生活從此開始了。大家全以為喬凡尼看他做他財產的承襲者；但是巨人死後不到一星期，多克妮娜宣佈說，他在逝者的遺物裏，發現了十五年前他親筆的遺囑，那上面說喬凡尼把所有的財產全傳給她。

全城都在評論這件怪事，充滿了不平之鳴。大家全認為是畢爾洛希同多克妮娜妥協了，把新近寫的真遺囑——那上面喬凡尼寫定了讓他外甥承襲遺產——隱藏起來。

但是亞多納還住在他舅母家裏。她不過問他，甚至於甚麼人她不過問。她丈夫同他感情本不甚好，但是他們總能好好地共同生活，大概因為她除掉注意家事，廚房，衣服外，別的全不注意。她從前很多病，她患過寒濕病，躺在床上好幾個月；她病體復原之後，在家裏，人家

很少聽見她說話。她是怯弱的，寡言的，極少出外，不喜歡開窗或開門。她好像修道女似的，蜷居着，她一天所做的事很不容易知道。

「你的舅母現在做甚麼事呢？」那些鄰居很奇怪地問亞多納。

「她在屋裏擦椅子。」他總是不變口調這樣的回答。

事實上，她是從早至晚來安排或洗擦她的器具。她的性情好像是發展的太不規則了：她不愛人類而愛物品。她丈夫的逝去更增加她的憂愁與悲觀。她在自己院子和鄰家的院子的交界處立了一道很堅固的籬笆；又在車門上多加一個鎖，並且告訴她外甥每次進出都要把那車門關的好好的。

亞多納遵守着她的囑咐；不過他每天也很少的進出。自從他舅舅死後，他就討厭那個家了，極力想法不逗留在那兒。下課之後，不到野外去遊蕩的時候，就到他媽媽家裏去，同他的小兄弟遊玩或爭鬧。他回到舅母那兒去，不過是因為要找一點吃的東西，等到吃飽了，

從新又跑到外面去，他常在樞邏或呂喬的身旁逗留得很久很久。

繩商是很恨多克羅娜的原因，是由於她安了一個籬笆，他對亞多納訴說她的壞處好像可以得到安慰似的。他是一個時時刻刻在呼喊的漢子，厭惡他的大麻，厭惡今年收穫不好的大麻，厭惡他的職業，侮辱他的妻，他的孩子，他的女兒，玫瑰般的黃髮女郎，微帶憂鬱的兩隻大眼睛，兩隻裸露的腳一半隱在繡花的拖鞋裏，搖着綠車，沈默不語，像是聽不見他父親兇暴的喊聲。亞多納很喜歡在他身旁徘徊着，帶着驚訝的微笑。

火柴商恰恰相反，他很少說話，說話總是很輕聲的，而且是格格不吐含糊不清的。他那平易而安靜的職業使他能舒適地在車門的陰影之下工作着，但他健康不好，咳嗽，而且頸頸和嘴上長着疔瘡，給他無限的苦痛。他的妻，一個再醮的寡婦，年歲比他還要大些，像是一個木頭人。頰長，枯瘦，冷淡，穿着一件襪色的長衣，戴着一頂男人的帽子，頸上圍着一條絲巾。她是醜陋的，牙齒全無，一隻大大的鷹鼻，兩個斜眼。她並不比她丈夫會談說，無疑的，就是因

爲這樣，所以人家給她一個很奇特的綽號，人家叫她做「母羊」。

母羊弄來許多木片，計算計算，緊束成把，送到火柴商面前。她的丈夫把硫磺研碎了，放到架在三塊石頭上面那隻鍋子鎔化去，隨着他把木片很敏捷地浸在那滾沸的流質裏。至於那老寡婦還是一把一把地把牠緊束起來，二十束二十束地疊成一層。火柴也這樣地重疊成許多小柱子，圍繞在那工人的身邊，他是靜默的，抑鬱的，好像是聚精會神地在做一種不可思議的工作。

亞多納，他也在計算那些木片的數目；但他總不能尋得一個恰數。於是他就胡說亂笑起來。當他談着正經事的時候，譬如當他請教人家他舅舅是到天堂去或到地獄去，他也是憨笑着。火柴商總以爲喬凡尼舅舅是到地獄裏去。

「這是一個誠實人，」他口氣很嚴重肯定地說，「但他也有不少的毛病。一個人能夠一點罪惡沒有嗎？尤其是當着富貴的時候。」

「一般的富人都要到地獄裏去！」母羊吶喊着；眼睛還是斜睨着火柴包。

亞多納覺得很驚訝，不規則地張着嘴和眼睛；隨着他又笑起來，他以為母羊喜歡了。但是，她並不喜歡，火柴商也更不喜歡。這位冷淡而憂鬱的懦夫好像小羊羔那樣柔順，簡直是被征服的一個社會黨黨員。當這時期，意大利的社會黨還是一個祕密的結社；社會黨黨員總是被斥為，至少是被認為危險分子，假使他們敢煽惑旁人，那人家必定要斥逐他們，奪去他們的工作。卡格尼洛地方的社會黨裏有幾個深明黨義的，稀有的黨員；其中一個是一個學生，名叫達微德，火柴商呂喬前妻生的兒子；每次父親同繼母談起他的時候，聲音總是放得很低的，胸口亂跳，好像是談論以色列著名的皇帝似的，而這以色列皇帝也就是那學生當時的綽號。

假期裏，達微德在米蘭過活着，極儉省的生活費是他家裏很困難地替他籌出來的，他是來做一種劇烈的宣傳的；第一個信服他的，就是他的父親和繼母。而且，火柴商的社會主

義是一種原始的社會主義。

「富貴的負有拯救貧窮的責任，」呂喬常同亞多納說，「否則他們是不能昇到天堂去的。富人應當和窮人均分他們的財產。你的舅舅是個誠實長者，但他不肯對窮人公開他的財產，總是把他財產看爲他所私有。所以，他應當到地獄裏去。」

亞多納總想法駁倒他，因爲他自己希望到天堂去，並且希望在那兒再會見他的舅舅。

「但是，他的財產當然是屬於他的！爲甚麼他應該分給別人？」

火柴商很注意錫裏黑黃的東西，只搖搖頭：他不願意，他不能同這孩子去辯論。此後，一定有機會給他解釋這些問題。至於那母羊，她像是聽見又像沒有聽見他們的話，臉上顯着一種神祕的表情，一面把一束的木片向石板上碰擊着，爲的把牠們弄得齊整整，一面喃喃自語：

「這一天將要來到……這一天將要來到……」

『做甚麼的？』

『是的，這一天將要來到……』

她不敢多說，但她很知道那將要實現的事，她這一天一定要來到的，那時一般人全是平等的，全很適意地生活着。那末多克妮娜就不能關起她的院門了，人人都可以愉快地在家裏拂拭他們的椅桌，不必再做火柴了。

亞多納雖然不很了解他們的話，但他還是很喜歡同他們在一塊，他們的外表是那樣的溫和，而且不多說話，他們一說起話，總是說些很誠懇的話，而且對待他好像對一個成年的人似的。

有時他也逗留在栖遜的庭院裏。栖遜出去時，他的女兒安德洛瑪加也很高興同他瞎談，同他玩耍。繩商在他屋旁又買了一塊地，他把繩車農具全放在那塊地裏的一個很長的葡萄棚底下，那葡萄棚很像是一個碧色的遊廊。安德洛瑪加和亞多納，當家裏只剩下他們

備的時候，就在葡萄棚下跑着，追逐着，像是兩個瘋子。她追他，把鞋追掉了；他呢，被她捉到時，就吁吁地喘氣。這一天，他們扭打着，最後他們全摔倒在草堆裏。安德洛瑪加的燦爛的，愉快的眼睛格外閃着光彩；她迅速地把孩子擁在懷裏，眼睛死釘着他，吮着他的嘴唇。亞多納叫喊起來；但是他們剛立起來，他又要求她再來一次那玩意兒。

『再來，再來，我求你！』他同她說，兩隻可憐而溫柔的眼睛注視着她。但是安德洛瑪加不願意再來了。

那時正是夏天的開頭，大地上是那樣燥熱。殘酷的陽光輻射在緊閉的庭院裏，簡直把那庭院化成一個小撒哈拿（非洲的沙漠）了。

多克妮娜家裏是很靜穆的。只有她一人在室內，在門口上穿梭地踱走着，虛掩的大門，射進一縷金色的亮光，掩映在那寡婦的冷酷的，焦黃的臉上，把她形成一個幽靈。

屋後有家畜場，飼養着許多的母雞；家畜場的附近舒展着幾塊碧綠的麥田，四面圍繞

着各種的樹木和葡萄藤。自從喬凡尼死去之後，這塊地就成爲畢爾洛希兩個孩子的工場了。亞多納不喜歡同他們在一塊，因爲他們常以怒目相向，而且常譏笑他。瑪爾歌，黑髮的孩子，他酷似他的父親，極端仇視一般的小孩。第二個名叫亞各斯底洛，高大，爽快，可是奇醜不堪；然而他那一張慘白的臉，帶着兩隻暗澹的近視眼，寬闊的嘴，突起的牙齒，也有一種誠實不欺的表情。這兩個年紀不到二十歲的青年全有了很美的未婚妻。他們倆總不很和睦，有時還要吵鬧；但是他們確是兩個耐苦的工人，假使他們一旦對亞多納有一點好意，那僅是因爲看亞多納是個懶惰者。亞多納哩，在他這方面，他總是畏避他們；而且他的嫌忌心一遷移到畢爾洛希其他兩個兒子身上去，——一個小孩名叫斐奧萊洛，一個小女孩名叫斐奧妮娜——他們常同他一塊到小學校去的。

這一天，亞多納到他母親那兒去，恨恨地說：

「今早，我從田裏出來，採到了幾個茄子。這是舅母讓我去的，並非我私人要去的。嘿，亞

各斯底洛就從後面追上來，手裏拿着鐮刀，他把我兩隻腿都砍破了。」

「你的舅母說了甚麼？」

「甚麼也沒有說……她從來不說甚麼的她！」

「但是好好地告訴他這回事沒有？」

「當然的囉！她那時在屋裏擦椅子。她祇向我說：讓我安靜點吧！」

「忍耐一點！母親嘆息着說。或者你同亞各斯底洛開玩笑吧？」

「沒有，沒有！我向你發誓說沒有！」

「你好好地想想看，親愛的小孩。你或者向他伸過舌頭？」

「沒有，沒有！我向你發誓說沒有！」

「你好好地想想看，你一定向他伸出舌尖來？」

他迴想着，臉紅起來，終於實說了。

「是的；但是不過一點呀！」

「你看，你看！」

他的母親責備他，勸誡他。

「不要做這種傻事呵。你應當和順地，使你的舅母也像你可憐的舅舅似的那樣愛你。你若是頑皮的話，那她要趕走你，而且要招舉爾洛希的幾個兒子到她家裏去。」

「那更好！我要回到你身邊來了！」

「回到我的身邊！可憐的孩子！我們的兒子這裏已經太多了！怎麼辦呀，很多吃喝的嘴，很少作工的手……老實點吧，聽話點吧，好好地愛你的舅母。假使她有良心的話，她必要後悔她所有的壞行爲……呀！我的大錯，那天晚上不留在寢室裏。但我能預測可憐的喬凡尼死的那樣快嗎……忍耐着，我的孩子，忍耐着！還算好哩，舅母把你留在家裏……你應當老實，聽話。」

她囑咐他不要向別人提起這次的談話；但是她自己見着人就說，使得畢爾洛希威嚇她，要訴之法律。她怕得很，否認一切。於是那矮子同她說：

『你想想看，瑪狄娜！假使我做了這壞事，我的經濟狀況要好起來了。但我要成了甚麼一個人，而我的孩子們又要成爲甚麼人呢？我們大家全是多克妮娜的奴僕，她哩，她對待奴僕那樣不好，工資給的那樣少……在哥羅底地方，我認識一個人（一個大壞蛋！）他幫他親戚去偷一個垂死之人的寄金。隨後，他怎樣辦，這人他全據爲己有了！這是，我同你說，一個大壞蛋！但是畢爾洛希是個老實人，我看不起別人的財物……嘿，瑪狄娜，我是有道理還是沒有道理呢？』

總而言之，他壓服了她，至少使她不能開口；此後，每逢亞多納向他母親訴說苦處時，他母親總是叱罵他的；這是孩子最痛心的一件事，從這至大的裁判官得來的僅是一些不公平的判決。他她知道她怕同他住在一處，既然那窮促的住所已經沒有他的地盤；但他很感

到痛苦，他覺得她對自己很不公平，不愛他了，狠心地把她趕出來。有時她口氣很嚴厲地同他說話，他就跑回舅母家裏去，而且爲要求得公平，他常常私自悲歎。

『聽着我，舅母！我同你說，馬爾各給我一個大風箱，於我不適用！我就送給媽媽去，而她只回答我說：馬爾各很好。』

『你媽媽很有理呀。』

因此他大辯論着，哭喊起來：

『沒有人愛我了！沒有人，沒有人！』

『因爲你不老實。』

『但是舅舅愛我，他！』

『因爲你老實，當你舅舅……的時光！』

呀，不是，他覺得並非這樣。他舅舅愛他，僅僅因爲他舅舅是一個公平人。

一天一天的，畢爾洛希同他的兒女逼近寡婦的家裏來，圍繞她，侵佔她，極像一個刁猾的，兇暴的敵人圍攻或侵佔一塊防守不善的地方似的。

一個秋天的晚晌，愛賴娜叔母——她住在畢爾洛希家裏，照管他的幾個最小的孩子——來報告說畢爾洛希的兩個兒子同他吵鬧起來。一會兒，畢爾洛希也來了，發狂似的抖顫着。

『你要讓我睡在放乾草的那房裏，多克妮娜！他滔滔地說。這些壞東西若不離去我的家，那我只得自己出走了！』

他氣得發抖。他假裝發怒吧？或者是；但他的矯飾得到意外的成功。多克妮娜用疑慮和愁悶的眼光凝視着他，她不拒絕他的要求。那夜很冷而且下雨。本是要睡倒在乾草房裏，是那矮子却在廚下過了長夜。

第二天，他就說他替自己和他兩個最小的兒子賃到了一所房子，他問多克妮娜可否

把那所低價的房子租給他，爲的安放帝掃，寡婦痛快地理絕了他。

『我不自要呀，這房間！』他喊起來。『我要付租金的，我必定付的，而且』
他從衣袋裏掏出一個大而厚的票夾來，裏面充滿着黃紙和破像片，他從那裏
張五利耳（意大利銀幣，每利耳約值中幣一角）的鈔票。

『我先付租金，上帝……你看，你看！』

她並不回頭向着那張鈔票注目一下。畢爾洛希把鈔票放回票夾，又把票夾
衣袋裏去。那時亞多納坐在火爐旁，膝上放着一隻貓，他毫無聲響地看那把戲。他
眼睛和火光相掩映着。幾分鐘之久，大家都沒有聲響，只聽見小貓的叫聲和木炭畢
響。但是矮子的視線陡地射到孩子的臉上，好像是剛看見他似的，而且喝他道：

『爲甚麼不睡覺去，皮孩子？』

『你纔是皮孩子哩！』亞多納抗議說。

於是他向矮子表示一種挑戰的態度。自從認識畢爾洛希以來，這還是第一次他見着他那樣憤怒。

「這是結束的時候了！」矮子舞着兩手呼喊說。「你連老人們都不會尊敬嗎！你的舅舅要不管束你，那就是我，此後要負這責任了。喂，滾蛋！到你窩裏去！」

亞多納緊抱着驚慌的小貓，瞧着多克妮娜。

「聽話吧！」她用一種不可言喻的慈祥向他說，「睡覺去吧，已經晚了……」

他想起他媽媽的話了，終於屈服了。這時期，他睡在他舅母室內一架小鐵床上——一間很狹小的內室，室內有一個大火爐，火爐上排列着菓醬的瓦罐和幾個燒酒瓶。——一個桃木大床，鋪着烏羽褥，緊靠牆排着。這屋裏最華貴的物品，就是十二把的彎背椅，椅墊是綠錦和黃錦做成的。這幾把舊式椅子，多克妮娜總不許孩子坐的，對於他（亞多納）確有吸引力。他總是看見排在那兒，慘澹而陰沈的屋裏面；他個個全認得很清楚。因為這些椅子的

外表，每把有牠特殊的標記，可以區別於其他的幾把。

在樓下的廚房裏，弟弟同姊姊仍是繼續吵鬧着。不久，一切都歸於肅靜。

當他舅母上樓去的時候，亞多納嘆了幾口氣。他像是聽見她嗚咽地哭起來，他無限的哀憐她，他覺得應當愛她，保護她，勸慰她。

「舅母，舅母！」他喚她，口氣很親熱，好像從前同他舅舅說話的聲調。「你有甚麼事？……同我說呀，舅母！」

他從被底伸出那亂髮蓬蓬的小腦袋，玫瑰色的臉襯在雪白的被單上比平時更顯着美麗與多情。但是舅母並不向他瞧一瞧。

「睡吧！她命令他，聲調有點酸澀，戰慄。『快點睡吧！』」

她熄了燈，自己也睡下去。一會兒，因為亞多納又嘆口氣，她也開口：

「你做了晚齋嗎？」

『我忘了！』

『天天晚上都是這樣的！立時做晚禱，無賴！』

他，一半爲出氣，一半爲開心，就背一首他舅舅教他的可愛的禱詞：

呵我主，生命，榮幸，

多錢用，

人間一個美女，

天上一所樂園，

這是我所祈求於你的。

『嘿，舅舅，這首禱詞很好嗎？』

他的舅舅守着沈默，於是他就拿腳踢着床板而且喊道：

『牠很好呀，是不是？嘿，舅舅！嘿，舅舅！』

於是舅母動氣了，大聲地同他說：她討厭他，討厭他的惡劣，願他若是這樣使她苦惱，她必定要趕走他；最後她警告他不許作聲，不許動彈，不許說一字。

他不說話了。從來他沒有看見舅母這樣發怒過。這晚上，她說話的神氣也彷彿畢爾洛希。他想痛哭一場，但他因為憤恨，自尊，終於遏制住了。「我走吧，」他想：「是我走，媽媽窮得很，不能收留我好，我跟那些玩把戲的去！我先做他們的僕役；後來也可以輪到我玩把戲了。我很靈敏，我能想辦法……是的，這是最好不過的，這是最好不過的！你看看這回事，一會兒！」

一會兒，不行的；因為那些玩把戲明年五月間纔能來，他們來趕聖余里市集的時候，實現他的計劃的時間，這貧窮兒只得忍耐着，深深地走入了睡鄉。

畢爾洛希終於賃到了最低的那房間，而且又多了靠近車門的那所廠棚。

「不白住，不白住！我付錢的，我也可以先付的！這是半馬郎哥（意大利金幣之一種）」

他高聲地說，手上播弄着一個小金錢。

多克妮娜看看那錢，沒有答話。亞多納同小貓分吃着麥糕，也看一看，也不作聲。他並不怕畢爾洛希要給他消受的那種虐待。他的計劃很好而且已經決定了：他要逃走。是的，假使人家虐待他，他必定逃到玩把戲的那裏去，從此不回來。

矮子把那所低小的房間排滿了器具，變成了寢室，食堂，廚房，作坊。斐奧萊洛和斐奧妮娜跟隨他父親到新居來，而愛賴娜叔母也同他們一塊來了。從外表上說，愛賴娜很像多克妮娜；但是若論到性情，那就完全不同。這是一個小東西，她無聲無臭地過活著，她不是爲自己而生活，卻是爲別人而生活，好像那些捉賊燈似的，牠們也是輝煌的，但是人家看不見。她愛一切的人，亞多納也在內；但她無力去保護他。至於畢爾洛希兩個最小的兒子，他們心腸全都很好。斐奧萊洛，毛髮生來就有點白，但是不如他那寬嘴白眼珠的哥哥那樣厲害，他太好了，有點煩悶，很理智的，他不去學校時，就幫他父親捆帚掃。斐奧妮娜，她是醜陋的，亂髮蓬蓬，不斷地勞動。畢爾洛希很愛他們，但他的主見是：他們倘若不順他的意思去好好工作，他

要他以老拳。

「這是爲他們好！」他常常說。

酒徒的憧憬

六九

【五】

冬天是遙久的，嚴酷的。聖誕節之後，多克妮娜又犯了她那寒濕的舊疾，要守着寢床，她整整地躺了一個月。她從來不以爲苦；但是有時也嘆嘆氣，照掃商的說法，那時她的嘆息很像是橄欖園裏的基督的吁聲。

就是這樣，畢爾洛希住在她家裏好像住在一塊戰勝奪來的地方。馬爾各和亞各斯底娜每夜要來的，生起火來，吃着愛賴娜預備好的麥餅；愛賴娜因爲不要看護病人，那時就同斐奧妮娜睡在亞多納的小床上。亞多納倒蹲在樓上一所堆米糧的大廳裏。這大廳非常之冷，窗戶上只有一塊遮窗板，用一條繩管關闔，繩之一頭繫在釘子上。夜裏，許多小鼠在樑上，地板上，大跳其西班牙舞，把堆在屋角的山芋和米麥飽嚼一頓。亞多納卻不怕這些小鼠，他

怕有一夜那些臭貓也要光臨到他這冰窖似的住所裏來。但是有一件東西可以安慰他的：在一個舊箱子裏面，他放上那隻寶匣，匣裏有蘋果和胡桃。那箱蓋很沉重，難於舉起來，好像墓門的那塊石頭似的；但是當他把箱子打開時，他就忘卻世界上一切的愁苦和一切的不公平。

春天裏，畢爾洛希兩個兒子舉行婚禮，因此發起一個很大的慶祝盛典後，畢爾洛希同他的幾個孩子又從新和好了，又像平時似的，出去兜售他的帚帚。

當他回去時，他就發現了一件新奇的事。他的兩個兒媳，纔結婚三個月，已經懷了孕。而且她們二人一點也不和睦，雖然當結婚時她們曾誓為好友，一直到死為止。狄爾栖，亞各斯，底洛的妻，是一個黃髮的，肥胖的，疏懶的女子；馬爾各的妻卡妮栖瑪恰相反，她是活潑的，勤懇的，從早到晚歌聲不斷的；她很美，玫瑰色的額上覆着一些櫻色的捲髮，兩隻眼睛很有

光彩。

矮子最鍾愛後來的那媳婦，於是他就求多克妮娜給馬爾各和卡妮栖瑪一個房間，——說的很好聽，向她租賃！——一個好父親應當使兒子除去一切不睦的意見，尤其應當教他們不要聽婦人的話。他又把那塊金幣托在手裏給人家看。多克妮娜看了一眼，沒有理他；但是八天後，馬爾各和卡妮栖瑪就搬到附近死去的舅舅的寢室一所房間住下了。卡妮栖瑪本是個成衣匠，她求她姑母允許她在前庭做工；於是那前庭漸漸地又成爲她的作坊。

寬敞的住宅，從前本是肅靜的，現在有了許多住戶，充斥着喧聲，笑聲與歌聲。縫衣機器的聲響有時混雜着卡妮栖瑪的歌聲，好像是黃鶯的高歌。

只有一個人不開口，這是多克妮娜，她總是忙於拂拭那些珍貴的坐椅。那種在她身旁蹣跚着的少年的生活，她喜歡還是不喜歡呢？這是不得而知的。她的癖性常常變化。有一時期她總是含默着，蟄伏着；有時她又稍爲活潑些，請請她的姪兒和姪女們來家裏聚餐，同她

們一塊玩耍有時也大大的發氣，這是從前她所沒有做過的事。最常見的莫過於同亞多納開玩笑的，她把他推倒地上，把他趕到門外頭去，他發瘋地痛哭着。至少她的舅母也同樣地虐待旁人吧！但是，不只有他一人受她這種殘暴的氣。

「瘋婦！有一天他捏着拳頭很失望地喊。爲甚麼我總是你所毆打的呢？是的老是我！對你犯了甚麼事？」

「你若是不住聲，我敲碎了你的腦袋！」

隨着她就跑到他跟前，手上拿着一根木棒。她像是發瘋了，這時他怕她，也如同怕畢爾洛希似的。最令他厭惡的，就是斐奧妮娜和斐奧萊洛時時向他裝做主人公的面孔。

「呸！你不工作，你一個銅子也不會掙！」斐奧萊洛用輕蔑的口吻同他說。「你的舅母打你，這好的！」

亞多納向他們伸伸舌頭。他們忍不住了，他們比亞多納高大，有力，於是就把他按在地

下，搥他的胸，送他許多老拳頭。亞多納就用牙咬他的敵人，他的小牙咬人像刀子似的。隨着是呻吟，淚珠，互相咒罵。忽地馬爾歌和畢爾洛希走進來了，那兩個孩子纔爬起來，逃走了。

亞多納回轉到他母親那兒去，她坐在門口上，正在縫一條破襯褲，把所有的破孔全補綴上。累諾和奧達徹與滾在地下，像小犬似的玩耍着。伊發，裸露着脚，凌亂的頭髮在她頭之四圍形成了一個金色的圓光，正在那兒敏捷地編織草條預備做帽子。

『沒有人愛我了！』亞多納悲苦地說。『大家全打我，反對我，我有一切的不幸！』
他的母親嘆嘆氣，她還覺得他是錯的。

『應當老實些！沒有別的。多克妮娜很愛你，假使有時她管束你，那是因為她想恰當地來救養你。』

『但她不打旁人！』

『那是因為她特別愛你，我的親愛的小孩……』

這些並不足鼓勵亞多納，他痛苦地離開家裏，回到滿積灰塵的河邊，跑到小街裏去，攀援到樹上，跳過河溝去，倒在草地上，入夢了。那時的自然境比他的母親還能安慰他，給他一些愉快。在一叢黃花的帶着夕陽的葉裏，他感到安適，好像他以一種神祕的熱衷和樹木們攀起親眷似的。樹葉是他的母親；多花的小樹是他的小兄弟；寬闊碧綠的天空有時瀰漫着白的，灰的毛羽，那是這隱遁之所的天花板，在那裏，沒有人來騷擾他。

亞多納常到小學校裏去，他覺得很奇怪怎樣他不愛那老教師。這位教師單獨地生活着，在一所玫瑰色的小屋裏，四圍環繞着一個小花園，那裏面種着菊花，飼養着許多的貓和鳥。玫瑰色的小屋，菊花，貓，鳥，都像是可羨慕的。但是除此外，最使他羨慕的就是那老教師知道。「世界上一切的東西：」他知道某人是王，某人是教皇，某人是皇帝；他知道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戰史；他知道月裏有高山，星辰裏有人物，獸類，江河，而且也有許多很寬的河溝像卡札尼洛街那些河溝似的！

因此，亞多納修了三年的學業之後，他就說他還要繼續求學，日後也可像他師父似的做起教師來。但是要繼續求學，他應當轉到維亞達拿高等學校去，清早就要起身，下午兩點鐘纔能回來。好！一切都預備好了！他有兩條好大腿！

但是，他的舅母，受畢爾洛希的挑唆，無疑的要反對他的要求。

「你應做的事，就是工作。家裏人人都要工作，祇有你閑散着。」

「但是你不知道我將來要淨許多錢嗎？他煩悶地抗辯。我全送給你，舅母！你看，親愛的舅母……啊！讓我求學吧！你多麼可愛！」

於是他諂媚她，伏在她的身上，好像一匹小貓。但她還是固執的，諂媚對於她是不見功效的。

這一年暑假裏，人家迫他去同斐奧萊洛，斐奧妮娜一塊工作；但他對這種工作毫無興趣，毫不傾向着製造帚的職業。他還喜歡沿街耍木偶去。他蹲在四隻坐椅中間，舞動着兩

把新帚掃，口裏朗誦着波里希賴納和沙佛洛札的滑稽的談話。斐奧妮娜，頭髮凌亂，斐奧賴洛，張着大嘴，疑神地聽着。但是有時畢爾洛希幕地出現在他的面前，滑稽戲就一變而為悲劇。於是亞多納藏起來，有時就逃跑了，避到那條小街裏，或者還要遠些，到河邊去，在楊柳林裏。假使他遇見畢克斯，他就失望地跟着這老擺渡者，和他一同到船上去；當他聽人家講述埋在江底的那城市的故事時，他又完全忘掉了一切的苦痛。

【六】

這一天，差不多是九月初，畢克斯正預備過江去迎接遊客們，忽地看見他的小朋友沉靜地越過分江岸與樹林的界線的那沙堆，到卡札尼洛人叫做海口的那地方去。平時他穿的不很好，露着腳，今天穿着了新上衣，戴着新帽子，手上持着一個小包袱。臉上很慘白，眼睛周圍發着青色，鼻孔紅紅的。三年來，他發育了不少，但他還是保留着一付小孩子的面孔；他的口音有點含糊，他那小大人的樣子適足以證明他是他經患難的小孩。

『那兒有甚麼？我的好孩子。』老擺渡。『問你爲什麼那樣匆忙？是有喜慶嗎，今天？』

『帶我一同走，畢克斯！』亞多納答他，沒有別的話。

擺渡的答應了他。船到中流之後，亞多納纔向那老頭訴說他的苦疼和他的計劃。

『人人全打我，畢克斯，人人……我是一隻狗嗎？畢爾洛希虐待我把我關到一個狗窩裏！……因為我要到學校去，所以有這些把戲！……不，不，我不做掃帚！我所要做的是教師，擺渡的，玩把戲的。所以我決定逃走出來。』

『甚麼時候呢？我的好孩子？』畢克斯滑稽地，關心地問。

『立時！我們到了對岸時！』

『你這樣匆忙！以後你到那兒去？』

『這層，那是我的事。』

『你有錢嗎？』

『這層，那是我的事。』

老頭還向他提出許多別的問題，但是亞多納已覺得話說的太多了，所以沒有答覆他，他靠着船沿，把一枝帶葉的樹枝伸到水裏去；等到把牠抽回來，想把牠瀝乾時，銀白的光輝，

明珠的光輝，以及星辰的光輝滿佈在液體的道途中。夕照停駐在紅色的天空裏；一種尊嚴的肅靜統治在碧綠和玫瑰色的江水上。畢克斯撐着船，一語不發，他像是忘卻亞多納一篇的話。但是，不做聲響地，他把船撐向江心的一個島上，並且很柔和地說：

『我應當去取一個樹幹。那是昨天從水裏撿起來的，我把牠放在沙灘上去曬的。我們從這裏下船吧。』

亞多納立時明白了那老頭不願意送他對岸去。他也不反對，但他很懊悔他太不謹慎了，他的心裏已經決定決不跟他回去，無論如何，他也可以在島裏住上一整夜。『我留在這裏一直到畢克斯走了之後，他上岸時自己在忖量。我要隱藏起來，等候另一隻船渡我去。』

那島完全是荒涼的。前次大雨，江水完全湧上來了，所以島上充滿着沙泥；有些地方，江岸高的像城門的雉堞；有些地方，是一個斜坡一直斜到水裏去。當着畢克斯假裝去尋樹幹

時，亞多納就隱在荊棘堆裏。那塊地是柔軟的，鋪着很多的厚的，古怪的樹葉，一種綠色的霧籠罩了一切的楊柳樹，死板地懸在紅紫色的天空上。

逃難者到了一口環繞着薔薇的池子旁邊，他就坐在一個還很溫暖的沙堆上。他坐在那兒幾乎半點鐘。一匹沙鷗停在荊棘上歌唱着，牠那清亮的歌聲好像是出自碧色的池水裏。天空發灰，陰沉下來；霧漸次濃厚起來，許多樹幹，遠望過去都變了模樣。亞多納有點怕了，許多簡單的意見從他腦海裏閃過去。總之，他覺得那是離開那過於陰沉的地方，而跑到岸邊去的時候了。他就轉身出去，到了岸邊時，遠遠地他看見畢克斯的渡船載着二三個遊客。那些遊客吵鬧着，無疑的是因為船的速度太小了；那渡船，不向島上來，一直地走了。

亞多納感到很大的失望。黃昏降臨了；天空和江水更慘澹，更昏暗了；只有沙堆上還有些微光。於是他就坐在沙堆上等候着。他覺得在這世界上他是孤獨的：鳥，蛇，蝸牛，在沙堆上留下痕迹的動物，都不及他那樣孤獨，都不及他那樣受人摒棄。呀！假使有船從這兒經過，把

他送到對岸去！一到那邊，他就可決定到甚麼地方去。這時把戲團駐在美札洛，當他們到卡札尼洛時，他們已經允許留用他。但是怎樣辦呢，倘若沒有船從這兒過，畢克斯必定要告知多克妮娜，那麼，畢爾洛希要跑來追他，抓他，迫他再回到那可厭的住所。上帝，上帝，多麼可怕的事！這段奇蹟像是民間故事，而畢爾洛希在那裏面充一個吃人的惡鬼。

錯不多是夜了。樹木，河岸的一面以及這荒島全都昏黑起來，那塊原野，點綴着閃着水光的大江，像是一塊白紙綴上一塊墨痕。陡地，不遠的地方，岸邊，發出一陣的聲響，孩子知道是一隻船靜靜地在島旁航行着，駕駛者是畢克斯的兒子，船上有一人靠着船旁垂釣，亞多納不勝驚訝地看一看，遂微德，火柴商的兒子。他是一個體格很高的少年，很瘦，面部露着骨頭，兩隻蒼綠的眼珠太互相靠近了，像是會合到鷹形的鼻子上，頭髮長而黑，他的面部的東西集合到一塊，可以表現他是一個兇暴的基督。亞多納怕同他在一塊的原因，不僅是他那可厭的模樣，簡直有一種的恐怖，但是他欣賞他，好像欣賞那老教師似的，好像欣賞那些無

所不知的人們似的；但是這一切不能使他不遠離着他，若是畢克斯的兒子不問他一句話，他簡直不出聲。

「你在那兒做甚麼？」年青的擺渡問他。

「我等一隻船來渡我去。你的父親把我丟在島上。」

亞多納低聲地答覆他，一面看達微德向水裏撒網。水手擺擺手掀掀嘴唇，知會孩子不要說話。那學生，俯身向支着魚網的木竿，諦聽流水的聲響。孩子忽地低語道：

「有了！……有了！……」

漁夫立時很快地舉起網來，在那黃昏夕照之下牠像是一種銀色的絲織品。

「甚麼沒有！水手說。但是我們所佔的地勢還好。」

祇有達微德像是很注意亞多納，他大聲地喊道：

「爲甚麼你要說話？那裏面有魚哩。假使弄跑了，那是你的錯！」

亞多納不敢回答他；但是看到水手的一個手勢，他就走向那小灣去，那兒堤岸最低，可以通到船上。

「靜靜的！」達微德發命令。「我要送一個耳光給那第一開口說話的人！」

大家繼續在島旁漂流着。水手把他的槳揮動得像一枝竹篙，使那渡船極力向前駛去；每到一個小灣，達微德就慢慢地撒下網去。想打魚，那時光是不相宜的；夜差不多是極陰沉的，深深的寂寥統治在江面上，不過昏黑的兩岸中間還遺留着幾條銀白的清流。船的內部，十二三匹的小魚在跳躍着，互相擁擠着，一直衝到亞多納的腳上。他很可憐這般小動物；但是每次達微德舉網時，他不禁就要熱烈就喊道：『有了！有了！』就是一個也沒有時候。

黑暗完全佈滿在天空時，那些漁夫就預備回到陸地去。達微德收起網，放在船尾上；隨着他俯身去計算魚的數目，他的長髮又垂到那副瘦削的臉上。

『十三個！』他說。

『十三個？』水手說。『這壞數目！你答應我們再撒一次網嗎？』

但是達微德已經困乏了，而且他怕深夜的寒氣。

『不靠岸去，靠岸去！』他坐在孩子身旁的一個小木盆上發命令說。

他搖搖腦袋，想把頭髮掠向腦後去，又把黑帽的帽沿向額下拉了一點；隨着他就高歌起來，不顧他的伙伴。他的嗓音很好，所唱的歌也好，是亞多納從來所沒有聽過的。

天與海，碧色的穹窿……

回音同他相答着，並非譏誚他。碧亮的水反映着初昇的星辰，四圍一切的事物像是很遙遠，很渺茫，很神祕。亞多納享受着無盡的幸福，坐在一個長鬚的少年身旁，他的歌聲像一個女人似的，亞多納忘卻了他的不幸，又變成快樂的，無憂無慮的了。惟一使他不快的事，就是達微德一點也不睬他。

但是江岸就在眼前了。船靠岸時，畢克斯——他等待這般漁夫——要求他們單把亞多納一個人放在島上。

『我要給他一個小教訓，他回達微德說，祇是一個小教訓。他不想逃走嗎，這小子——是的，他逃跑了，那末畢克斯甚麼事都解決了……』——呀！不我的好孩子！先求他的允許，然後給我兩條扁擔，若是你高興的話，我就送你到布勒士洛去！』

『你打算到那裏去呀？』那學生問亞多納。

他又羞又怒，強自抑制着不說要把戲的那回事。

『我想往羅馬去，到我舅舅卡利洛家裏去。』

『努力呵，天呀！』畢克斯吶喊着。『你不能給他……給你舅舅通信嗎……同他通通信吧，同他說人家要管束你因為你不老實的緣故，那末他必要派個少女來接你……』

隨着他換了口氣。

「這是你，達微德，你應當寫寫這封信。那小孩或者沒有過錯。」

「人家虐待你嗎？」那學生問他。「爲甚麼呢？……但是，你先拿着這個。在路上你要同我講述你的歷史。」

他把一個手巾包放在他手裏，那裏面包着許多的小魚。

達微德同亞多納越過堤岸轉向小街去，隨着又走到滿燃着煤氣燈的那條街上。孩子敘述他的苦衷；那學生不說他理由充足，可是同旁人也恰恰相反，他不責備他。這樣已足使他那付渴望公平的心安定下去。他們走到烟店門前時，達微德站住了，望着亞多納。

「你想做教師嗎？」他假裝很驚訝地問他說。「但是你能寫字嗎？一切的字你都能寫嗎？譬如麵包，麥粉，山芋。」

亞多納想起肚子餓了；他笑起來，他知道達微德在打趣他。不知爲甚麼，他沒有那樣悲愁，不再想私逃了。他喜歡有安慰他那小心靈的人，而且發現了一個不同他厭煩的人。

他們倆一同走進火柴商家裏去。

「爲甚麼你穿的那樣好？」母羊問亞多納，隨着亞多納遞給她那塊包着小魚的手巾。
亞多納凝望着達微德，怕他不說出一個私逃的方法。但是達微德含默着，他走出換鞋去。當他又回到廚房時，就問那向外走去的孩子說：

「呵，小教師，你到那兒去？你應當在這兒和我們一同吃那些魚呀。」

「但是我的舅母要責罰我呢。」

「你同她吵呀。」

「好教訓！」母羊說。

「總而言之，」達微德答道，「這位女人並非他的母親，也不是他的繼母，不過一個卑鄙的小人！」

隨着他又同旁人高談起來。亞多納知道舅母家裏沒有人注意到他，於是不猶疑地允

許了他們的挽留。

晚飯後，火柴商吸着小煙斗，那學生就回過頭來同他岳母說：

『你能否去找找多克妮娜？你告訴他我有話同她說。』

老婦人並沒有問第二句話就走出去。亞多納兩隻不安的眼睛釘在少年的身上。達微要把他交給舅母嗎？

片時後，多克妮娜來到了。矮小，侷儻，黑黃，像是個木乃伊，他那瘦削的臉表現着一種廣泛的煩悶。

『請坐，請坐，』達微向她說。我要同你談談……我們談話的時候，亞多納同我的岳母要去買一瓶葡萄酒。

岳母立時就站起來，但是亞多納坐着不動。

『你看他多麼執拗！』舅母喊道。『就是睡覺的時間，也是不老實的。』

「呵呵！」

亞多納相信達微德在譏諷多克妮娜，心妄了，笑起來。但是達微德兩隻眼珠像鷓鴣的眼睛那樣銳利，向他射出一縷兇厲的光芒。亞多納怕起來，立即跟着母羊跑出去。

「我要知道他們所談的事！」他跑到她的身旁，拉着她的裙子說。『爲甚麼他們不願意讓我聽見？』

母羊她是個幻想者；無疑的她是不很注意她女婿和鄰近闊太太的談話，她所注意的僅是一些時間空間的渺茫的，遙遠的，無定的事物；她與其去回答亞多納，無甯去自言自語：

「這一天要來臨的，這一天要來臨的……」

亞多納始終不知道這一夜達微德同他舅母所談的話；但是，第二日，他發現多克妮娜不反對他那求學的計劃了。

「你若是願意到維亞達拿學校去，你去好囉。」她向他說。『祇是，不要讓我費錢。今年，

蕎麥，葡萄，蜀黍收的很少而且不好……而且要納許多稅：總之，我一個銅板也沒有。」

可憐的女人！有一時期，她的酒窖裏還存着兩千瓶的老酒，她仍是要怕窮死。亞多納一點沒有顧慮到他所需的費用？一點不知道各種的物價和錢的可貴。在那艱難困苦的一期間裏，他自己也不知道爲甚麼還能夠把那一筆款子——四十個銅元——保留在一邊，而且祇帶着這四十銅元他居然能遊行各處，渡過他的一生。

開課的期間日益迫近了，達微德預備出行。但是在離去卡札尼洛之前，他希望能在他父親家裏聚集些朋友，少的和老的，使他能得一些新的見識。

一天晚上，亞多納看見很多人到火柴商家裏去，繩商栖遜的兩個兒子也在內。被驚奇心所吸引，他穿過庭院，潛入隣人家裏，從那兒，他看見達微德立在一張桃木桌的前邊，那是一個地窖同時又是廚房。許多人圍繞桌子坐着，雙手插在衣袋裏，肘腕靠在椅背上，有的坐

在短檯上，有的坐在房前的木箱上；其餘全靠牆上，兩手又在胸前，謹慎地，嚴肅地，在懸在天花板的煤油燈殘弱的光線之下，他們像是許多的畫像。亞多納看得很清楚亞各斯底洛和康第多的暗澹的面目，鐵匠——亞各斯底洛的岳父——深紅的，冷淡的面孔，奶酪面圓圓的，平靜的面孔，和他兒子畢洛的很像女人的面孔似的那付紅白參差的小臉。皇家旅館的店東和一個面如滿月的富翁也統統在座。母羊蟄伏在火光熊熊的爐邊；她的身旁，畢克，斯靜靜地微笑着，兩隻小眼睛的色彩酷肖波河的清流。再遠些，一個老頭兩手捧着禿腦袋，光亮的腦蓋同火光相映成趣。達微德的右手坐着那位老牧牛者，當喬凡尼病死的時候，他曾在聖余達聖像前面燃過蠟燭的。

亞多納留在那兒好幾分鐘，凝神靜氣地看這一幕。達微德說話時做許多粗暴的手勢，使得桌上的火柴，酒杯，和一個滿盛着酒的古瓶全跳躍起來。他說話的口氣好像是教士在教堂宣講似的；每次，他所說的話都很特別，他並不提起天主與地獄。亞多納聽得總不清楚，

他常常要回想起來的，就是，有時，那學生拿起一大把的火柴說：

『你們看這個！假使我們把這些火柴分開來，牠們各自分離，就變爲沒有價值了；但是，把牠們聯爲一束，就可以值三十個生丁。一種的團結不但產生一種力量，而且還要產生財力哩！』

鐵匠聽到這篇話之後不住地點頭贊成。又是一會，達微德在桌上拿起一隻酒瓶，一個小酒杯，三番五次調換牠們的位置，把牠們放的很近，又移的很遠，隨着就說：

『這個（酒瓶）是資本家，那個（酒杯）是小勞工。第一種（資本家）人，他可以從鐵路做旅行，而且能敏捷地輸送他的貨物，第二種人（勞動者），你們大家都知道，是蟻伏在小車裏旅行着。第一種人達到市場時，第二種人也同着貨物一齊到達那兒！』

酒遜揚揚手，像是說：『這一節，是很確實的！』

但是，一刻鐘之後，亞多納覺得這種談話討厭得很，躡足走出來，跑去問卡尼酒瑪這一

消逝的憧憬

切到底是甚麼意思。

「那是社會黨黨人！」女裁縫答他，她不能對他更有所申說。

【七】

亞多納能到維亞達拿學校去的一日終於來到了。

他母親送他去，爲的把他介紹給學校的教員和校長。這是十月裏一個早晨，奇寒而且多霧。亞多納很忙地出行，只吃了一片麥餅，走到半道，他差不多已經餓了。但是餓，冷，霧，對他又有甚麼影響呢？他呵着氣向前走，兩隻手放在衣袋裏，一本練習簿和小學三年級的課本夾在腰裏；他好像是到世界上被征服之國去的。

從漸次散開的濃霧裏，隱約可以望見那條江。江邊矗立着幾株凋黃的樹木，好像是從濃烟裏噴出來的火燄。孩子回想起來藏在他舅舅大衣裏那一次的維亞達拿旅行，裝滿了金錢的錢袋，巨大的允諾。那一天，他是多麼幸福。但是，今天，他覺得還要幸福些：他實現了一

生裏的大幻想。袋裏沒有錢，那末，甚麼事能夠完滿呢？到學校去，是否一定需要銀錢？

『是不是，媽媽？』他的幻想消逝後，陡地問。

媽媽是步履輕捷地走着，頭上包着一塊黃頭帕，腳上穿着教士的姊姊給她的兩隻舊鞋。

『是不是，媽媽，到學校去，並不需要很多的錢？那值得了甚麼？可以一點不花！』

『將來，親愛的，要貴起來了；假使你到克萊摩納或巴士完成你的學業，那就要很多的費用……我們只希望你的舅母不吝把手伸到她的袋裏去。』

『是的，我們希望着！』亞多納說。

他又變成一個幻想者。

到了維亞達拿，他們先到校長家裏去，他很殷勤地接待他們。那是一個老牧師，卡札尼的摯友，卡札尼洛已經同他談論到亞多納。他那銳利的眼光輻射在孩子的清亮的眼睛

「很好，很好！」他搖着長而細的手指說。「你看那兩個眼睛就是有希望的。你知道眼睛作甚麼用嗎，我的孩子？」

「看東西用的！」亞多納急促地答。

「努力呵，努力呵！但是也用以默察思想的：那是靈魂的窗戶！」

那教員，黃髮，肥胖，好像一個大腹便便的富翁，接待那可憐的婦人和新學生也還殷勤。亞多納的眼珠也引動他的注意。

「聰明倒還有，」他摸摸孩子的面頰說。「先在這兒看看有否向上的心。」

他不願這些揄揚，上課的時間他有點挂心，甚至於是憂愁；教員告訴他說，他至少要買一本讀本。怎樣辦呢，既然多克麗娜一個錢也不肯花，而且，假使她給他買許多書，那她就沒有錢付租稅了！

回去時，他餓的不得了，經過他母親家門時，他就停下來，好像他永遠不能走到他舅母家裏似的。幸而母親等候着他，而且給他預備了一塊小麵包，他就坐在門口的台階上狂嚼起來。他的小弟弟們很欣羨地望着他。奧達微奧在地下揀到一塊麵包屑，也不擦乾淨就吃了。

亞多納想起他的前途，想起他做教師時候，他就有力量幫助他母親和他的兄弟姊妹們。但是，等候此日的來臨，他應當購置書籍的。瑪狄娜又向他說：

「要求多克妮娜給你買。」

孩子很懷疑這個步驟能收得效果，最後他同母親說：

「你不要擔心。無論如何，我想法要買到牠。」

回到他舅母家裏時，他還去尋找一些食品。甚麼也沒有剩的了，或者說的嚴格一點，人家剩下了一點菜湯；但是愛賴娜嬉母說，斐奧萊洛已經預先要定了，亞多納無論他怎樣地

抗辯，最後只吃得一塊冷麥餅。隨着，他就去找他舅母，預備同她商量買書籍的事。

這晚上，那女人覺得不很舒適：她的一隻腿痛得厲害，礙於動轉。當她看見她的外甥時，兩隻冷淡的眼睛注視着他，使得他也沒有勇氣向她提起所要花的錢。

第二天清晨，他起來特別的早，下到庭院，跑進雞場裏去。他怕今天人家又不給他留下食物，就揀起兩個雞蛋，藏在衣袋裏；片時後，那兩隻雞蛋就深埋在他的卓絕的寶籃裏。

籃裏藏着一個匣子。亞多納拿起來，慎重地把牠打開，從那裏抽出第二個匣子，又從第二個匣子裏抽出第三個匣子。他把第三個匣子用黃紙包好，把紙包放在袋裏，隨着就向學校出發。這個神祕的小紙包很像他從前帶到荒島去的那一個。

總是有霧，但是薄薄的霧，從霧裏可以窺見灰色的天空。亞多納本是很匆忙的，忽地驚奇地停止在達爾佐底故宮的柵欄前面。他總沒有想到這柵欄有一日能開開來，你看，牠是

敞開了……誰把牠打開來賊，或者是吧？……他很想走進那園裏去；但他不敢，他自己也不知道是賊或是余斯凡使他那樣害怕。大道上的青草全被踏平，像是很多的馬從那兒走過的。他被好奇心，空泛的恐怖所引動了，籠罩着花園和故宮的幻影一下子都消散了。

途中，在卡札納附近，他遇見了三個城裏的小孩，他們也像他似的到維亞達拿學校去的。有兩個短胖的，黃髮的，衣服襤褸，像是兩個兄弟，大概是很窮的。至於第三個，前日亞多納在課堂上已經見過的那是一個毛髮淡黃，面色灰白的少年，鼻子很長，穿的衣服像一個小先生似的，腳上穿着黃鞋和紅襪子。三個人在討論他們到柏呂斯家裏時，是否要停留下來，柏呂斯住在隄岸附近的一間破屋裏，向過往行人兜售飲料與水菓的。

「無論甚麼時候，我總要在那兒稍停的！」那紅襪子毛髮淡黃的少年喊說，他跳一跳，從袋裏抓出一個十生丁的小錢。『而且我還想呷一點燒酒哩！』

他們果然在破屋前停留下來。亞多納想起來他同舅舅進去過好多次，於是他機械地，

也跟他們走進去，兩個兄弟照例買兩個銅元的乾栗子。黃髮少年預備盡量呷燒酒，但是他嚐了一點之後，皺起兩眉，隨着就吐出來。

掌櫃是個大肚皮的莽漢，兩隻凸出的眼睛凝視着第四個學生，好像是問他甚麼都不要嗎。亞多納紅紅臉，但他傲然地拿出他那小包：

『那裏面有四十個銅元，』他說。『不過，我要留着買學校用的書籍。』

『你不是喬凡尼的外甥嗎？』那人這時纔認出他來，就這樣問。『你的舅母身體好嗎？』

『她身體好……不，不很好；她腿痛。』

『她的老毛病吧？』你告訴她用一點熱的油搓搓腿部……喂，拿着這個。』

他給他一把栗子。

亞多納又同着那三個卡札納的學生繼續他們未完的路程。黃髮少年問他道：

『柏呂斯和你，你們是朋友嗎？』

「是的，我的朋友很多。我還認識達微德戴爾哩。」

亞多納很驚訝這幾個人不知道那學生的大名。這種的無知，使他不得不對於達微德有所解釋了。

「他前一星期走的。他是回米蘭去的，他答應同我通通信……那是個很漂亮的人物，高高的身材，黑的領帶，長長的頭髮。他唱的歌是怪好聽的，而且他懂得好幾國文字，也通法文。」

「我也一樣，黃髮少年插進去說，我有一個做軍官的叔叔，他也通法文，而且他也漂亮。」

「怎麼樣漂亮，你的叔叔？」

「很高的身材，兩隻小而黑的眼睛。」

「達微德恰恰相反，他有兩隻大眼睛，這是最漂亮的……我敢說他比你叔叔漂亮。」

「你這樣說而已！」

意見：

於是他們熱烈地來辯論眼睛的大小，有一個費力地嚼完一個乾栗子之後，發表他的

「小眼睛是最漂亮，因為很像老鼠的眼睛。」

於是，那三個人全不禁大笑起來。

下課後，四個學生又在途中會見了，於是他們一同回到卡札納。亞多納的小紙包已經沒有了，他很勉強地付出去的。但是不算甚麼：他覺得自己是高尚的，能夠第一個交出書籍費來。他還能回想起來那教員的和藹愉快的笑容，當他解開那小紙包時，教員是用一種親密的微笑向着他的。

「你祇有這種銅元嗎？多麼古老的！你舅母所有的財物全是銅元嗎？」

亞多納不笑，不紅臉，也不說這筆小數目是他自己的，是他耐苦耐勞，經過好幾個月的

時間，一個銅元一個銅元地積蓄起來的，而且他曾幻想用這筆小數目作一次世界旅行。他只管數錢，十個十個地的數，一直數到四十個。

「好，好，夠了！」教員說，而且還他十個銅元。

孩子把那幾個親愛的銅元放在衣袋裏，一面在冥想使牠們再能增加的方法。

有時在途中，當着那兩個學生因為向溝裏扔石頭，或是因為到葡萄籐裏去偷葡萄而晚到的時候，亞多納和黃髮少年就談起私話來。第一個很熱心地告訴第二個說，他有一個舅舅，而這舅舅是做官的，意大利宮廷的騎士，現在住在羅馬。

「那個人，好得很！」他加以解釋。「有一天，假使我有意思去，那我必定要去看他。」

「但是你的旅費在那裏呢？」黃髮少年有點妬忌，就這樣問。

「那個，那是我的事……我舅母家裏有一個人常常讓我出來祕密地賣點雞蛋或是別的東西，所以時常給我幾個銅元。」

『她是誰呢，這個人？』

亞多納自制着不說出卡妮極瑪的名字來，她總是先跑到多克妮娜的雞場裏取了幾個雞蛋，再跑到畢爾洛希的麻袋裏拿些麥粉。而他，總是代守秘密的。

『你沒有父親了嗎？』穿紅襪子的學生又問。

『沒有了。你呢？』亞多納問。

『我，我有。我父親以洗染爲業；他是這學校校長的朋友。那末到年考時候，我必定有很好的分數。』

『我也一樣，假使我喜歡要的話，我也有好分數！我是日夜的用功……』

『那樣你要瞎了眼睛。』

『呵！我的眼睛很好，我的親愛的！』亞多納把他很光彩的眼睛張得大大地抗議道：『我，我永不至於瞎的……而且到必要時，我可以戴眼鏡呀。達微德有時也戴眼鏡，爲的讀……』

到了卡札納隄岸的叉道上，他們纔分手，而且說第二日再在那裏見面。

『你到了這兒，你就大聲地喚我，假使我晚到，你要等我的。』

『我應當喚甚麼名字呢？』

『你喚：瑪爾哥！……我，我喚甚麼呢？』

『你喚：亞多納！』

片刻後，三叉道上發出一種聲音。

『亞多納！』

別的一個聲音響應牠：

『瑪爾哥！』

『再會，亞多納！』

『再會，瑪爾哥！』

這一次，亞多納不轉向到母親那兒去的那條直路去。他急於去看看達爾佐底故宮和敞開的柵欄。於是他趕緊跑，喘呼呼地到那兒。但他受了打擊：柵欄已經緊閉了。然而，草地上有很多的白痕，像是石灰，而且好幾個窗戶是敞開的。他雖然很餓，還是靠在柵欄的鐵杆上很久很久。

他忽地顫慄起來：一個人影在窗後晃動着。那是一個奇怪的人，穿着一件灰色的布衣，橙黃的頭髮上面戴着一頂綠色的紙帽。這個人轉過臉來，亞多納纔看出他那紅而凸起的顴骨，滑稽的嘴唇上兩撇黃鬍子。於是他認出來是泥水匠康第多。

「康第多！康第多！」他喊起來。

那隻綠帽子就從窗口伸出來。

「喂，有甚麼事呀？」

消逝的鐘聲

「同我說，康第多，你在做甚麼？」

「到梅奧里去罷，你！」

他的話消沉在花園的靜穆裏，帶着綠葉的枝頭被微風吹送，搖曳不定。

亞多納終於決定離開那兒，他回到舅母家裏之後，就去找吃的東西。他找到一點菜湯，就狂奔下去，隨着又找到一些餘剩的奶油，也大嚼一陣。他還找別的，而且把所有到他手上的東西全隱藏起來。等他一切都感到滿足時，纔跑到多克妮娜那兒去，她總是守在她的椅子和菓醬甕的旁邊，他就告訴她那重大的新聞。

「你知道達爾佐底故宮裏有人住嗎？」

「已經有人住？」那女人口舌很模糊地答他。「聽說這座故宮已由巴爾莫的一個老婦人承買去了。你不是看見了她？」

「老婦人？不但我看見了康第多。」

他在屋裏徘徊着，瞧瞧掛在壁爐上的菓醬盤，撫摩撫摩椅上的布罩。他希望舅母問他學校教員同學；但她像是忘記他進了學校，有一個先生，許多同學。她只想到她筋骨病痛，其餘她是全不關心的。達爾佐底故宮裏所猝然而來的事應當是極特別的，纔能使她加以一分鐘的注意。

「或者栖遜知道一二，」亞多納說。「余斯凡大概同他談到這些。」

於是他就跑去打聽。走過甬道時，他向卡妮栖瑪報告道：

「你要知道：達爾佐底故宮要被一個老婦人住下了！」

「現在嗎，壞季節開始的時候？」女裁縫辯駁道，她沒有停住縫衣機器。」

「是的，現在！康第多正在修葺那些房間哩。」

隨着他跑到繩商家裏去；但是栖遜的大門緊閉的，庭院裏也很靜穆。於是他轉到火柴商家裏去。呂喬在小甬道上工作，因為庭院裏已經冷了。這個小矮子得着一種長久咳嗽，使

要比平時特別虛弱，特別煩悶。

『倘若我死的話，』他向他的妻說，『那是天主的意思！死，大家都是一樣的！這一點，至少在人類裏是確無絲毫差別的。』

『這是天氣冷的緣故，』他的妻用單調的口氣回答他。『達微德說有一地方是很熱的，就是冬天也一樣。你應當到那兒去，爲的治好……』

亞多納像一陣風似的走進來。

『要住在達爾佐底故宮裏那老婦人是甚麼人呀？』他急急地問。

『一個老婦人……達爾佐底故宮？』

『是的，是的！巴爾莫地方的一個女太太，老，很老的！』

於是小矮子想起來了，一兩個月之前余斯凡同栖遜說過那座故宮和那所花園要出賣的；但他知道的不十分清楚。

亞多納於是又轉到栖遜家裏去，想打聽些關於那神祕的女太太的較比真確的消息。
白辛苦羅商還是不在家，他的女兒安德洛瑪加一點也沒有聽說到。

「領我一同去看看那故宮。」她被好奇心所吸引，就向亞多納說。

他們一同出發。柵欄總是緊閉着；教堂的草地很清靜。但是他們看見小路上，畢洛向他們來了，畢洛，奶酪商的兒子，玫瑰色的面頰，黑黑的大眼睛，白白的牙齒從老遠就看得出來。

「你們看甚麼呀？」畢洛問。

他用兩隻胳膊擁抱着那少女的身子。

幾分鐘後，他們三個互相凝視着。畢洛把安德洛瑪加緊擁在背上，兩個面頰幾乎偎在一處了。亞多納倚着柵欄，望着故宮，一面還在談說，他相信那兩個人很關心他頭腦裏所有的幻想。夕照剛剛西落，一個蒼茫的天空開始延漫在園林之上。潤濕的青草湧出一陣薰人欲醉的氣息。忽地安德洛瑪加發出一點輕微的喊聲；隨着她笑了，掙扎，想法脫出把刺當做

囚犯的那隻胳膊。亞多納有點不安，回過頭來向着他們。畢洛微笑着，態度很古怪，露着他那漂亮的牙齒，眼光輻射着少女的眼睛。安德洛瑪加笑着，抗拒着；但她也用同一的態度凝視着他。立刻亞多納生出一種妬忌的情緒而且想去保護那少女。

『你幹甚麼？』他向畢洛喊道，『讓她安靜些！我不許你去動她！』

兩個愛人全狂笑起來，但是他們還是繼續互相凝視着。而他哩，不知爲甚麼，覺得一種熱氣昇到面部，耳朵上，於是他不想要移住到達爾佐底故宮的那個老婦人了。

老婦人這一年沒有來，但是全城都注意她。這是畢克芷公爵夫人，達爾佐底的岳母，她是一個很嚴厲，很富有的女人，她那放蕩的女婿在赤貧中死去之後，她替他償還債務而且恢復家產。

經過一整個秋天纔把故宮恢復原狀。每次亞多納佇立在柵欄的邊旁時，從敞開的窗

戶上，他望見了許多黃色的，細長的影子，老鐵匠櫻色的，滯笨的影子，和木匠細長的，像木屑那樣淡黃的影子全在那裏面閃動着；路上他看見了一堆一堆的石灰與沙土，青草上許多工人留下的足跡。有時羨慕的心促他進到那裏去，爲的滿足昔日的驚奇；但他不敢，或是說得好聽些，他不願意。他現在不是從前那種放蕩，胡思亂想的頑童；他是一個青年，一個學生，一個「十一歲半的求學者」，好像他寫在一切的練習簿和書籍的封面上那題名似的。

再說，被石灰所弄污的道路，幾經踐踏的青草，敞開的窗戶裏晃動着的很熟悉的工人的面龐，他是沒有興趣了；秘密也消散了。達爾佐底故宮也變成一座普通的房子，自然是更大些，更美麗些，但是也沒有甚麼特別的。花園，籠罩着濃霧，靜穆，灰暗，還可以引動孩子的幻想；但他總是把進去的計劃放到第二天去實行。想做這個窺探的工作，他希望能找到一個伴侶；因爲——我們爽直地說——他總是怕一個人單獨去冒那危險。他怕甚麼？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事實上他是怕。人家是不是始終不知道爲甚麼緣故？余斯凡同他談過，從前

達爾佐底在園裏善養着許多的怪獸，兩隻角像樹枝似的壯鹿，長牙的野豬。假使，萬一這些怪獸還有一個活着的話？自然的，想把牠趕跑，只要他給牠一根；但是，無論如何，總是要單獨去好一點。亞多納要求過瑪爾哥一同去；但是黃髮少年，知道或者那裏面有危險，不肯一加嘗試。瑪爾哥是個很謹慎的老實人，冷靜，是的；少血氣，愛戲弄人，是的；但是充滿着謹慎！

兩個同學每天早晨要在卡札納和維亞達拿之間會見的；隨着他們就一同向前走，總是辯論着，雖然辯論，但還互相友愛。久而久之，他們變成了不可分離的朋友，而且他們有一種習慣，喜歡遠離着其餘的同學。他們很需要獨居着，爲的可以自由辯論，儘量爭吵。他們不斷地談起他們的父母，他們父母所有的東西，而且他們總是讚美自己的東西。

「我們的鐘樓比你們的高，」瑪爾哥說。「是的，我對你肯定地說，牠是最高的！牠有一百多米達高！」

「笑話！我們的鐘樓是最高的。神父也自己都說過的……我們的鐘樓有一千多米達

高！

『你不要說，不則我打你！』

『你試試看！』

有時他們把書本丟在地上，就動起武來；但是這一切不會阻礙他們，片時後又和好起來，而且又辯論起來。

一般的學生時常到柏呂斯家裏去休息。天氣冷了之後，那胖子就燃起一堆的木屑，讓那些小主顧烤烤火，活動活動血脈。從四壁很污髒的廚房的窗戶可以望見滿蓋白雪的原野。許多的小孩，居多是窮的，小臉讓北風刮得通紅，所穿的衣服全是古怪、滑稽。亞多納縮在他死去的舅舅的灰色大衣裏，頭上戴着一頂來歷不明的小皮帽。那件大衣雖然已經改短，但是還拖在地上，所以衣裙上總是要帶些泥土；而且充斥着補釘，亞多納常同瑪爾哥說他的大衣好像一間茅屋，大門及窗戶統是緊閉的。

這一冬天，許多人都得病了。多克妮娜因為她的風溼病，又要臥床好幾星期；畢爾洛希，旅行歸來後，得了氣管發炎的病症。於是亞多納也不敢疏忽他的健康。但是，卡妮瑪常讓他到外面去，爲的去賣雞蛋，麥粉，以及在家裏所能偷出來的一切的物品。他很願意受這種的委託，而且勇於實行，他這樣，也是爲他自己打算。沒有這好差事時，他就把破布，骨頭，紙灰，空瓶子全揀來賣，就是這樣來供給他的學費，留一點私蓄。既然是沒有人過問他，那他也應當隨機應變，處置一切的。這就是他老師所說的：「幫助你，天要幫助你。」

他一清早起來就要自己來幫自己。起床之後，找不到一點進口的東西。於是他拿一點麵粉，一點奶油，一點冷水，攪和在一塊，把牠放在炭火上。一會兒，小麵包變紅了，黑了，或是一面是黑了，一麵是白的而且凸出在外面；不久牠就消形滅迹了。熟或生，那學生總覺得牠是好的。

途中，因爲急於達到目的地，所以沿着泥濘的道路，木屐在灰白的，幾乎要流動的土泥

上深印着急促的足痕，這個老實人穿着大衣匆忙地走着，就是飛跑起來那木屐也不覺着沈重了。

他行行又行行。常常路上凍着堅冰，天空像水晶那樣清綠，原野是冷酷的，光亮的，燦爛的，而這學生還是覺得愉快，像小鳥那樣輕快。他的臉上好像戴着一付玻璃的面具，從這水晶質的透明體裏，他能望到很遠去，望到他那遠遠的前途，他的幻想一直跑到幸福，公平，財產的夢境的旁邊。是的，應該跑的，穿着他那大木屐，披着他那補綴的太衣，應當打破了許多玻璃的門，受傷，流血。但是過了最後的一道門，那兒，很遠的地方，有一個超絕的世界，不凍着堅冰，不像嚴冬的雪白的原野那樣荒涼，這個世界，就是人生！

【八】

愛賴娜嬉母走到門口去，望望灰色的天空就說：

『爲了聖勃洛亞

燕子來到屋上，

如果她不來呀，

一定死了或者受傷。』

這是三月二十一號，聖勃洛亞的誕節，而燕子還沒有出現。冬季還是繼續着，冷酷，難耐，天空總是顯着要下雪的樣子。

輪到他了，畢爾洛希走進門來。他比平時更醜陋，更瘦削，更焦黑，很像一個矮小的魔鬼。

他也望望天空，隨着就咳嗽。右邊，籬笆的那一面，火柴商的咳嗽和他相呼應着——小而無力的咳嗽；——左邊，栖遜粗暴的咳嗽也響應着他。卡妮和瑪瑪的小孩也咳起來，一種輕咳，大家全咳嗽了。恰好這時，亞多納走到甬道上來，穿着大衣，小帽，木屐，預備到學校去的；當他從愛賴娜和畢爾洛希二人中間走過時，他碰碰畢爾洛希。

「你看，蔑視冬天的人！」矮子望着漸次走遠的那學生喃喃自語。「他總不會病的，他甚麼也不顧慮到。他惟一的病，就是貪慾過盛！」

亞多納繼續他的路程，沒有理會他。畢爾洛希又咳嗽起來，吐痰，接着又說：

「只要等好季節來到時，你就要到草地上去看牛，懶東西！」

多克妮娜聽他兄弟的話——此後她家裏的主人——買了一對的母牛。亞多納很驚賞這些龐大的動物；但是叫他把牠們帶到草地上去的那主張一點也不能使他微笑。

「我，我要到學校去的！」他扳起面孔來抗議。「這是你，要看看牠們的。」

「呀！真的嗎？我們看吧！」

「是的，我們看！」

矮子還繼續咕囔着，亞多納就離開他。但是愁苦和壓迫使他感到無限的疲勞。畢爾洛希和他的兒子們的囉唆使他灰心得很，他常常獨自尋思這最大的不公平的原因。他做了甚麼罪孽，要這樣的受虐待？畢爾洛希那樣兇惡，又有甚麼理由？城裏一切的人都是好的：火柴商是個真正的聖人；木工、鐵匠、煙商全是一些好人；就是栖遜，雖然是很囉唆，但他的心還是好的，而且很愛他的弟姪。他的母親，據亞多納看來，是十分之好，況且她是貧窮的犧牲。最使孩子害怕的，就是他舅母冷淡他，不寵愛他。爲甚麼多克妮娜對待他和對待她的那些姪兒不一樣呢？爲甚麼她也不愛她所有的物品一樣地愛他呢？唉，在她的眼裏，亞多納的價值還不如一張坐椅，不如一個衣櫥，不及一個菓醬壺！

而且不能求得解放，不能同他的母親，小弟弟一齊生活着！爲甚麼他的母親會那樣窮

呢？呀！決定了，與其去吃他母親，小弟弟餘剩的乾麵包，勿甯流蕩到各處求乞度日。他記得很清楚，他第一次到學校去，從維亞達拿回來，當他吃麵包時，奧達徹奧和累諾總是很欣羨地望着他。你看今日畢爾洛希這樣糟蹋他，讓他去看牛！但是，假使畢爾洛希是個能說能行的人，那亞多納必定要反對的！

反對？怎麼樣呢？說是很容易的；但是說與行之間，還有一道的鴻溝。孩子一邊很急促地走着，一邊覺得小肩膀上負着一個解決運命的責任，心裏非常失望為甚麼他是那樣怯弱，那樣悲痛。怎樣來解決這個沉重的負擔呢？他的命運像他的大衣似的那末沉重，但也活動。立時來解決牠，那只有凍死。將來，幸福地嚴冬過去了，陽光又要臨照着大地，加增一些好青草，點綴在隄岸和路旁上。那時亞多納可以脫去他的舊大衣，換掉木屐；受罪的鳥兒可以脫去牠的樊籠，在天空飛翔着。甚麼樣的幸福！一想到將來，他的心花怒發了；會見瑪爾哥，休憩在柏呂斯的家裏，溫暖的爐火，烤乾的栗子終於使他心安，給他一點的快樂。

氣候沒有頭腦鈍笨的畢爾洛希所預料的那樣煩悶，那樣寒冷。自然還是有點冷；但是亞多納特殊的感官覺得冬天是已經完結了。大地有點輕微的變動，好像一朵受愛情衝動的少年的心，而且牠披着綠色的毛衣。處處可以聞到薑花的香味，樹上，鮮紅的嫩芽已經開始暴露了。黃綠的江水也澎湃起來，磨坊唧噥的聲音從新觸人耳鼓，牠們像是從酣睡中纔醒過來的。

在學校裏，亞多納進步得很快。教員都器重他，很喜歡同他談話，而且有一天送他一本帶畫的小書，使得那學生受寵若驚。那是一本魯濱孫漂流記。亞多納從來沒有幻想有這樣一本好書。差不多有一時間，他老懷念着魯濱孫。他反覆地讀這小書，快要背得過來了，但他還是照樣的繼續念下去。假使他只願意念幾頁，那是不可能的事：他是從頭到尾，反覆地，一頁一頁的讀着，好像那些小孩喜歡一篇寓言，已經一字一句都記得很清楚，但還照樣希望人家時常對他講述講述。午夜，他夢裏會見了魯濱孫；白日，當他經過隄岸時，就想起畢克斯

把他丟在荒島上的那一下午。『爲甚麼我不同魯濱孫一樣在一塊荒無人迹的地方生活着？』他自語道：『我要建起一座小屋；拿魚鳥做我每日的食品。這樣子，我的一生可以安靜了。』

又是一件意外的事使他生出私逃的心事。這是四月裏，過了復活節，聖馬爾克誕節的前一星期日，愛賴娜、嬌母和卡妮、樞瑪在廠棚底下閑談着，畢爾、洛希忽地走了進來。矮子換了新衣，硬呢的上衣，灰色的帽子，飄逸的綠色領巾。無疑的他呷了一點酒，因爲進來時，他的脚絆在門口的台階上，幾乎摔倒了。他一進來，就瞧着亞多納向他喊道：

『嘿，站起來，無用的東西！』

『你要我怎麼樣？』

『站起來，我同你說！帶那些母牛吃草去！』

孩子覺得很悲痛，但他不動彈。

「喂，我同誰說話呀？同牆壁，或者吧？不懶東西，同你……那事應當從此了結！你又大又胖，你吃三個人的……快快的，站起來！」

「我不願意到那兒去！」亞多納喃喃地說，「而且今天是星期日……」

「是的，」多克妮娜膽怯地插進一句，「可以讓他明天起首……」

「是這樣，明天，明天！你聽見了嗎？呆子！你教訓的好，你那可惡的小子！你還讓他一天長大一天吧，你看他要挖你的眼珠囉……不，今天要讓他開始去，即使今天……站起來，懶東西，或是我來揪你的耳朵！那事應當從此了結，我同你說，而且我要管束你，好好地，喂，快去，還要快……我還要讓你去揀獸糞！」

他抓着亞多納的胳膊，把他拉起來，推到外面去。亞多納懷裏地望望他的舅母，但是她面色比平時還要慘白，避開眼光，甚麼也不說。

畢爾洛希推着亞多納，一直把他帶到屋後家畜場旁邊的牛棚裏。赭色的大母牛慢慢地轉過頭來，矮人拚命一推他，於是亞多納就撞到一隻牛的肋膀上。動物退縮着，牠比他高大得多，牠是雄壯的，熱血的，反芻的。他怕這可厭的動物，對這兩隻母牛不禁生出一陣憤恨的心：他真想殺死牠們！隨着畢爾洛希解開牠們，把韁繩放在孩子的手裏。

亞多納不言語，不哭泣，但他的面容，平時是玫瑰色的，也變得慘澹了，他撒下韁繩。畢爾洛希么喝他，打他，一，二，十，下，耳光，小孩子的臉通紅了。一陣熱氣一直昇到腦袋上，嗡嗡的聲音不住地在耳鼓裏震動着；他陡起一種粗暴的念頭，想用小牙齒來咬斷，扯碎一些東西；於是，像狂瘋的貓似的，他奔向他的仇人，抓着他。熱血噴射出來，沾濕了孩子的嘴唇，他覺得那味道是酸澀的。

當亞多納恢復了原來的意識時，他看見那壞東西，樑黃的臉上滿佈着煩惱與憤恨，孱裝着一種奸惡的笑容。忽地他明白了，假使他不逃走的話必定要吃虧的，也不知道怎樣，他

終於逃出了牛棚，越過了家畜場，到了鄉野裏。他飛跑着，矮子追了他一會兒，不久就喘起氣來；可是這個逃亡者總覺得背後有可怕的聲響。最後他站住了，吁吁氣，向四圍望望，看不見一個人，於是他纔坐在地上，覺得非常的失望。

漸漸地，他安靜了；不久他又立起來，來回踱走着。怎麼辦呢？他要回家去，畢爾洛希決不能不毆打他的。他更不願到他母親那兒去；因為他很知道他做了大錯，他很怕傷他可憐的母親的心。他在舅母的田地旁邊徘徊着，每次聽見足聲，他就要站住，戰慄着。多克妮娜的住所是圍繞着許多寬而深的溝，和一叢的樹木，這些樹木他全一一認得。這一棵，大而粗，是櫻桃樹，那些纖細的，燦爛的葉在夕照之下反映着一種玫瑰色的光芒；那棵，是李樹；別的一棵，那是高大的胡桃樹。通到大街去的那條路上，有兩棵很高的白楊樹；殘陽已經降落在牠們的背後，天空是油碧的，愉快的。

亞多納想到與他同年齡的孩子們，這時他們散步去或到教堂去，他們全是家庭的驕

子。但是他哩，孤獨，被迫而隱藏着，像是犯了大罪。於是，他想起，當他舅舅喬凡尼生存時，所過的美滿的節日，當他跟隨那巨人到教堂去，大家總要止步向他們致敬，全向他們笑笑！徘徊的好久，他終於越過那條路，穿過樹林，到了別的一塊田地上，隨着又到了直達母親家裏那條道上來了。那邊，一種神祕的東西在引誘他。

『好的，我去！但是我不對她說我的事。』

他到那兒去了，他覺得很奇怪，怎麼沒有看見母親坐在門口的台階上。奧達微奧變成了一個大肚，紫紅色，污髒的小孩，在井邊玩一隻死的小黃鶯，把牠的兩翼拉展開來，希望牠能飛翔。

『誰給你的？』亞多納問，充滿着矜憐的情緒。

『我自己找來的！』孩子答。『牠有點傷。你看，翅膀底下……沙克科的頸頸上也受了微傷。』

沙克科，他們的長兄；他那時不過十五歲，但是已經能做泥瓦匠，因為有了工作，所以差可幫他母親的忙。亞多納憂心如焚地急急跑回家去，他四步併做一步爬上樓，病人仰臥在床上，頭頸上綁着綳帶。

「他耳後有一塊瘡傷，」母親說。

亞多納怕起來了。他還不知道分別病的輕重哩。他舅舅猝然的死去使他對於各種的病痛都有一種自然的恐怖。是的，是的，佛蘭塞西科（即沙克科）或者一會兒就能死去，好像喬凡尼舅舅的死似的！

他在屋裏逗留了幾分鐘，隨着他又下樓去，坐在井欄上哭起來。奧達微奧以為他因為那隻鳥死了，所以纔哭起來，呆呆地望着他，一會兒也哭起來。母親聽見他們的哭聲，就跑來問他們有甚麼事。亞多納不能自制了，他像小孩子似的抱着她的頸頸，一面還哭泣着對她訴說那不幸的事。

自然地，母親還認爲他是錯了；但她仍然允許他到舅母那兒去，求她的寬恕。起初他很反對：『不，我不願求她的寬恕！』但是他的母親愛憐地對他說：

『親愛的小孩子，你應當有點忍耐心。一個人就是沒有錯誤，有時也常要被迫而去求寬恕的。窮苦的人們祇有屈服的……不要讓我操心吧……你看你的哥哥病在床上！』

因爲他哥哥病了，而且他母親悲傷得很，他終於讓步了。於是他跟着母親又回到家裏來，並且允許她忍耐一切的苦痛。

畢爾洛希不在那裏。多克妮娜收留下這孩子，至於母親還是帶着那些怯弱無能的人們的冷淡的性情，總是返省到自己的錯處。但是愛賴娜嬌母抬抬頭，伸伸嘴唇，喃喃地自語：

『這一次，胡行的太利害了！他要鬧到甚麼地步，我的天主？他要鬧到甚麼地步？』

多克妮娜叫亞多納立時去吃飯，吃完就睡覺。他聽她的命令，但是好久纔閉上眼睛。他那屋裏，平時堆着不常用的物品，現在是被畢爾洛希的掃帚完全佔據去了，而且寒冷，這是

最難受的，明月射進一道悽清的光芒，老鼠們瘋狂地在那兒賽跑。亞多納從前是愛這些小動物的；但是這晚上，老鼠們讓他討厭了，牠們在那兒互相徵逐着，好像牛棚一幕之後畢爾洛希追逐他似的。

他終於入了睡鄉，立時他夢見了一個完全綠色的島嶼，沿岸種着很多的白楊樹；但是這島，也像多克妮娜的那塊田地似的是一塊麥田，剛萌芽的新麥蕃殖在初花的櫻桃樹的四圍。忽地魯濱孫出現在一個籬笆的後面，穿一件草製衣服，微笑着，領着兩隻母牛到草地去。隨着夢境陡變，變的很可怕……但是不，唉！並非夢境：畢爾洛希站在那兒，他把亞多納從夢裏喚醒，給他幾拳。

『抓住了，抓住了！你不能跑了，吧，可惡的無賴！抓着，抓着！這一定要教訓你……你能逃到魔鬼那兒去，而且永遠不回來嗎！』

當着畢爾洛希兇暴的聲音震破月色淒清的小屋子的靜穆時，喊聲，耳光，拳頭全降臨

到可憐的小孩子身上聽不見了老鼠的聲響，牠們也怕這兇漢。

畢爾洛希困乏了，終於走出去，亞多納還在床上打滾，像是那個人還在毆打他。一會兒他坐起來，呻吟着，他覺得他的反抗的吁聲大家都可以聽到的。但是沒有人聽見，也沒有人來；他只好自己可憐自己。

他又睡下，蜷縮在床裏，哭聲也停止了；他不想他的母親和其他能夠保護他的幾個親戚，他想到呂喬的兒子。「這一次」他自語道，「我要私逃！我到米蘭去，到達微德那兒去。我認識路……是的，是的，我到達微德那兒去，聖拉德公特街三十三號。我去……」

他謹慎地坐起來，穿上衣服，探手到那隻裝寶貝的籃子裏去。從卡札尼洛到米蘭的旅行，他看來像是從卡札尼洛到維亞達拿那樣容易。

【九】

當他過了卡札馬佐爾時，晨曦已經開始高昇。低落在地平線之下的月光同綠色的晨光混在一處了，一層薄霧籠罩着沉睡的城市。亞多納相信已經走完大部分的路程，雖然他覺得離去家鄉，沒有向母親和抱病的哥哥告別是可憾的，但是一方面，他又像是一匹小鳥那樣自由活潑。於是他也不急也不忙了：他知道畢爾洛希和他的舅母必不會派人來追他的。「昨夜裏，畢爾洛希說我到魔鬼那兒去，好，我就去。我一到那兒，就寫信給我媽媽。」

一夜沒有睡，而且飽嘗許多拳頭，他也覺得煩燥與困頓，而且肚子又餓起來。但是這一次，他沒有從前那樣傻了：他那小包裏除去銅元外，還有幾片的麥餅，奶油，奶酪，雞蛋，於是他坐在一個沙堆上，打開那小包。太陽從路的盡頭昇起來，而這條路是環繞着許多大樹的。新

發的樹葉柔潤的青草全輻射着淡紅色，像是寶石質的植物。鳥兒們在歌唱着，像是仍被夜裏的清涼的空氣所迷醉着。

亞多納嚼着冷麥餅又想起了魯濱孫，他覺得他自己同那英雄有幾個相同之點。但是一個自行車像輕烟似地掠他而過，於是他明白了那比喻是謬誤的。然而他必要去回憶魯濱孫，藉以聯想到那些美的、特殊的東西，牠們可以驅散他苦悶的思想。前夜那可怕一幕的回憶使他時感戰慄。

他又向前走，自語道：「這晚上，我要睡在美麗的星光之下。我要在樹的那一角燃起火來，我有火柴。這樣子我纔能真正比擬魯濱孫。」

他躑躅在那條美麗的、狹窄的路上，牠是穿過一塊軟綠的麥田，一直通到桑喬凡尼印克羅斯的，牠也像是直達到碧綠的、清亮的天邊。

稍遠些，他望見一輛兩輪馬車迎面而來，趕車的是個麥商，畢爾洛希的朋友。亞多納想

隱藏過，但是已經無及了。那個人業已看見他，經過他跟前時，並未停駛他的車子就向他喊道：

『小孩子，你到那裏去呀？』

隨着那個人就揚鞭而去，沒有等待答覆；而亞多納也毫不想回答他。

孩子繼續他的路程。快要晌午了，這時間使他常常回想起一張陳列整齊的桌子和一盤熱氣騰騰的蛋餅。但是因為要節省食糧，他只好仰臥在河沿的一道籬笆的蔭影之下去打盹和冥想。——夢裏，他覺得他是睡在卡札尼洛路的一塊草地的旁邊。你看一個人影舒展在樹葉上，有一個人走近前來：那是他的舅舅。『起來，小孩子，立起來！我們吃午飯去。多克妮娜等着我們哩。』舅舅用他手杖輕輕地推他。亞多納立起來，恐慌，但是又感着幸福。甚麼？他舅舅不是死了嗎？『不，小笨貨！那是假裝的。我從另一世界旅行回來了。到那兒去是很容易的，你要知道你不記得小學教員同你講的那個名叫丹特亞里基利的詩人嗎？……喂，起

來，起來！

一邊冥想著，亞多納覺得那夢境是謬誤的。不，亡人絕不會再回來的，這是他很有知道的呀！不如去冥想魯濱孫，或是臆造他遇見了一個佝僂矮小的老婦，支着兩條拐杖。——那矮小的老婦人向前踱走着，眼光注視着地下，像是一個人正在尋找他所遺失的東西。「你找甚麼，小老婦？她不能抬起頭來；但她把那小孩的，清亮的眼睛轉過來向着他。」甚麼都不找，甚麼都不找，可愛的孩子。但是我餓呵。」於是他把所剩下的食品全送給她。陡地那矮小的老婦人微笑了，伸直了腰，變成了一個很美的女人，她是統治着樹林後面的一座壯麗的城市。「來，我的孩子；你是好的，我要留你同我在一塊。恰好我正在搜求一個好心腸的孩子。」

在極沉寂的，被陽光和暮色籠罩得黃而且黑的原野與大道上發出一種尖銳的聲音。亞多納睜開眼皮，矮小的老婦人沒有了，只看見一個將近十歲的小女孩，兩隻裸露的大脚，一對棧黃色的大腿，因為那件帶黑點的紅袍子過於短小，總不能把牠遮掩過來。

「我們停留在這兒吧！」小女孩請求道。

「不再走這些，再走這些！」一個女人的聲音回答道，枯澀而嗚咽。

「呵！媽媽！這兒陰暗得很……我熱極了！餓極了！我要吃東西，我要呷水！」

「我要給你一鞭當你的午飯！」

亞多納不禁笑起來。小女孩回過頭來，兩隻光亮的，銳利的小眼睛釘住他。他覺得她很像他的姊姊伊發，金黃的雲鬢之中，她也有一個像蘋果似的圓臉，這個注意點使他收斂了笑容。但是一個很瘦的婦人，穿着孝服，束着黃頭帕，推着一輛手車，車上蓋着一塊灰色的粗布。手車的欄杆上搖擺着柳條花籃上的繩子。車裏放着兩大包，和廚房裏的各種用具，一隻食籃在車輪上晃動着，快要垂到地下。實在教人不相信，一個那樣瘦弱，那樣頹唐的婦人居然能夠推動這樣重的車子。她像是很多病的，走近了籬下，她就放下車子，深深地呼吸着，好像呼吸窒息了很久。

『我餓呀，渴呀！』小女孩反覆地說，一面在車裏搜索着。

那女人給她一個耳光。

『忍着吧，我的天主！讓我呼呼氣吧！』

她彎下腰去，向食籃裏望望，並且伸進手去。隨着她從車裏拿出一個小包，就向籬笆裏走去。她看見了亞多納，立時就問他道：

『這裏到卡札納還很遠嗎？』

『嘿！嘿……』他伸出一隻胳膊像是說：『還有一大段路哩。』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那婦人呻吟着說，隨着就坐在他的身旁。

小女孩跑到那婦人身邊來，伸手向着那包袱。很明顯的她是餓得要死。那婦人給她一塊麵包。幾分鐘後，那小女孩只顧得去咀嚼麵包了。

那婦人也預備吃東西；但她先把那一包食品向亞多納讓一讓：

「你願意同我們一塊吃嗎？」

他紅紅臉，淚水立時湧到眼眶上，這次招請使他如何的感動。她必定是飢餓者，不幸者，至少她想到旁人是這樣的！他指着自己的包袱答道：

「謝謝。那裏面有我的必需品，而且我剛纔已經吃過了。」

小女孩凝聽着。

「你所有的是甚麼東西呢？」她靠着他的身邊問。

雖然這種騷態不能給亞多納多少的快感，但他終於打開了包袱，呈露出來他所有的東西。

「呵！雞蛋……呵！奶酪……呵！奶油！」小女孩喊起來，眼睛閃着貪羨的光芒。「給我吧！」

「你多麼無恥！」那女人推開她的女兒說。

隨着那女人就同亞多納談起話來，好像對着一個大人。

「是的，」她說，一邊仍把他的包袱束好了。「我是克萊蒙納省人，我的丈夫是卡札納；他從前是個石匠，今年冬天死在普魯士的。那小孩就是他第一個的女兒……你看這就是他所留給我的遺產……唉！假使卡特妮娜老實點也好！但是她像小魔鬼似的那樣頑惡。」

「呵！不是的，媽媽！……不呵，媽媽，我再不頑惡了！」小女孩抗議着，一邊給那女人一個熱烈的吻。

那時她是那麼美麗，那麼溫柔，使得旁邊那個人用一種欣羨的微笑凝視着她。

寡婦又開始談述她那苦楚的歷史。冬天裏她編製籃子，到氣候稍暖就拿出來賣去。她跟她的丈夫到過德意志和匈牙利。但是自從他死後，她病了一場，沒有力氣推動她的車子了。在卡札納她還有很多的親戚，譬如那個洗染商，聽說是很富有的，還有那巴爾柏妮娜俾克娜密老太太。

「我認識這些人！」亞多納喊道。「他們全是我的朋友！馬爾科俾克娜密是我的同學。他總是穿新鞋的。」

這些有趣的細事激動了這寡婦。

「真的，他們全很富有嗎？」

「我很相信是這樣的！他們有一個滿裝花布的廣廳。就是那洗染商，他發明了許多圖案……我見過一個很美的，綠的，帶着一些小黑點，好像這個似的。」

隨後他指着卡特妮娜的衣服。小女孩跪在草地上，靜聽着，兩片嘴唇張得大大的。她聽見她的親戚洗染商有那麼多帶小黑點的綠布，她不禁覺得非常愉快，立時爬起來，跳了幾跳。或者她是希望洗染商能送她一件衣服吧。但是等候又等候，她所穿的衣服已經開裂了，再這一跳，簡直可以看見她那污穢的，瘦小的兩膝蓋。亞多納看到了她的膝蓋，臉又紅了一紅。他自己也不知爲甚麼，這個小女孩使他愛悅又使他厭惡。她一點也不像他以前所認識

的那些女孩。

一點多鐘後，那寡婦，小女孩，和亞多納一齊逗留在路旁的那道籬笆的陰影之下。他也隱約地談到他自己的事，但他不說他是從家裏私逃出來的。况且，那女人一點也沒有問他甚麼，她是困乏了，打呵欠，咳嗽，像是無力再動彈了。恰恰相反，卡特妮娜嬉笑着，濫言着，她完全忘記了已往，不顧慮到將來。亞多納讓這吃飽的小鳥兒的懽忻所吸引了，他也變成無憂無慮者，像是在他最幸福的那幾天裏。他同卡特妮娜玩起來；若是那花籃商和那小女孩能同他在一塊，他也不想繼續他的遠行了。

他走近車旁，摸摸那些花籃，彎下腰去，向食籃裏望了一望，看見一個草窩上有兩個纔誕生幾日的雛雞，牠們很像兩個鸞繭，一個是完全黃的，兩隻很黑的小眼珠，別的一個是完全黑的，黃黃的嘴。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牠們是多麼好看呀！』他柔和地說。

他微笑地向着雛雞，伸出手來預備去撫摩牠們。但是卡特妮娜陡地發怒了，把他推到身後去。

「這是我的！」她威嚇地喊道。「我不許你拿走！」

「誰想拿走你的？」

「這是我的是我自己偷來的！」

「呵！」亞多納鼓起掌來。

「我不許你動牠們！讓牠們安靜着吧！那是我的！」

這時寡婦立起來，說道：

「喂，女兒，我們應當走了！」

於是她用她兩隻粗大的手拿起車把來，她的手像是把她全身所有的力量全集中在那兒，她繼續她的路程。

亞多納也走他的路，正同他們走相反的路。

當他遠遠地望見桑喬凡尼的那些城樓時，他聽見身後有小車的聲響。他回過頭來，看見畢爾洛希駕着一輛小車，這個人類的魔鬼的現形並不使他如何的驚怖。他跳出路旁，向田裏攆進去。但是畢爾洛希喚他道：

『站住，亞多納，站住！……你聽着，聽着！……你的哥哥死了！這是你母親讓我來叫你回去的！』

孩子立時站住了，那些話給他有力的打擊，尤其是畢爾洛希和藹的口氣。他像是變成了另一個人。亞多納怕的抖起來；但是他的心裏覺得那矮子肯給他送來一個緊要的消息，也是可以自詡的。再細細地一想，他猜想着這壞東西必定有一點有力的理由，纔肯不放手。他出走，再說，他也挂念他那可憐的母親，她必定是很失望的。

畢爾洛希沒有走下車來，繼續着勸亞多納聽他的話。

『來吧！我不糟蹋你了！』他搖搖手反覆地說。『我一定不給你絲毫的壞處……來，來，親愛的小孩！』

亞多納漸漸走近了路的中間；忽地他跳到車上來。這信任的一幕使矮子寬心不小，他一邊鞭策着馬，一面談話。

『既然離桑喬凡尼很近，我們索性到那兒去吧，我到那兒還要辦一點事。你可以在車上睡覺……你媽媽非常焦急，因為佛蘭塞斯科又長了一個可怕的疔瘡，這是她跑來找我，讓我來追你的……有人同她說看見你從這條道來的……』

亞多納諦聽，感動，狐疑。可是車子總是向前疾走。在這車裏是多麼好呀！步行了那麼久，讓這小車拉着是多麼痛快的！從那上面望下去，田野變成更美麗更輝煌了；地平線是越法開展的很大了；這一切使孩子的心更安靜下來，雖然他還是憂愁地挂念着臥病的哥哥，和

那焦灼萬狀的可憐的母親。他想說話，想談起遇見了那賣花籃的女人，並且想問問畢爾洛希看見了沒有那女人和那小女孩；但他很不願意和這可怕的矮子談話，從前他總是陷害他，哄騙他的。

畢爾洛希逗留在桑喬凡尼，一直到了黃昏亞多納一人坐在車裏覺得非常的厭煩，總是懷念着悲傷的母親和臥病的哥哥，並且覺得很奇怪爲甚麼畢爾洛希不快些回到卡札厄洛去。等到矮子回來時，亞多納臉上慘白得很，眼眶也發青了。幾分鐘後，畢爾洛希聽見他靜靜地在嘆息，就非常和藹地向他說：

「你的母親覺得佛蘭塞斯科很不好；但是你安心，那並不是真的……一個疔瘡絕不會致人死命的……呼呼，琅底萊洛！晚了，晚了。快跑腿吧。」

琅底萊洛，一匹小馬，跑的很快。太陽剛剛西落；地平線上的天空變成紅紫的；樹木，麥桿，河溝的水，以及整個的原野全染着玫瑰色，清鮮的樹葉湧出一陣激人的氣味。亞多納知道

畢爾洛希又在騙他，但是使他更相信佛蘭塞斯科是已經死了。這個人人生來就是爲說謊的！但是孩子不愁回去晚了，他是那麼困乏，他覺得那夜的一幕像是好幾年前的事了。他餓了，憂愁，疲倦，打呵欠，兩隻煩悶的眼睛極像那些不幸的人們的眼睛。

走到街頭，那圓圓的明月已經漸漸上昇，碧色的地平線聚着一團金黃的光；她上昇又上昇，越過矗立的樹梢，一直昇到靜靜的天空裏。孩子打着呵欠，緊閉着眼睛，手上緊抱着他那小包袱，那裏面的一個雞蛋已經破了，裹着那包袱的手巾也弄得污黃了。睡魔壓迫着亞多納；但是他怕睡在畢爾洛希的身旁。於是他勉強睜開眼睛，望望明月，她漸漸亮起來，越來越小了，在天上繼續向前猛進。

第二日，當他又見着他母親時，她哭泣着，再三囑咐他不要這樣頑惡，不要再私逃出去，不要讓他擔心。

「你大了，現在你不是一個三歲小孩了，我的親愛的小孩子。你這樣胡行，你應當有點

羞恥……私逃，很容易說的；但是以後你到那裏去……達微德家裏去，你不知道達微德是同我們一樣窮嗎……唉，不要妄想了，這是五歲小孩所做的兒戲。」

亞多納仰起頭來。「不，那不是兒戲……」但他不得不承認在某一點上他母親是有的。至少是關於達微德的那一節。他垂下頭來，他又忍耐了一次。

而且，他母親還想法使他相信一個人依人離下時總要盡一分的能力。有甚麼不方便有理的地方，譬如喂牛，是否這點事就能妨害他的讀書嗎？

於是他就領那倆母牛到草地去。他從學校回來時，就不能到火柴商家裏或繩商家裏閑散去了，也不能到田裏瞎跑去了；他要把他所怕的那兩個大動物引到隄岸旁邊或是河溝旁邊。若是遇見他所認識的人看見他領着牠們，那他就變紅臉，因為他自己認為他正在變化成教授的一個學生，而且他恐怕將來他的學生要罵他是個牧牛者。

晚晌，亞多納從牧場回來時，畢爾洛希還要讓他送牛奶送奶酪商家裏去。奶酪舖在卡

札尼洛的那一頭，卡札納旁邊，亞多納要提着奶桶穿過許多的地方，這一點他覺得是又卑鄙，又討厭。

不久，他同奶酪商的長子畢洛交起朋友來，於是他對於製造乾酪也感着一點興味。父親是身體高大，黃頭髮，臃腫的臉盤，圓圓的下巴，一撮灰黃色小鬚，正在用一個大鏟鼓動那牛奶，那隻鏟懸在爐灶上面的；他的兒子，一個很美的少年，玫瑰色的臉，雪白的牙齒，穿一件黑的，同他的胸部和肩部全很合式的緊身，正忙於把黃色的奶酪放進木模形裏邊去。這少年總是歌唱着，愜意，爽快，好像一個年青的神；亞多納看着他是非常驚佩的。

有時，畢洛求亞多納帶幾句話給安德洛瑪加，而且他還加上幾句很奇特的話：

『你同她說，八點正明月要在達爾佐底的柵欄旁邊上昇的。』
或是：

『八點正，那美麗的法國女子要沿着河邊散步。』

亞多納完全瞭解他的話；一天晚晌，他所看見的並非那個美麗的法國女子，卻是畢洛和安德洛瑪加沿着河邊徘徊着，兩個人緊靠在一塊。他覺得對這女子有一種的愛，至少他替畢洛傳話時愉快裏混雜着一些驚奇與妬忌的成分。他已經是很厭煩的，但是那些校內同學還要每日的來指教給他他所不曉得的事故。

四月二十五是聖馬爾克的節日，亞多納去找他的朋友瑪爾哥，因為是節日，所以他整下午逗留在卡札納。

兩個朋友先吃一頓很雅緻的點心。隨後去參觀工廠，洗染商在那兒洗染布匹，而那些布的颜色又讓亞多納驚奇不置。最後他們到田野散步去。

瑪爾哥的住宅前面有一條潮濕而冷靜的小街，街之盡頭矗立着一座紅磚的小房子，只有兩層樓，而大門是正對小街開着的。樓的對面是一所大門緊閉的教堂，外面也圍着鐵

柵欄；教堂的裏面，燦爛的神座上，坐着面目可憎，足下踏着一匹青龍的聖米塞爾。更使亞多納感到不安的，就是坐在教堂旁邊的一棵樹幹上的一個穿帶黑點的紅長襪的小女子。但是那袍子是已經洗過的，而且沿着一條黑邊；金黃的頭髮束做兩股，也像是剛洗過的，兩隻大脚有一半隱在舊鞋裏。再遇見她，她是又喜又怕弄得臉紅紅的，他恐怕瑪爾哥也知道他那一次的奇遇。但是瑪爾哥一直走向她那邊去，於是亞多納也不敢向那小女子說話了。

「她是你的親戚嗎？」他離着不遠問瑪爾哥。

「不是的！」瑪爾哥輕蔑地回答道。「那是個窮東西波哀特的女子！」

「波哀特的女子？你瘋了吧！」

「是的，波哀特的女子！……我說是的！……前些日子她同一個抱病的婦人一齊來的。她們先到我們家裏去；隨後又到巴爾柏妮娜婦女那兒去。巴爾柏妮娜婦女把她們留在家裏……她真是愚呆，可憐的婦女！」

「有點愚呆真的嗎？」

「是的，有點愚呆……她像是一個男性；戴着寬大的氈帽，拿着一支手杖；她也吸煙斗，而且她的聲音粗的可怕。但是她知道很多的好故事。」

「呀！亞多納說，他又變成了幻想者。『就是走路時候常拿着手杖的那老婦人嗎？我認識她。她很富有嗎？』」

「唔！你要問她富有不富有嗎？她一個銅元也沒有。她年青時，是賣拖鞋的。但她有個兒子在美洲，時時給她寄些銀錢來。」

他們又經過那兒時，小女子已經不在了。亞多納很注意地從做開的窗戶向教堂裏望了一望，隱約可以看見一所小房間，裏面有一張胡桃木的桌子，桌上排着一盞煤油燈和幾件玻璃的或大理石的古玩。壁爐上，挂着瑪志尼的肖像，四面圍繞着許多陳舊的像片；這種陰暗潮溼的房間，枯瘦而威嚴的面目，和那些陳舊慘澹的像片，使人家感覺到這是死人的

會所。半開的大門透出一陣極悲慘的宗教的歌聲，那是兩個人合唱的，一個聲音是洪亮的，一個是頹喪的，含糊的。這大概是沿街兜售雜物的那商人和那老婦人的聲腔。

「爲甚麼不走呀？」瑪爾哥不痛快地問，一面抓着他同伴的衣裾，想把他拉回來。「來吧！」

「我要進去，」亞多納答道。「大門是在那一邊嗎？」

「我，我不進去，」瑪爾哥低低地說。「媽媽不准我進去，因爲那女人得有一種病。」

亞多納不敢再要求他；不過他自問他同那女人在一塊有一點多鐘，而她的病並未傳染到他身上。

又有一天，他在瑪爾哥家裏遇見了他所渴慕的卓絕的巴爾柏妮娜孀母。果然她的面貌是男性的，紅紅的大鼻子，兩隻小的，綠色的，活潑的眼珠；她戴着一頂灰色的藍帽，倚着一支用皮帶繫綁在手腕上的手杖。她像是很有氣似的，說話的聲音粗而啞；她倚着手杖立短

門限上，儘量地在咒罵那些不肯替那賣花籃女商人幫忙的殘忍的親友們。

『只有窮人們想得到將來的危險與不幸！』她說。『人家一得到甚麼東西，就只顧他自己，只顧他那親愛的肚皮！』

亞多納被這些話所激動，就想起來多克妮娜和她的椅子來。但是瑪爾哥笑起來了，『確實的，巴爾柏妮娜一生氣來，真是可笑的。』他不禁也大笑了。於是那老婦人舉起手杖要打他們二人。

瑪爾哥的母親，一個羞怯的，肥胖的，沉靜的美婦人，她回答那老婦人道：『那賣花籃的女商人很可以安分地做她的工作。況且，卡特妮娜是沒有教訓的！一個真正的壞蛋，說的壞一點，一個小偷。』

『但是我要送她到學校去！』老婦人拿起手杖向額上敲了一下大聲地喊道。『她頭腦很好，這小女兒甚麼東西她只要一分鐘就可以學會……她比那些像是受過相當教育

的青年們還有價值哩！』

『好極了，好極了！』她急急地答道，她被那譏諷瑪爾哥的隱語所激動了。你送，她到學校好囉。但是假使他再來動我的雞蛋，那我爲糾正她起見，我必定有相當的教訓與懲戒。』

【十】

這時期產生了一件很特殊的事——不但爲亞多納是很特殊的，就是爲卡札納全城的居民也是一樣的特殊，——畢克芒老公爵夫人決定到那重修的故宮裏來度過秋天和秋天。

剛剛知道她要來，爭論的，評議的已經開始極囂塵上，那兒也有許多人，公爵夫人這名字使他們不喜歡的。

『多麼醜陋的名字！畢克芒公爵夫人……她是畢克芒的族人嗎？』

大家都很喜歡愚弄那老擺渡的，而他哩，當人家叫他做「畢克斯公爵」時，就微微一笑，好像有這新名字是值得自豪的。

風窗上全挂起窗帘；余斯凡在英國式的花園種些菊花和向日葵，堦前的欄干上排着兩個很大的景泰藍花瓶，插着許多紅花的小樹。婦女老幼，全佇立在鐵柵欄前面，爲的瞻仰這一切的東西，亞多納在他們身旁徘徊着，驚奇地聽着他們的論調。卡妮、栖霞等待新主人的來臨，等得不耐煩了；她求余斯凡舉薦她到宮裏去做工，並且她希望同那廚師能互相諒解，因爲在多克妮娜家裏她偷過他的東西。至於呂喬，他毫不關心這件事；他很望慮他的健康；雖然氣候已經較暖，他還咳嗽的很利害，而且耳朵也痛。

一天晚晌，亞多納在鐵柵欄旁散步時，他看見來了一輛大馬車，兩匹馬拉着的，馬身上青灰的，顯耀的布罩極像胡桃樹的顏色。馬車迅速地進到宮裏，停在台堦前邊。兩個婦人同着一個小女孩從車上下來，走上台堦，消失在甬道裏。兩個婦人之中那一個是公爵夫人呢？距離的遠，光線又陰暗，沒有法子知道的。

第二天是星期日，亞多納很早就跑去做彌撒，到了那兒，他看見許多人站在教堂的

草地上，全向着宮裏呆望着。教堂裏，清爽，光亮，婦女們穿着綠的，玫瑰色的，萎黃的衣服，頭上緊束着一塊黑巾，全立在大門旁邊，驚奇地蠢動着。

後來柵欄開開來，亞多納昨晚所看見的那三個人又走出來了。小女孩走在前面，穿着白衣服，戴一頂白紗帽。那白紗是如何之細，每走一步就要顛一顛。這一次亞多納可以儘量地來鑒賞她，青白的臉，四圍發青的眼睛，垂到瘦削的兩肩上的稀少的頭髮，據他看來不見得很美。但她有一種特殊的體態，她差不多是用那白鞋的尖走路的。總而言之，她是有幸的：她好像是一隻要飛翔起來的蝴蝶。

那兩個婦人，一個是矮小的，圓胖的，穿着黑衣服，戴一付眼鏡，和太陽相掩映着，她是小學裏的教員，而且亞多納知道她叫馬丹瑪利亞；那一個是高大的，輕盈的，稍有點不自然，打扮得像一個少女，那就是老公爵夫人。

做彌撒時，亞多納的眼光總是不離開那兩個婦人的，尤其是那小女孩。她跪在一張小

樣上，靜靜地讀着福音；但是，她那金黃色的美麗的眼睛時時總要向四圍望望，隨着祕密的，好奇的表情就湧現在她那秀媚的臉上。她有時打打呵欠，玩弄玩弄他的福音。當然的，她是厭煩在教堂裏這樣久的。

念完聖經之後，神父還講講道。隨着他代表本地居民來歡迎公爵夫人，他感慨地回想起從前興盛的時日，那時大家可以說那聖宮是本地的靈魂；他希望這好時光要從新來臨的，或是說的好聽些，牠是業已來臨的。神父的一篇話不能在公爵夫人的臉上引起一點愉快或苦悶的表情。但是馬丹瑪利亞總是不斷地微笑着，而且點點頭，表示他的話是很對的，好像是公爵夫人託付過她替她作答的。

好的時光果然回來了，即使不是爲大家，至少是爲神父的。公爵夫人每星期要請他吃兩三次飯。他這方面哩，卡妮柄瑪得了廚師的諒解，在宮裏找到了工作。漸漸地，大家也看慣

了那高貴府第的敞開的風窗，也開始忙他們的工作。

夏日逝去了，接着就是秋天。十月間，卡利洛到城裏來了幾天，但他住在別的親戚家裏，亞多納只見着他兩三次。卡利洛也不關心這小孩子了。

氣候初冷時，公爵夫人就他去了，於是從新又是余斯凡的影子單獨地，威嚴地統治在緊閉的鐵柵欄後面。亞多納還是走他到學校去的那條舊路，總是披着那件很大的大衣，現在牠不拖在地下了；柏呂斯又把他那所破屋排列好了，來應接他所叫做「冬天的鳥兒」的小主顧。

這一年，卡札尼洛和卡札納的幾個少女常到維亞達拿的專門學校來上課，而且她們要跟那些男生在同一時間聽同樣的課程。她們也是畏寒的，所以有時不得不到柏呂斯家裏來避避寒，烤烤火；但是平時，她們總是一直地走過堤岸，老實地走着路，不屑跟這般孩子們相交好，他們總是滯留在那兒，跑過對河或是在路上玩耍。再說，那些孩子也不注意她們。

可是某一天，亞多納和他的朋友瑪爾哥一同到學校去的時候，看見了一位少女，她走在他們前邊，穿着皮大衣，頭上束着一條青灰色方塊的絲帕。這少女一定是到學校去的，因為她肩膀上挂着一個小書包。她的兩肩和頭部全遮在那絲帕下面了；但是可以看見兩條緋紅的大腿，和拖着兩隻鞋的胖足。

「她是卡特妮娜！」亞多納向瑪爾哥說。「她也到維亞達拿學校去！」

「是的。」巴爾柏妮娜嬉嬉母送她去的，因為在卡札納學校裏她和同學們吵鬧過。她抓傷幾個同學，於是她們很不高興在她們的身旁。」

「爲甚麼？」

「因為她要把她母親的病傳染給他們。」

「她怎麼能夠把那病傳染給她們，她自己又是很健康的？」亞多納辯駁說。「他總是極力維持着公理。我，我不怕傳染，要證明這話，我要找她去。」

『若是你到她那兒去，那我就不能陪你一塊去了，不，我這一生是不去的。』瑪爾哥熱烈地說，說話時，他把腳底下所有的石子全踢開來。

卡特妮娜回過頭來。她那玫瑰色的臉，閃亮的眼睛，緋紅的嘴唇，再戴着一條青灰色的絲帕，她美得像一個小聖母，同時又像是健康的表率。但是當着亞多納和瑪爾哥追着她時，他們反而躲避着，不打她身邊走過去。卡特妮娜沒有同他們說甚麼，但她很注意他們所去的地方。一分鐘後，亞多納回過頭來看看那少女，她向他伸舌頭，用手指着瑪爾哥。亞多納很明白這種輕蔑的表示並非對他而發的，於是也笑了一笑。

還是嚴寒的長冬。多克妮娜因為膝部酸痛，總是躺在牀上，也沒有人去理她。仰臥在一張鳥羽的床褥上，枯瘦，蜷縮得像一隻木乃伊，她像是退隱幽居，她自足於那椅子，桌醬甕的靜穆的環境。亞多納對她不禁生出一種哀憐的心緒。他看她是個弱者，幾乎是個女孩子，假

使她對他表示多少的好感，那他必定要深深地依戀着她。但她對他，甚至於其餘的人們全不關心，表面上，她簡直連她個人也不很關心，人家摒棄了她，她不起反感，也不憂愁。

一天黃昏，亞多納走過多克妮娜的門前時，聽見一種輕微的嘆息，有點像小貓的叫聲。『你有甚麼事呀，舅母？』他開開門問。

嘆息聲立時停止了。屋內充斥着慘澹的陰影。亞多納走近床邊，那時多克妮娜差不多要讓那些枕頭遮沒了。

『你睡着了嗎，舅母？你願意我點上燈嗎？你冷嗎？你要甚麼東西嗎？』

她總是不做聲。她在床上翻來覆去，眼睛緊閉着，頭上束着一條羊毛的黃頭帕，她真像是個死屍。亞多納總是回想着他舅舅的死，而且他認定任何的人都能在一分鐘之內就死了，所以他相信舅母也是死了。一種神祕的恐怖懾服了他，於是也沒有力氣喊叫了。他蹲在床腳上，幾乎要發懵了。

『你有甚麼事，亞多納？』多克妮娜終於問他。

孩子的靜默也使她驚慌，她伸手去拿火柴，擰起燈蕊來，燃亮了燈。亞多納不動彈了。她呻吟着，喊叫着。但是沒有人答應她，也沒有人來。於是她吁吁地坐起來，把放在桌上的那杯水向亞多納臉上噴了一陣。孩子張開了眼睛，看見多克妮娜倚着他，臉色像那塊羊毛的黃頭帕那樣黃，而且他聽見她說道：

『喂，親愛的孩子，起來吧！……你有甚麼事呀？你覺得不好嗎？……起來吧，親愛的小孩，起來吧！……你使我怕的多麼利害！……起來吧，我的親愛的！』

聽到這樣的稱呼，要感到多麼愉快！他立起來，兩隻手撫在臉上，隨着又摸到潮溼的衣服，向他舅母說：

『我以爲你死了，孤孤單單地在那裏黑暗的地方……呀！我也怕了！』
多克妮娜用一種驚奇的眼光望着他，喃喃地自語：

「你害怕，可憐的小孩……那末是真的，你很愛我？」

「呵！是的，舅母我很愛你！」

「我很大聲的喚，爲甚麼沒有一個人來呢？」

「卡妮栖瑪在預備麥餅，斐奧萊洛看着小孩，其餘別人不在家裏。」

「聽着，亞多納！」於是多克妮娜說，一面把手伸到枕頭底下去。「我給你倉房的鑰匙，你拿一個酒瓶，大的，紅邊的那一個，你盛滿了酒，再同卡妮栖瑪說，叫她把酒弄熱了另加一點糖；那末你再拿到這兒來，我們一同呷……這是很可以壓驚的……去，不要把鑰匙交給旁人。」

於是他急急地去實行她所委託的事。斐奧萊洛抱着那多病的小孩，當他看見亞多納拿着多克妮娜從來不肯放鬆的那把鑰匙，他不能相信他的眼睛了。卡妮栖瑪，她很喜歡。她把酒弄熱了，給亞多納幾塊糖。隨着她又開始切麥餅，一面唱着短歌。

『問問舅母，她要不要一片很熱的麥餅。』當着亞多納把熱酒傾倒紅邊的酒瓶裏的時候……她這樣問。『但是，請你聽着一點話……你既然有鑰匙，我們拿點東西好不……我們拿一束的木柴好不……』

『不，！』孩子喊起來。

他說完之後又加了一句：

『假使你想要一束，我就去告訴舅母。』

『傻子好好的不要同她說甚麼……去，快快的！』

從這晚上起，他愛起他的舅母，像從來沒有愛過似的。他預備着要保護她，覺得她是需要他的。舅母倒沒有對他表示同樣的好感，還時常的打罵他，驅逐他；但他總是回到她的身旁。

他開始進到一個批評的時期裏。他是神經質的，興奮的，他需要享樂，懷恨，受苦，尤其是

戀愛。他只要人家對他有一點可愛的態度，爲的可以激起他的好感，知恩之心。他有點忘卻了達微德，但他總是繼續懷念着他的教師——一個黃臉病容的少年，他對學生們總是很寬大的——他也很懷妬羨地想着瑪爾哥。

但是，他的最懇摯的愛，除去對他母親的之外，就要算對安德洛瑪加的了。繩商的女兒一天比一天漂亮起來，大起來，輕盈起來，顯下帶着一個小窩，兩隻大眼睛是燦爛的，豔麗的。但是她父親是同奶酪商的兒子畢洛一般窮的，而畢洛也不要同她舉行婚禮，因爲她連嫁衣都沒有。兩個愛人仍是常作幽會，總是亞多納做他們的傳話使者。有一天，他聽卡妮和瑪說畢洛永不能娶安德洛瑪加了。

『好，那末我要娶她！』他宣言道。

聽到這些話之後，大家全笑倒在亞多納的身上，嘲笑他，把這個主張告訴給那少女聽。此後每次安德洛瑪加見着他的時候，總要擁抱他，讓他跳舞，叫他做她的小丈夫。他讓她這

樣做，當着那少女把他擁在懷裏，開玩笑地帶着他穿過廚房時，他感到一種溫柔的暈眩，一種沉醉的空幻的感覺。

一天晚晌，安德洛瑪加一個人坐在陰暗的，充斥着繩子與大麻的樹下時，亞多納忽地來了，低低地向她說：

『畢洛在問候你。他希望今年麥粉不要那樣貴。』

這句話對於那少女無疑地是有一種甜蜜的意義，因為她摸到亞多納身上，抱着他，比平常特別愉快地同他跳起舞來，一邊在跳舞，一面她顫聲地說道：

『好，我們要多買一點！……好，我們結婚吧！……你同我，我的小丈夫！』

『你還記得嗎？』亞多納問，『有一次在葡萄棚底下我們玩過一個很好的玩意兒嗎？你願意我們再玩玩嗎？』

『甚麼玩意兒呢？』

消逝的憧憬

『你看，你跑起來。我可以捉着你；我們，假裝扭打着，隨後我們兩個人全摔倒在地上……有一次你咬了我的嘴唇……』

『呀是的！』她喊起來，漸漸的可愛了。『你願意我咬你嗎？……奇怪！……你喜歡嗎？……奇怪！……哇，哇，哇！』

她假裝狗吠，把他咬住了。他喜歡得臉都發青了，抓着她，用力地咬住她的右頰。

『呵糟糕！你咬得很好，你！』她推開他這樣的說。『把爪子放下來，可惡的狗！把爪子放下來，不然我給一下耳光！』

他不知道他是應該笑還是應該哭。但他用一種很柔和的態度望着她，她的怒氣也漸漸緩和了，她的手摸到了她的右頰，那上面留着亞多納的一些齒痕：

『你應當，』她向他說，『找一個同你年齡相仿的愛人，一個像你似的小母犬，你同牠可以玩這玩意兒。滾蛋，滾蛋！我，我不高興玩了！』

於是他想起了卡特妮娜，又見到那穿皮衣的小女孩，她拖着一雙鞋在堤旁徘徊着，又看見了她那鮮紅的圓圓的，像蘋果似的兩頰，最後他想到：「果然，他同她也像同安德洛瑪加似的可以玩得很高興。」

【十一】

陽春回來時，亞多納才脫去他那寬大的大衣，卡特妮娜也去掉那條頭帕。瑪爾哥也學他們，脫下亞多納所很羨慕的斗篷，但是在他母親的背後，他穿起一件薄布的新衣。

翌日，亞多納還是在路上等着他，但是空喚了一陣。

『瑪爾哥在甚麼地方呀？』他問他們常戲弄的那孩子說。

『找呀！』小孩子難堪地答他。

於是他就走開。

『瑪爾哥作弄我嗎？』亞多納悶悶地臆測着。『我若做了一件他所不高興的事，他就用不理我的方法來箝制我。昨天我同卡特妮娜談話，他禁止我……』

疑慮間，卡特妮娜出現在路旁。她懶揚揚地向前踱走，穿着一件綠色印度布的長衣，板硬，寬大，好像一個皮球。

「你看見瑪爾哥嗎？」

「沒有，他病了。」

「病了甚麼病呀？」

「唔，他病了！」

「但是甚麼病呀？」亞多納不耐地追問她。

「我一點不知道……他母親哭着……」

第二日，亞多納去看望瑪爾哥。人家只讓他逗留幾分鐘，他也只能模模糊糊地看看他的同伴。瑪爾哥面部是緋紅的，眼珠是閃亮的。醫生說是肺充血。

整夜裏，亞多納懷念着病人。但是他自慰道：「兩三日後，瑪爾哥就可以好了。」

翌日，卡特妮娜在堤岸旁等着亞多納；他來了之後，她毫不驚訝地向他說：

「瑪爾哥死了。」

「瞎說！」他吶喊道。

他想拿石子打她，小女孩的那些話激動了他。「你若不相信，你去看看！」她抗辯道，一扭身走了。

不，他總不能相信這回事！他跑出去，在路上遇見在他前邊踱走的兩個同學，他探詢他們，急得發抖。可憐！他們證實了那件新聞：瑪爾哥是死了。

死！永逝了！……亞多納不悲傷，不失望；但是，一整個星期裏，他像一個呆子似的生活着。『我看不見他了！』他自語道：『沒有他我要做甚麼呢？……一樣的，我也能死……我能夠明天就死。我能夠立時就死……』

死的念頭包圍着他；但是使他覺得他的驚奇性要比可怕性大些。他同火柴商說過：

『我們現在全是生存着，但是我們也要死的……我的舅舅死了，但他是已經老了。瑪爾哥並不老，而他也死了……我，我要盡力使我長生不死。那末夏天我也穿着大衣。』

『好計劃！』矮子說。『但是一個石頭子就足以打殺或擊破你的腦袋。』

『我伏在地下。』

『這樣不能使你不死。今天或明日，就應當有人死……而且大家，你要知道！從這點看來，至少造物主是公平的。皇帝像一個乞丐似的也要死。我們全是向着墳墓走去的……』

很久很久，亞多納懷想着永眠，冰僵在墳穴深處的瑪爾哥。大雨時，他就想他那可憐的同伴大概冷吧，大概是淋濕了；這層意識使他惶惶不安。他回想他們不相違背的誓言，於是他決心不再交別的朋友。他單獨地沿着堤岸或小街踱走着，像是到那兒去尋覓瑪爾哥遺留的足跡，也爲的能比較自由地去迴溯那個親愛的友朋。他避面不同卡特姆娜談話，因爲瑪爾哥未曾愛過那小女孩。

但是一天早晨，卡特妮娜在途中遇見了他；她比平時特別活潑。

「亞多納」她走近他的身旁說，『我要向你轉達一句話。瑪爾哥的母親想見你。』

「立刻嗎？」

「是的，立刻……也可以說不；等你從卡札納經過時……等她喜歡你的時候……」

「爲甚麼她要見我呢？」

「我知道嗎……或者要把死去的瑪爾哥的像片給你看……我，我不願意看牠，那些

死人使我怕。」

「你怕一張像片，笨貨！你半個人不傻！」

「傻子，你阿笨貨，你阿！」卡特妮娜辯駁道。『我肯定告訴你應當怕死人。你相信他們

不動了嗎？你錯了！他們夜裏起來的，離去了墳穴，在地上游蕩着；倘若遇見傷害他們的人，

他們就要抓着他，捶他，抓傷他……」

同時卡特妮娜也扮演著打人抓人的樣子。

「傻子」亞多納又說了一句：「爲甚麼他們要抓人？」

「爲的報仇呀……死人的力氣很大。我們生存時都是些弱者，甚麼人全能虐待我們。但是將來，我們死了時，我們要報仇……這是自然的。」

亞多納又變成幻想者。卡特妮娜空幻的學理使他喜悅。是的，大概是這樣：既然這一生裏是毫無公理的，死後，各人要得些公理。但他又說：

「去吧，傻子！死人不會動了！當我年幼時，很相信返魂的事，但是，現在我不相信了。」

「我，我同你說這是真的！聽着……我見過一次返魂，同你說話的我！我自己的眼睛看見的！」

亞多納笑起來了，但他良心上總未曾有過這樣的經驗。最後是這樣：那學生繼續同卡特妮娜辯論着，好像從前同瑪爾哥第一次會面時那麼辯論；他對那小女孩雖然總帶着輕

蔑的色彩，但他暗地裏還是贊成她各種的批評。他同她比同他的亡友還要容易妥協一點：兩個人互相辯論着，那孩子和少女終有相當的了解。一條看不見的線索把他們二人小小的，貪歡的，但已嚐過苦痛的靈感聯絡在一起了。

他到瑪爾哥母親那兒去。看到他，她哭了，吻他，凝視他，像是想在他的瞳人裏尋出她兒子的影子來。隨着她向他說：

『我想送你一件禮物，把我那可憐孩子的夏衣送給你……你願意要嗎？你的舅母不說甚麼嗎？』

他臉紅了；但他很明白假使推卻了，必定使這已經很悲痛的母親更覺不快，他終於接受了。

隨着她給他拿出亡人的像片，眼睛半閉着，嘴唇稍爲縮短些，好像是睡着，但是一種苦

痛的酣睡。亞多納望着他就回想起卡特妮娜的那些話，不禁也湧起一陣異樣的感想。那像片不是他朋友的像片，是旁的一個人，一個渺茫神祕人物的，一個白晝酣睡着去迴溯他所忍受的凌辱，所感到的苦痛，所備嚐的艱辛，而深夜清醒着他的敵人作戰和力求公理的孩子。

瑪爾哥的母親把那件衣服放在紙匣裏，纔遞給他。

「我把領帶也放在那裏了，」她說。

亞多納又紅一紅臉，但是歡忻的。他從前沒有領帶，所以他很想據有一個。當他把紙匣夾在手底下走出去時：

「常常來望望我呀，」母親囑咐他。

卡特妮娜倚在小屋子的風窗上，等待着亞多納。

「她要你怎樣？」小女孩轉身靠在柵欄上問。

『沒有甚麼！』他謹慎地答道。

『你說沒有甚麼。但是我，我很知是怎麼一回事！她想把瑪爾哥的衣服送給你，因為你沒有夏衣……她同巴爾柏妮娜祖母說過要送給你；而巴爾柏妮娜反要攔阻她，同她說你不需要旁人的哀憐，既然你的父母是富有的。巴爾柏妮娜祖母還同她說，假使我把衣服拿到舅母家裏，她是要打你的。』

『是的，』亞多納承認道，『我的舅母要責打我，那是很可能的……』

『好，你聽着！』小女孩又說。『你的衣服，你願意讓我收在這兒嗎？……你給我吧！』

『不，我要放在我媽媽家裏。』

但是她伸出兩隻小胳膊，兩個閃亮的眼睛望着他要求道：

『你怕甚麼呢？我把牠鎖在衣櫥的抽屜裏。媽媽總不到那屋裏去的……給我吧！』

他猶豫着。但是卡特妮娜像是一種熱烈的心腸，想替他盡這義務，她如何嫉媚地反

攪要求着，使得他怕推卻她。

「給我吧！」

他把紙匣放在風窗前邊。

「但是我要把那條領帶拿出來，」他囁囁地說。

「好，你進來吧。我讓你看那放匣子的地方……快進來：家裏只有我一個人……」

亞多納越過窗口。隨着卡特妮娜幫他打開紙匣，取出綠地紅花，從前瑪爾哥戴着的時候，他極羨慕的那條領帶；因為他不敢戴上，卡特妮娜又教他一個好計策：

「你就戴上，現在沒有人看見；等你到了卡札尼洛，再把牠脫下來。」

從這一天起，亞多納同卡特妮娜的友誼更加親密了。

多克妮娜允許她外甥接受馬丹俾克娜密的禮物，於是他就跑到卡札尼去取回他的

衣服到了那小屋子左近時，他望見賣花籃的女商人跪在一個神龕前面。那可憐的女人確實可怕，她是多麼瘦削與蒼白；紅色的額頰和灰色的嘴唇使得她酷肖一個屍首，要是做鬼舞時，祇要把她的兩頰塗得深紅點就可以了。她很困難地立起來，要想說話，但她幾乎是不能說話了。

「是不是畢克芒公爵夫人來了嗎？」她聲腔咽啞喃喃地說。

「不還沒有哩。」亞多納答道。「她好像九月裏纔能來吧。」

「她要到那兒時，請你告訴我……尤其，不要忘記！」

這時卡特妮娜攀登在風窗上。

「回來，媽媽，快些回來！」她說。「你留在外面不好呀，喂，快點回來吧！」

女人扶着牆走回去。亞多納就躡近窗前。

「我立時還你那匣子！」卡特妮娜低聲地向他說。

但他向衣櫥走去時，大門忽地敞開來，老母羊的怪面目好似一隻閃亮的挂像湧現在門口。

「你幹甚麼，怪小物！」她聲腔酷厲地喊道。「有甚麼事？有甚麼事？」

「沒有甚麼，奶奶！」卡特妮娜答，她敏捷地又回到窗前。

「沒有甚麼……我告訴你罷，沒有甚麼，我觀察你們很久了。這一切的祕密是甚麼意思呢？爲甚麼來來去去的……人家對我說……」

「好，人家對你說了甚麼？」亞多納理直氣壯地問。「我們做了甚麼壞事嗎？」

「是的，我的心兒！」老婦人一面跑向窗前一面肯定地說。「你們倆是漢子，無賴，人家全知道的！你們隱瞞着你們的祕事……」

「你看夠了吧！」卡特妮娜喊道，口氣很決絕。「我，我要告訴你那回事……亞多納，你允許我說麼？」

他首肯了，於是卡特妮娜就說出代收衣服那件事。老婦人變了態度。她對這兩個孩子不發氣了。

這一年，達微德得到了高等文憑，他又回到城裏來歇夏。因此亞多納同安德洛瑪加疏遠了許多，稍閒時——就是說他不被迫去牧牛或去看守他舅母的田地裏的瓜菓——他總是到火柴商家裏去的。

達微德所給與亞多納的印象比安德洛瑪加的要強烈些。對於這個正步進青春之門的，在他跟前總是用一種驚訝與欣賞的眼光望着他的少年，達微德像是旅行家眼下的那幅偉大的遠景，栖遜的女兒已經代表着愛情與忻歡，但是從大城裏回來而仍要再去的那個學生還代表着更多的事物：一個遙遠的世界，壯麗得像太陽似的。

有一次，達微德同他垂釣去了。這是一個很煩悶的下午。片片鉛色的雲遮暗了天空，蒼

白的雨水像是含着一些淒清的質物。

亞多納業已了解自然的美。他欣賞着那些雲彩特殊的側面和雨水的迴照。他不相信隱埋在江底的城市；但是他自問這種反映在水底顫動的景緻，襯着空闊渺茫的，像深谷般凹陷的天空，到底有無一種真實的存在。瀰漫的黑雲據他看來是天空的假面具，但是天不喜愛這種面具，一旦能夠脫去牠，那必定要撕碎牠，把牠擲散在空間。正相反，他很愛那些小片的雲，由於牠們的活動性，不定的方式，時常變化的外觀，他希望能像牠們似的在大地上旅行着。

垂釣所獲很豐；但是達微德仍是煩悶。亞多納希望他在歸途中能高歌；但是那青年很高興同那老水手談話，他正在問他不想結婚。

『是的，爲的讓她餓死！』青年很氣憤地喊道。『我還應當求二年的學哩！』

『以後，人家就要請你充小學教的教員。』

「我也這樣，」亞多納插進一句，「我將來也是小學教員！」

「你，你是爲那些女人纔到學校去的！」老頭刁難地駁他。「你好像已經同她們吊膀子。」

亞多納抗議着，面部顯着赤色，好像地平線上的天空。但是水手又向達微德說：

「我肯定地說那兒有個女子，卡札納的一個美女。」

「這不是真的，這不是真的！她不過是我的同學……她叫卡特妮娜，她的母親是快死了……」

隨着亞多納就告訴他說，賣花籃女商人正在等候公爵夫人的來臨，她想求她的援助。

「要求幫她去死？」那學生用一種嘲笑的口吻說。

「這位公爵夫人，大家全在等候她！」畢克斯冷笑着說。「一般疏懶者，一般失意者，連壞了一隻胳膊的木匠也等候着她。」

「他們沒有別的東西可等候！」達微德含糊慘澹地說。

久候的公爵夫人終於在九月間來臨了。這一次進宮時，亞多納沒有看見用兩匹棕色馬駕駛的那部黑車。

這時期，人家迫他帶着笛爾貢——幾個銅元買的一匹老狗——整夜裏去看守位於多克妮娜的田地盡頭的那瓜圃。笛爾貢從前本是一匹很好的狗，身壯力大，有時還很野蠻。現在是衰老了，牙齒全脫掉了，幾乎要瞎了，但牠還是很忠誠地盡牠的職務。就是不需要的時候他也狂吠着；他是亂吠的，對着看不見的東西，對着牠的主人。人家甚麼也不給牠吃，而且畢爾洛希還時常說收完葡萄就要屠宰牠。亞多納並非比旁人特別愛這喜歡尋釁的同伴，但他很哀憐牠；他覺得笛爾貢能瞭解他慘澹的運命，而且牠的狂吠是反抗人類一切不公平的表示。

夜是溫和的，靜寂的，旋繞着西瓜與樹葉的香味。幾片灰色的雲遮沒了星兒，那些樹木

在慘澹的天空下顯着陰暗色，帶着一種幻想的面孔，不過太陰太暗，太靜寂了，不能使人感到恐怖。

『但是並非不能說這些是枯木的陰影，』亞多納躺在蘆葦底下自語道，『爲甚麼那些枯死的樹木不再復活起來呢？……但是我，我也是一個人，而那些生氣勃勃的人們總是怕死人的幻影。』這種思想使他感到輕微的戰慄，於是他又自語道：『自然的，假使我望一些白的東西，我或者要怕的：不一定就是我舅舅或瑪爾哥的影子……但是我不怕。只有愚鈍的卡特妮娜，她相信這類的戲言。我，我是不相信的！』

然而他還要怕。

也就是這時期他參加那永不泯滅的一幕。

那是九月八日。他正走到堤岸旁邊，遠遠地望見了卡特妮娜，她穿着有點退色的小小

的綠色長衣，拖着舊鞋，頭部讓夕照輻射着，反映出一些金光。當她走近時：

「你到那兒去？」他向她喊道。

她用一種手勢回答他，表示向卡札尼浴去。亞多納明白了，就走近她的身邊。

「你怎麼去呢？」

「我從車門走進去。」

「傻子！那兒沒有車門的。有一個很美的柵欄……這樣，你怎麼辦？」

「我不知道。」

「人家不許你進去的，一定的！」

「正相反，我說一定可以進去！我說：我應當同公爵夫人說幾句話……而且，假使人家不讓我進去，你看着我，我有預備的。」

「一封信嗎？」亞多納驚異地問。「是你寫的嗎？拿出來看看。」

『已經封了，不要動牠吧！』她勸告他說，一面仍把那封信放到衣袋裏。

『至少你要告我所寫的話。』

她告訴了他，隨着又囑咐道：

『不要同旁人說呀。祖母不知道我到那兒去。她時常說：假使你去求人家的施捨，我必定像趕那些母雞似的把你趕出家門去。』

她搖搖衣裙，好像一個村婦，她正在驅逐一隻討厭的家禽。

『那末你爲甚麼要到那兒去呢？』他懷疑地問。

『因爲媽媽說祖母是很窮的……』

他不追問了，驚奇地，不安地跟隨着卡特妮娜。一面走着，她向他說：

『誰能知道公爵夫人要給我甚麼東西……誰知道呢……誰知道呢……誰知道呢？』

『誰知道呢？』他答，漸漸又陷於幻想了。

他獨自思量道：『假使他寄生在公爵夫人的皮膚裏面，他必要熱烈地來款待這可憐的卡特妮娜，而且要給他一整口袋的金錢。』『拿着，親愛的小女孩，』他必定要這樣同她說。『拿着，回去吧，同母羊說這是在路上拾得的錢袋。至於你的媽媽，我要把她送到就是嚴冬也很溫暖的那地方去，那末她的癆病也要好了。去吧，親愛的小女孩……但是不，稍等一等……你看，給你的一塊蒸餅，好得很。還有這一塊是給你媽媽的……』

他們走近柵欄時，他纔從幻想裏醒回來，向花園裏望一望，就隱身到牆角上。

柵欄完全敞開着，那時瑪達妮娜達爾佐底佇立在離那兒幾步遠的一塊沙地上，她正想出去散步。像平時似的，她穿着白衣服，戴着一頂寬沿的帽子，脚上是一隻做工精細的白鞋。卡特妮娜呆着了，失色狼狽，因為那女子意外的現身，兩隻眼睛死釘着他。那少女討厭她老呆望着，就轉身走了；隨着因為平特妮娜走進去，跟在她身後，於是她又回轉身來，兩隻眼睛射着兇厲的光芒。

『你要甚麼？』她高聲地問。

『我要同畢克世公爵夫人談話。』卡特妮娜答道。

『爲甚麼你要同她談話？誰讓你來的？』

『我！』

『呀！你讓你自己來的……我的祖母甚麼人都不接見。你同我說你所要說的話。』

『不，我要進去！』卡特妮娜堅決地說，一面向前走，一面指着那宮門。

『站在那兒！她就來的！』瑪達妮娜憤憤地喊道。

她就站在卡特妮娜前面，攔住她的去路。但是卡特妮娜不肯屈服。幾秒鐘過後，瑪達妮

娜忽地——自然因爲抵抗這無理的要求鬧得很疲乏了——威嚴地喊道：

『站在那兒！』

於是她跑回宮裏去。恰好這時候，亞多納伸出頭來，窺見了那奇怪的一幕。

卡特妮娜追着小達爾佐底，到了塔前，她站住了，回過頭來，狂瘋地喊了一聲；陡地她俯下身子，又立起來，用她的一隻鞋向卡特妮娜打過來。

卡特妮娜沒有開口，一句話沒有說，用手撫着腦門；於是她一步一步地望回走，離去故宮，越過柵欄。

天黑了，一個微有涼意而且煩悶的夜晚，大片的白雲在灰暗碧綠的天空裏飄蕩着，慢慢地消散了；大家相信這淡黃而且飄動的帳幕是天頂，至於那碧綠色的裂縫裏是許多時而變形，時而膨漲，時而收縮的綠色的雲霞，到處點綴着一些的星兒。微風把那些灰暗的樹梢吹動，那些植物的巨影也搖曳着，湧出陣陣淒清的歌聲。笛爾貢堅決地狂吠着，牠那悶啞的聲音填滿了黑夜的空虛，引起一種回音像是別的一匹狗的吠聲。有甚麼事呀？笛爾貢，今夜裏牠是比平時更兇狠更悲慘。牠或者冷吧；或者牠知道秋天快要來臨了；或者牠想起

了牠主人的苦楚……

亞多納躺在蘆葦底下，因乏極了，但他不能酣睡。他的思慮太多了。可憐的卡特妮娜毫無所得，連她哀求的語音都未克讓那人聽見。瑪達妮娜是壞心腸，同畢爾洛希是一樣的壞心腸。「假使我有機會，」亞多納打定主意，「我必定要送給這潑婦兩三個大拳頭，讓她知道知道！」

當他在卡札納的岸邊遇見卡特妮娜時，他曾同她說：

「你應當抓她，或是用石頭子打她！」

「但是那兒沒有石頭子呀……」

「那末，你有甚麼話回覆你的媽媽？」

「我同她說那兒的門關上了。」

「那封信你要怎麼處置牠呢？」

『我由郵局寄去……要用一張郵票，是不是……但是也可以不貼的。』

『我，所以我甚麼也不寄！』他傲然地答道。

這時他又默想：「這個小卡特妮娜是無力了解甚麼的，她是那麼傻！她受了咒罵之後，還想把那封信寄去，那是可能的嗎……唉！假使是我……」

精選的讀本

一九四

第

二

部

【一】

老母羊跪在壁爐旁邊啣唔着，一面生火爲的預備晚餐，當時有一個吁喘的青年人的聲音在門口喚她：

『祖母……卡特妮娜！』

老婦人轉過身子。

『呀！是你呀，我的心兒？你甚麼時候回來的？』她問。

一個美少年，裝束得很雅緻，戴着一頂廉價的巴拿馬帽子，那裏面露出幾團黑的髮髮，一直垂到平滑白潤的兩鬢上，他立在門限上望着他那奇怪而且稚氣猶存的臉上閃着兩隻正在微笑的大眼睛。

消逝的驚景

「卡特妮娜在那裏？」少年不耐煩地又問。

「她出去了，一會兒就回來。」

「我去迎接她……不，我隱藏起來。我要照樣地驚她一驚！」

但是，當他正要隱到左近的小屋裏去的時，他發覺他犯了一個大疏忽，於是又回來，這時老婦人站起來，倚着手杖，從頭至腳地望着他，他向她說：

「你，祖母，你身體好嗎？好，不是嗎？你胖得像一匹鶉鳥。」

她搖搖頭。她不要人家諂媚她，她總是那樣子，戴着一頂男人的帽子，帽底的稀少而斑白的頭髮同那一束黃色的假髮在腦後混合在一起；她那紅色的鼻子，活潑的眼睛，多綉紋的兩頰表現着疑慮與狡猾。

「你，我的孩子，你長大了！」她不斷地注意少年所穿的衣服這樣子答道。

這少年的衣服並不貴，但是式樣很時髦；不露胸的背褙，緊身的長衣，這種時裝老婦像

是不很喜歡。

『你叫我「我的孩子」，他笑着抗議道，『不如叫我「教員先生」，因為我到底得了銜頭……留意那些小寶寶！……Ba, be, bi, bo, bu……』』

她像觸了電，聽到「教員」這樣大的名詞，她的臉色平靜下去，粗暴的聲腔也軟化了。『小女孩一會兒就要來這兒。』她又說，『一年來她也長高了！我相信她比你還要高大。一個真聰敏的孩子，我的心兒，可是一個身量很高的狡黠的孩子！……但是許多時候，她是誠懇的，很誠懇的！她讀了很多的書報，而且她說話好像一個律師。這樣子也不妨礙她去工作，這個小女兒！一個有頭腦的女人所能做的事，她全做……你看：我把她收留下來並不鈍笨呀。第一眼看到她時，我就自語道：『這是將來要變好了的女孩……』以後，我的心兒，你在書裏念過的，你應當知道這一個基督的誠條：「送食物給飢餓者。」可憐的人類要餓死的好，吃吧，呷吧，我的親愛的人們！老巴爾柏妮娜不是富裕，但她所有的極少的東西全要歸

你的……上帝奪去了我的孩子，像空中的羽毛似的招他到達方去。於是我就自附道：「收留着這個小女孩吧，那是運命當她做一條輕羽毛送給我們的……」但是我受了苦，呀！是的，我同着那病婦受了苦。隨着，連她死在那上面的臥櫥，連她用過的手巾都要燒毀了。否則醫生恐嚇我要燒我的屋子……我照常保全了一些東西，像我們剛纔所說……」

當着母羊信口開河時，亞多納想到別的事。

「我等候着她，」他忽地說。

於是一跳，他就消失在那小房間裏，又關上房門。

如何堪以回憶！潮濕的小房間依然如故，排着胡桃木的桌子和陳列着大理石的蚌殼與菓品的衣櫥。壁爐上面，圍繞着瑪志尼灰暗的肖像那些小像片愈變愈黃了。

那少年向小街上望了一望，那兒的七月天氣黃昏時的玫瑰色的天空傾瀉着一縷煩悶的光輝，他覺得他的心跳躍着。「一年了，他想，差不多是一年了！好像是昨日……卡特妮

娜比我還要高大。她應該很美……呀！她來了！

「他在那兒？他在那兒？」一個清爽而嘹亮的聲腔喊。「人家同我說他來了！……祖母，祖母，告訴我吧，他在那兒！」

「誰呀，我的心兒？」

「亞多納！他藏在那兒？……呀！我看見他了，這個壞人！他多麼讓我害怕！」

她就很快地跑進那小房間去，投入她未婚夫的懷裏。隨着她像個瘋子似地從小房間跑到廚下去，尋覓蠟燭，放食物的籃子。

「我應當去買些東西來吃夜飯！我們甚麼也沒有！我們只有幾個雞蛋！」

「你相信他吃得慣西班牙的麵包嗎？」老婦人急促地說。

亞多納看到卡特妮娜的動作與匆忙覺得非常有味，依依在她的身旁好像一匹小狗。他勸說道：

「假使你願意的話，我去買需要的物品。」

「不，我的愛！不要離開這裏！不要去！」

她像是怕他不回來了。老婦人，她滑稽的模倣了兩三次那少女的姿態之後，就告訴卡特妮娜排好刀叉，而她自己到酒窖去。

卡特妮娜的頭髮完全是淺黃的，面部是玫瑰色的，撩人的上身，她有點像繩商的女兒；但她的兩隻黑眼珠卻有一種不同的表情：深而亮，時時射出一種高傲而且狡猾的光芒。她還保守着童年的體態，兩隻大而多紋道的手，粗胖的腳，笨重的步伐和那輕搖小擺。這是個有力而美麗的人物，憧憬生命，擬作一切的奮鬥。當她排列刀叉時，亞多納熱烈地望着她，每次她走近他身旁，他總要愉快地紅紅臉。

「我給你帶來一件禮物，」他說，他還是把她當作小女孩看待。「但是要我給你，你得先猜看是甚麼……好，猜吧！」

「我猜你送個耳環給我。拿來看看，拿來看看！」

他從袋裏抽出一個小包，放在她手心裏。

「不是耳環……猜猜看！」他聲調乾澀地又說。

老婦人拿着三個酒瓶回來，她一面把酒瓶放在桌上一面說：

「三瓶，省得有爭端！聖父，聖子，聖神！」

「呵！祖母！」卡特妮娜說，「我猜不着他送我的東西！」

母羊拿起小包，打開來，那裏包着一把扇子，而且帶着小鍊子。

「這小東西是甚麼呀？」從來沒有玩過扇子的可憐的老婦人用一種輕蔑的聲腔含糊地說。

晚飯是平淡的，但是大家都很快樂。亞多納敘述他在師範學校裏的平靜的學生生活。卡特妮娜把在閩別期間裏通信時已經寫過的一切細事又重述一遍。母羊聽着他們，兩隻

閃着金光的眼珠釘着那一對未婚夫妻，充滿了和藹與疑慮。亞多納敘述着旅行的故事，又提到了這細目：

「到了卡札馬佐爾，沒有火車，我是步行到這兒的。走到堤岸旁，進行了猶太商人栖比阿納……」

「呀！卡特妮娜說，眼睛閃着光芒。」

「多麼怪的一個人！」亞多納接着又說。「他坐在那裝布的小車上，手腕上捲着一付念珠而且默誦着祈禱文。」怎麼？我同他說，你做了教徒？」他答我道：「還沒有哩，但是假使某一件事能成功時，我要改宗的。」那末到那邊去，一直到波河，我答道，「而且我要給你行洗禮！」

卡特妮娜狂笑起來。母羊望望她說道：

「你聽見了吧，我的心兒，他肯做教徒。」

「假使他高興的話，他也能做土耳其人。」卡特妮娜抗辯道。「我看不起這種行為！」
她是用一種如何特殊的態度來說的，使得亞多納問道：

「有甚麼事呢，到底？」

「有，有……」

「不，祖母，不要同他說啊！」少女喊道。

「恰恰相反，應當同他說，我的心兒！」母羊異樣和藹地答道。「兩個未婚夫妻應當是
一切事都互相信任的，沒有隱匿的，像是兩面對峙的明鏡。」

隨着她回過頭來向着少年，厲聲地說：

「那商人想同卡特妮娜結婚，就是因為她，他纔想去做教徒。」

「但是，祖母，這是假的，這是假的……而且這孩子也太醜了，太醜了，我同你說！
……而且是個猶太人，釘死耶穌是猶太人！」

她顯着很憤怒。但是亞多納自足於聽到了這個簡單的要點：

「你說的太過吧。就他個人來說，在哥爾哥答（耶路撒冷左近的山，耶穌受釘的地方——譯者）的一幕裏，他並沒有做甚麼呀，況且，那是個美少年。

於是卡特妮娜跑去坐在籬旁的一塊石頭上，像個小女孩似的賭着氣；而且假做哭聲

道：

「你要追我死呀？好的，我要死……」

「先給我們做咖啡。」老婦人命令說。「隨後你可以隨意死去。」

母羊俯身向亞多納說道：

「她還有其他的求婚者哩，你要知道！」

喝完咖啡，兩個人想一同去散散步；但那老婦人太固執了。

「至於這一節，不行，我的孩子們！」

於是他們只得忍耐着，拿兩張椅子坐在小屋子前面的那葡萄棚底下，至於祖母，她坐在門檻上，安靜地吸她那隻土烟斗。

夜是酷熱而靜穆的，花木盛開的籬上充斥着香味；從葡萄棚下可以望見閃耀的星兒，流螢在陰暗的空氣裏飛着，使人想到從星裏脫下來露珠的微光。一切在天上或地上的全是柔和而靜穆。亞多納有點微醉，因為呷了酒而且卡特妮娜又在那兒，他覺得很幸福，就說：「現在我已經有了頭銜，其餘一切事都是容易的。卡札尼洛的小學教員快要辭職，因為他老了，就使他不辭職，就使我立時找不到一個地位，我還可以去繼續求學。」

「你說甚麼，你說甚麼？」老婦人插入說。「那末你總沒有求完學嗎？」

「假使我再求二年的學，我可以做視察員了。」

卡特妮娜——他已經在來信裏向她提到這計畫——急急地加以贊同：

「是的，是的，假使多克妮娜不肯幫你的忙，那末我們賣去這所屋子，牠是屬於我的祖

母給我的……我們爲你而賣去！」

此後那母羊總是固執着禁止兩個未婚夫妻一同出去。他自己覺得是了解人類的心理，而且她懷疑愛的結合；但她老實地相信要預防「危險」，祇要夜裏當他們倆在葡萄棚底下談過話之後，不許他們一塊出去散步就夠了。她所沒有預料到的，是當她睡熟時，兩個青年人立時就要妥協起來做些祕密的會晤。

亞多納同她們倆告別之後一點鐘，躡足地又回到那條小街上，卡特妮娜把從前他常打那兒跳進小屋裏來的風窗打開來。他再打那兒跳進來，胸口悸動着，於是無邊無涯的談話就開始了，有時讓接吻與驚怖給打斷了。但是老婦人所怕的那「危險」並不會發生：他們相愛是基於一種純潔的愛，亞多納雖然有他的情熱，但是總覺得在據有卡特妮娜之前，他應當在社會上佔到一個位置。

亞多納自信是幸福的，但他不過是沉醉着。他自然是愛卡特妮娜，可是幾度的接吻不能滿足他的情熱。他所幻想的，是同這少女作一種整個的，道德的結合。她仍然是他剛認識的那年樣子——那時她十歲；而他哩，恰恰相反，他自信他現在是個高超的人，至少在這鄉村裏他是高超的。

前幾年裏，他完全喪失了宗教的信仰，變成了一個社會主義的熱烈研究者。在巴士時，他同師範學校的學生一塊生活着，他們幾乎完全傾向着無政府主義，沒有一天不是空幻地在破壞或建設社會。他是他們之中最和平的，理想主義的深造者。他希望得到世界勝利並非打着刀斧的武裝，而是忍耐的，義氣的。他不懷恨「王公富豪」，那是因為他心裏幻想着一般的富豪都是不幸的。從來他沒有和富豪們相往還，但他自信假使他結交了這樣的一個人，那他懷恨他要比羨慕他利害些。再說他相信富豪之家是有許多內鬨的，而且終有一個將來的衰落。他時常舉達爾佐底的家做一例。友愛，這是富人們所缺少的東西——而

且在窮人堆裏也這樣！——階級的鬥爭把社會包圍上一團惡濁的空氣。他所幻想的，是個理想之國，在那兒大家是互相友愛，互相幫助。他很少注意到別的問題，尤其是經濟問題：因為大家不需要很多的錢就可以生活着。『祇要找到了位置，』他自語道，『你看我就變成愉快而強健。』折歎和偉大的生活全是我的！卡特妮娜……』

卡特妮娜的思想總是使他又喜歡又望慮地戰慄着。她是他的很好的妻，熱愛的情人；但她真是他的伴侶嗎。他們還能像從前似的互相了解嗎？像他們一齊在堤旁散步，她帶着一條舊頭巾，他穿那件長大衣那時的。這個疑竇在他的頭腦裏引起一種古怪的想像；他覺得又會見了稚小的卡特妮娜，穿着短而大的長衣，腳上拖着兩隻拖鞋，逗留在維亞達拿街上；但是他，可不同了，他高大得離奇，像是一棵白楊樹似的那樣高，他的四周舒展着無涯的地平線。

多克妮娜家裏一切都沒有改變；祇是那些孩童變成了少年，而小寶寶們長成了孩童，還添幾個新近誕生的小寶寶。卡妮栖瑪肥胖起來，愛賴娜孀母丟了幾個牙。至於家裏的女主人，她總是一樣的瘦黃，一樣的多病痛，一樣的冷淡，年齡也一樣的不可捉摸；對於她，光陰像是停止了牠的流駛，或是乾脆一點，牠簡直不存在，也像對緊裹在水火不透的殮衣裏的木乃伊似的，牠是不存在的。

亞多納到倉房裏睡覺去，牠總是保留着一些芋頭的氣味和那些討厭的老鼠偷嚼東西的聲音；但是，顧不及疲乏了，他不能立時就酣睡。他的思路分歧了，空泛而縹緲像一條河水，牠分開來爲的奔流到草原的各地去。他還是思念着卡特妮娜；但是同時他也想旁的情

事，別的人物，他的母親，他的弟兄。兄弟們長大了，勤謹而誠實；最小的那個還是稍有佻儻，有點粗野，亞多納叫他，他就隱藏。「有這寶實，我是個幸福者！」他嘆息道。他回想起有一天累諾從地下拾起麥餅的屑片。隨着他的幻想就輕捷地趨向他的妹妹伊發那兒去了：「她真是可愛，她要找到一個丈夫。我的兄弟們也要結婚了。爲甚麼他們沒有一份的幸福？至於我的母親和累諾，我要幫助他們的……總之，我希望一切終於都解決了。」

他希冀着，想法隱着；但他纔閉上眼睛，一種輕微的聲響把他震醒了。

「可惡的老鼠……呀！我的衣服！」

他抬起頭來，很望慮他的漂亮短衫和黑黃紋的半節襪的運命。老鼠們是不顧慮一切的不注意到那件時髦的短衫和那雙細緻的半節襪是，可憐！代表一個可憐的少年的重大犧牲。

他又睡倒枕頭上，從新又在發愁。他現在想起他的舅母，她還是讓他睡在這所破屋子

上面。那末他永是一個僭位者，永是一隻時去時來的節令鳥嗎？多克妮娜只有在抱病時對他柔和些，畢爾洛希所以不再打他，那是因為他不一定是最健者了。至於其餘的人們，他們或是冷淡地，或是欣羨地看待他。他自己犧牲了他的博愛主義，也不很愛他的族人們，而且過去的時間裏使他躲開，遠離着他們，好像從前他很希望能脫去那件雖然必需但很難看的大衣似的。

他很早就起來，在田裏巡行一周。陽光還未閃耀着；杜葳（植物名）的黃葉，綠而硬的葡萄粒全長大了，成熟的無花果告人說已經是炎夏了。他止步在瓜圃的邊旁，發現了西瓜還未成熟。他只熟悉培植西瓜從許多不幸裏，千百的愉快和艱苦的回憶裏認識了他困難的童年的這些地土向他透出一些土氣和樹葉的香味。

經過蕃薯圃左近時，他從與柳樹相糾連的那些叢林裏望見孿生子亞各斯底洛，他的紅黃色的大腦袋從那兒露出來。

「你好嗎？」亞多納問他。

毛髮斑白的近視眼答說他的健康很好，但是有許多麻煩的事。

「人家沒有同你提起那事嗎？四月初我同妻一齊到這兒來，住在你們家裏。但是妯娌們是不相和的；時常起爭端……於是我們是被迫而他去……你的舅母總應當有點良心。她讓我去工作，這是真的；但是怎樣好像一個任何的工人！那些人在家裏享福，而我哩，我在外面奔波。這公平嗎？這樣同我說，小孩，這公平嗎？」

於是他向少年伸出兩隻發綠色而且帶着蕃薯味的粗糙的手。亞多納還記得從前這孿生子使他害怕的那些耳光，他一想起今天亞各斯底洛也會對被他惡作劇的人談起別人的不公平，他幾乎要笑出來。

「是的，這是不公平的，」他表同情。

「你要去做一件事，亞多納，白人抓抓他的手心又說。『你要同我們的姑姑說，你沒

有良心了嗎？對待那可憐的亞各斯底洛稍好一點吧。」你要相信我，姑始很愛你，她要聽你的話……囑咐她要有點良心！」

「我要囑咐她，」亞多納用一種滑稽的神氣允許他，同時又向着到家去的那條道走去。卡妮栖瑪和安德洛瑪加的孩子在甬道上玩耍着，吵鬧着。地上滿了荳殼和無花菓皮。孩子裏最小的一個，還吃奶的那一個，呻吟地拖着柳條的籃子好像一匹被鞭捶的犬；又一個靠在門檻呷湯羹；第三個，用他纖細的手指拾起一粒豆送到他的小嘴裏。母雞在那兒徘徊着，尊嚴而穩重。女裁縫還是札札地從事縫紉，不睬那舒展在她四圍的一幕。廚下，畢爾洛希在那兒做點心，愛賴娜嬌母伺應着他。

見到這少年，矮子向他舉起一片麥餅，想請他來吃。但是亞多納比較愛吃愛賴娜給他的那杯牛奶咖啡，於是他就跑到甬道裏坐着，託辭說那兒沒有那樣熱。當他慢慢地呷着咖啡，坐在荳殼和無花菓皮的中間，四面圍繞着正在琢他的鞋釦的幾匹母雞的時候，卡妮栖

瑪就同他說：

「達微德快要結婚了，現在他得了一個教授的位置，你知道嗎？」

「是的，我知道。他的未婚妻是甚麼地方人？」

「她是米蘭人，好像九月裏她要同他一同到這裏來。她比未婚夫年紀要大些；不過是個美人，而且有錢……達微德不會那樣傻要一個外貌……」

亞多納微微一笑，搖搖頭：「他想起那可憐的火柴商，去年在窮困裏死去的。他就問母羊是否同意這個婚約。」

「是的，現在他有了好位置，每月總給她寄回半匹棉布；就是今天早晨，他又寄來一大筆錢款，預備整理屋子。」

「他的好日子來臨了，對她也是一樣！」亞多納愉快地說，暗指着火柴女商人的那句口頭禪。

隨着他去看多克妮娜。她在房裏，正忙於整理寢床，她用一種帶宗教性的細心把牠安排好，弄平了。

「讓我做吧，我的朋友！」她向跑到她身旁的外甥說。

「聽着，我的舅母！只要一分鐘！我應當同你說……不要怕！我不動你的椅子，你的菓盤……我有個問題問你，我的舅母，你有良心嗎？」

那矮小的女人再站起來，不安地瞧着他。亞多納去把門關上，當他再回到床前時，他在多克妮娜無光彩的眼睛裏看出來了一種煩悶的表情，使得一個陳舊的懷疑心又再現在他腦海裏：他的舅母像是被一種懊悔去持着。

「我剛同各亞斯底談話，他又說，這是因為他，所以我纔問你是否有良心。爲甚麼你不叫他住在家裏，其他的人，你把他們收留着，但是他，不然！」

「他要走的！」多克妮娜喊道，一邊又從新俯身下去想把被單蓋上。」他的妻狄爾柄

威嚇卡姆爾瑪說要打她，於是家裏就變成了一座地獄……這個狄爾爾她不曉得卡姆爾瑪要偷我的東西嗎？你要承認這些並非可以談說的事！」

「那末有甚麼冤枉呢？」亞多納冷笑道。「但是雖然這樣，我已經盡了義務。」

多克妮娜比平時還要胡思亂想。當亞多納走到樓梯旁邊時，她又把他叫回來。

「你要甚麼，我的舅母？」

「我要……我要同你說……下一星期日，你能否來吃午飯，卡特姆娜同她的老……」

「我不敢說她們能否應允；但是無論如何，我總試問一下。你沒有別的話同我說嗎？」

「沒有！」

他別了她去看賣火柴的女商人，她是和藹地款留着他。她差不多是變了，醜得絕世，她一談起那可憐死去的丈夫，一種粗野的表情就把她呆板的面部改了形狀。

「他常常說起一個肺病可望痊愈的地方。他一得了傷寒症，他總是懷想着這個地方。」

他說過：「我的達微德有了位置時，我們一齊到那兒去。」但是那時達微德沒有地位；等到他得了位置，那親愛的病人一切病都已好了……」

亞多納茫然地聽着那些事，他都知道，他所關心的，並非那些死亡者，卻是一般的生存者，他打斷女火柴商的話：

「你們的未婚夫妻一會兒就要來了。讓我看看他未婚妻的像片吧。」

母羊把像片給他看了，他的未婚妻穿着一件袒胸的長袍，帶着一個珍珠的項圈，手上帶着一隻很長的手套。實在她並不很美；可是她的面貌是有情的，她的嘴是靈敏的，濃眉之下的兩隻眼睛在她的臉上表出一種高尚的神氣。

「美女！」亞多納喊。

母羊做着手勢說道：

「她受過教育的，我們的未婚妻！她通幾國文字，而且著了一本書……」

「呀！」最後亞多納加以觀察那張像片上使他感動的，就是那女人聰穎的神氣。

幾天又過去了，平靜而單讀。畢爾洛希和他的孩子們也不同亞多納麻煩了，讓他舒適地生活着，讓他自由地步向他童年就已預定的那條達到目的途徑。

他自從卡札尼洛回來後就覺得很舒服，雖然氣候是悶熱的。夜裏，他睡的很好；頭也不痛了；也不夢見愁苦的事了。一清早就起來，到田裏閑走着，一直到鄰近的鄉村；隨後就沿着堤岸走回來，在那兒可以看到平靜而且閃着太陽光的江面的大觀。

當他在家裏的時候，孩子們就圍繞着他，攀援着他的椅背，抱他，抓他的頭髮。他對他們顯得很忍耐的，他覺得一個小學教員對孩子們應當是親愛的。他時時想起從前受人家摒棄時是如何的痛苦，這種回憶使他很愛卡妮、栖瑪、安德洛瑪加的小孩，卡札尼洛一般的兒童，以至於全世界的孩童們。

但是想利用他餘閒的時光，又想掙一點錢，他預備教教書，終於他找到了兩個生徒。一

個是修道院裏的年青學生；那一個是個小姐，名叫塞勒斯特，她在師範學校上課的；——這兩個人都比他年紀大——那修道院的生徒是個疏懶的青年而且頭腦遲鈍。師範學校的女學生恰恰相反，她是活潑的，很聰敏的，但是沒有多大記憶力，就是因為這樣，所以考試纔至於失敗。她是美的，微有點慘白，一個理想的面孔和一叢可驚嘆的頭髮。上了第二課之後，她就同先生辯論起來；但是結果他們還是妥協的。在她的身旁，亞多納感到一種特殊的幻惑，牠像是香水的迷醉，音樂的諧聲。但他一點不想欺騙卡特妮娜。

他看卡特妮娜好像他已婚的妻似的。第一次在樹蔭下，在桑喬凡尼路上會面時，他們像是已經結婚了；做一個誠懇的丈夫，他是極力原諒在她身上所發現平庸的，不雅的各點。當他去看她時，她還是不中輟她的工作；她預備麥餅，飼養母雞，在葡萄棚底下編製細繩或是製帽用的帽帶。她的裝束有點忽略；兩隻大脚只有一半穿在笨重的拖鞋裏；金黃的頭髮消失在一塊暗灰色的粗布的頭巾裏，那頭巾是深藏在一個皮包裏的寶物。他照常地欣賞

她，始終覺得她是美的，清雅的，可人的。他們的談話差不多總是幼稚的，還是像從前在到學校去的那條道上那樣子爭辯着。

有時卡特妮娜話說的太多，亞多納就有一些特殊的消遣法。他去幻想；於是出現在他眼前的，是一張小桌子，那上面有一本法文字典，字典的旁邊就是塞勒斯特小姐慘白的面孔。但他立時就驅去這種幻象，他認為這是罪惡的；那是即使在懊悔期裏還是不禁止他去嘗試肉慾的一種東西。卡特妮娜觀察他，在他身邊環走着，等到祖母走遠了，只餘下他們二人時，她就走近前去，送給他玫瑰色的，新鮮的嘴唇。陡地他忘卻了那個人，並且他也不覺得當他抱着她的時候，她是悲愁的。

八月中旬的一個夜晚，他同卡特妮娜全在葡萄棚底下，至於那母羊，她在小屋裏洗滌碗碟，一面用她粗糙的嗓音歌唱着一種單調的宗教悲歌。忽地，亞多納向卡特妮娜說道：

『我遇見了那猶太人，在堤岸邊上……』

「又遇見了！」她喊道。「但是我同你說過這是一件完結的事了！」那末你不要理會這猶太人好了！」

「不；我還有一點事同你說……祖母，你允許我們出去稍爲散散步嗎？」

「這時光，我的好朋友」老婦人答道。「你不要想吧。」

「好，那末我走了！」

卡特妮娜送他到街上拐彎處，熱烈地擁抱他。

「今天晚上再來吧！」她請求地說。

「我應當特地同你談一次話，假使你肯聽的話，我就再來。」

「關於猶太人的嗎？」

「關於猶太人和別的事……我知道他在這兒四周徘徊着……」

「你相信嗎……你相信嗎……？」

「我甚麼也不相信。我們再談論這一切。」

他走遠了，他像是變成很妬忌的。這是第一次，他自問道：「卡特妮娜不喜歡那猶太人，是否也像那女學生使他喜歡似的。」

兩點鐘之後，他們到了那所潮濕陰暗的室裏。卡特妮娜態度非常冷淡，一次也不抱吻他；只摸摸他的肩部，像是讓他開口說話。他也不知從何說起。

「我們外面去吧！」他最後動心地說。「這裏太熱了……」

「但是祖母……」

「讓她睡吧！你沒有聽見她的鼾聲嗎？」

他們走出去，坐在門限上，從葡萄棚的葉底裏，可以望見灰白天空上的流星。

「那是免不掉的，我要對你提起一件事。但是你不要生氣；好好聽着我……是真的嗎，那個猶太人想同你結婚？爽直地答我。」

「是，是真的。」

「他當面向你說的嗎？」

「他寫信同我說的……他到我們家裏來過好幾次。」

「但是你，你不要他，我假說着？」

「假使我要他，那末現在我不會同你在一塊了！她用高傲的口氣回答他。」

「自然的。但是好好地聽着我：這是我所問你的……假使那時你沒有認識我而且戀

他，那末你要求他改信基督教嗎？」

「但是，是他自己要改信的！」

「好！但是假使他願意改宗，而你又愛他，那末你是否也嫁給他呢？」

「祖母……」

「不關乎祖母！那是個無聊的老婦人。」

「是的，不過我，我總應當謹記着她把我撫育成人的！」卡特妮娜辯駁着，她的神經已經有點過敏。而且有甚麼關係，就使這猶太人做一千次的教徒，我還是不喜歡他的！

「你沒有答覆我的問題……假使你愛他，而且他對你說他真正的信仰就是他所信的那教，那末你要他嗎？」

「猶太人釘死了基督！」她爽直地說。「不，我不要他。」

他的前額靠在手掌上，而且想道：「她不能了解我的！」隨着他又說，低聲地，沒有抬起頭來：

「好，我，我不是猶太人；但是我有我的信仰，而我的信仰使我不贊同宗教式的婚禮。假使沒有一個神父替我們做結婚的祝禱，那你肯同我結婚嗎？」

「你說笑話吧，」她微笑地說。「你作難我，你妬忌那個猶太人。」

「不，我正經地說的。我不是妬忌……或者是，我是妬忌；但是關於別的事……你想想

……不要笑，不要笑！沒有甚麼可笑的！」

她止住笑，一分鐘的靜默之後，她顫聲地問他道：

「那末你要使得我哭起來？」

於是他發現了自己對她是不公平的，他是幻想着一個有整個公理的國家。「但是這是爲她的好處！」他自語道：「可是這個好處只有經過她了解那條件之後，纔能實現的。她是不能了解的，而他也無力使得她能了解。」

但是她默靜着，驚呆了；他哩，等待着她說話，決定來聽那些無用的語言，但也決定不讓步。

她的肘腕倚在膝上，額頭捧在手心裏。忽地她嗚咽地哭起來。

「卡特妮娜，」他向她說，一種溫和的口氣，「你爲甚麼哭呀？我不願意你哭……不……」於是他撫摩着她的肩膀，手指頭整理着她的頭髮。他迴想起來，當童年時，他就發過多

少嘗要做她的保護者，他這樣使她傷心，使她哭起來，他真是慚愧。

『不，不要哭吧！……那件事等你想好了我們再談吧……我要給你講解……我要使你信服……』

她抬起頭來：

『一切都想過了！』她嗚咽地說，聲音還是哽咽着的。『你所要要求的，我都可以做……』

『那末你爲甚麼哭呢？』

『因爲你不可愛！因爲你想不到祖母的苦處！』

『她老了，你的祖母！』他喃喃地說。

『是，她或者就要死了……但是鬼魂要回來的，你知道！她要饒恕我。』

『你還可以相信這類的事嗎！』他聳聳肩駁她。

【三】

此後的夜晚，他們不再談起這件事。卡特妮娜像是忘記了。她顯着愉快，無憂無慮；很小的事她也要笑，驚訝；像個小女孩似的，對於一切東西都覺得是奇怪的。亞多納，正相反，隱藏着一種神祕的焦心：他不滿意他未婚妻迅速的諒解，他自問道：『假使時期到了，她能否踐約？』

他不耐煩地等着達微德，因為要求他指示。二年來，他沒有見到他從前的保護人，他在女子師範教授功課的。達微德做了許多美滿的幻想之後，終於還是要去教授這般平庸的女學生，但是在亞多納的眼光裏，他照常還是個超絕的人物，假使有了機會，人家就要把他當做天神的看待。

達微德提前到卡札尼洛來了，他一個人來的。他的婚期延緩了；因此，卡妮栖瑪就秘密地講述一個如下的小故事：

「他未婚妻的家庭恐怕達微德有肺病。肺癆而又豪放，有點太難堪了，是不是？但是無論如何，他的未婚妻還是要他。外面看來，她也是豪放的！她的父母派一個人來卡札尼洛，爲的從事調查。我見過這個人，他戴着一頂黑帽子……」

「你有甚麼意思呢，我的親愛的！」亞多納厭惡地說。

母羊，她肯定地說，「恰恰相反，那是他未婚妻的健康使他有點焦慮。」爲的要激怒亞多納，於是卡妮栖瑪結論道：

「假使她是豪放的而且有肺病，那這一對夫妻真是配合得好！」

第二個星期日，多克妮娜家裏有一個大聚餐會，爲的慶祝亞多納得了學位。真是不容

易決定那母洋是否接受這邀請，但是最後停止抵抗，她答應來。

代替常戴的那頂氈帽，老婦人在頭上纏着一條黃色頭巾；她穿上襪子，本來冬末她就

不穿了；她把手杖上那條過於油膩的皮帶也換下來，她坐在來接她的畢爾洛希的車子裏。
卡特妮娜和亞多納步行着；但是母羊讓那車子很慢地走着，因為她不願意那兩個愛侶離開她的眼前。

「我總不讓他們倆單獨在一起，」她自足地向畢爾洛希證明說。「人家不知要到甚麼地步！……從前我是信任那青年的，他有點冷靜，很膽怯。但是現在，他有兩隻兇惡的眼睛，這孩子！」

「讓他們去吧！」矮子空幻地勸告她。「在先或在後，那是一樣的。」

「不，我的心呵，那不是一樣的！有很大的區別哩！……我拾得這小女孩也像人家拾得掉在水溝裏一塊布似的；我洗濯她，使得她比祭台的檯布還要純潔還要白淨，所以我決心

不許人家弄污了她……你看她同他一般高大，美，勤謹，聰明；還有我的心呀，她有一筆的粧奩！你可以同多克娜說她的外甥要娶一個孤女，但是有粧奩的……而且不少的人向她求婚哩！

矮子的答語是頌揚着亞多納，有點刺耳。

「我，老太太，我對你作一保證，我們這方面，我們是極注意地教養我們的外甥。在童年時，他簡直是個小魔鬼。他不願意動一動他的十指，但他吃起來是同那四個……你想想看，有一天他咬了我！痕迹還在哩！你看，那兒……但是虧得是恩威並用，我們把他糾正過來，好像人家弄直了一個扭彎的樹枝似的……你看，他不很高大，這是真的，但他是很均勻的。總之，是個美少年！他的眼珠就很值錢了……假使他高興，他可以娶一個……的小姐。」

「是的，我的心呵！達爾佐底那種人！」老婦人嘲笑地答道。「千把個的女子都要同小學教員結婚哩……而且，他還繼續求學哩……」

「怎樣做甚麼用？」畢爾洛希問，他有點不安。

「好像是假使他再念二年書，他可以再進一級，現在既然他沒有位置……」

「位置，他一定有的！我自己同那老教師談過的，用各種的方法同他談到那件事……我對他說：『像你這年紀還教那些同我的靴子一般高的孩子，你應當有點不好意思吧。假使教些老頭，還說得過去；但是教這樣子高大的孩子……』」

「他怎樣回答你呢？」老婦人關心地問。

「他要下決心吧，你看！今天他也在被邀之列，或者到那兒他可以給我們好消息……」

「希望這樣子呀！我同你實說，我的心呀，我急於看看那兩個孩子！」

「我也這樣！」

這時，兩個青年人遠遠地跟着車子走，卡特妮娜的紅陽傘沒有把他們遮得很好。像平常一樣，極小的事他們也笑逐顏開。卡特妮娜更嬌豔了，面部被熱氣所蒸加以陽傘的反射

顯着緋紅地，亞多納凝視着她，要求她盡量地把陽傘傾在前邊，爲的使人家從車上看不見他們二人靠得過近的面龐。

「夠了，夠了！」卡特妮娜說。「人家可以從路旁的田地裏望見我們的。」

「好，人家要望見我們望見之後……你不願意讓我抱吻吧了，你也正在變成你祖母那樣執拗！」

「閉口吧，討厭東西！」

「討厭東西，你自己！」

於是他們抱吻着。亞多納到底沒有完全錯；卡特妮娜變成胸有成府的了他。他正相反，漸漸地熱烈起來，像是那季節的陽光。

午餐吃得很愉快。總之，在卡札尼洛從來沒有見過一次不快意的宴會，除掉是開喪的，

有時接着葬禮的餐會。

那兒來了幾個本地最著名的人物，大地主，米商，哲學家的鐵匠，皇家旅館的店東和畢爾洛希的孩子們。那孿生子亞各斯底洛也在內，他因為環境的關係同家庭又和好了，女人很少。亞多納的母親，因為沒有衣服，不願意來，她讓佛蘭塞斯科來已很自足了。至於多克妮娜，她還像平時似的不用些心思，不肯隨意地加以注意。矮小枯瘦，她靜靜地，輕輕地慢步着，好像一隻母貓；她坐到桌上時，就沒有一個人肯注意到這人的存在，她是讓愛賴娜姨母來幫她預備那些美味的菜蔬，西班牙麵包和沿着長牆排着的那一長列滿盛着酒的酒瓶。

畢爾洛希的孩子們極力向來客討好，尤其是對着祖母和卡特妤娜。但是亞多納覺得他們的可愛處是矯飾的，而且他明瞭他們心裏——假使這些人很滿意的話——是希望快些看到他離去他舅母家裏。

畢爾洛希坐在把手杖挂在椅背上的那母羊身旁，敘述着他那無窮盡的旅行故事。

「有一次，我到埃及去。你們知道有個名叫埃及的地方吧；這地方離這裏不很遠，但是一切東西比起我們這兒完全是兩樣的。所以，那兒有許多野獸，獅，熊，和一個有利牙的大魚，牠名叫鱷魚……」

「這是一種兩棲動物，」坐在畢爾洛希對面的首座上那村學究解釋道。

「請你原諒我，我說是一種魚，」矮子肯定地說。「我親眼看見的。牠住在江裏而且是土色的。當牠浮到水面時，可以說是個樹幹。有一頭這種魚游到我們滿載掃帚的船旁。使牠不近前來，我們時時給牠丟下一個掃帚，牠就咬在牙上弄成了碎片……我還看見一頭，牠吃了一個老婦人，連着她的裙子和其餘一切的東西，祇給她剩下了一個珊瑚的頂圈……」

那些來客被這種假託的危言吸住了，不禁全笑起來。

當多京妮娜把空酒瓶沿着長牆再排好時，大家的忻歡更增加了。那位老學究平時像鷓鴣似的那麼沈默寡言，而且還有許多像牠的地方，現在也活潑起來。好幾次了，他從椅子

上立起一半身子，拿着酒杯，而且做手勢說他有幾句話要宣布。但是或是因為他不敢說話，或是怕那玫瑰色酒沫要在他說完話之前就消散了，於是他又坐下，呷乾了他的杯酒，而那個沈默的多克娜立時又給他斟滿了。最後，等到那些酒瓶完全拔去塞子之後，他最末一次立起來，聲腔顫動着：

『謹向年輕的小學教師致敬禮！』他指着亞多納莊嚴地說。『也像一個年老的將軍誠實地對他的國家，對他的王盡過一番的忠心，於是就辭別戰場，也像……也像……我辭別軍隊，而且把軍刀或是戒尺讓給那勇毅的後繼者，他要造就些新時代的人物……年輕的將軍萬歲！吾王萬歲！國家萬歲！』

於是他就呷一口酒，那時已經沒有泡沫了。當人家震耳地鼓着巴掌，亞多納也站起來，神氣滑稽地鞠三個躬；但是在他靈魂的深處，他是很感動的：因為他沒有希望有這一幕。隨後拿起酒杯，走近老人身邊，吻着他的兩頰喊道：

「我祝老將軍的健康！他萬歲！我萬歲！一切的坐客萬歲！」

畢爾洛靠在老婦人身上，低聲地同她說，勝利的神氣：

「嘿，你聽見哪？」

他也站起來，登到椅子上，轉身向着卡特妮娜，充滿了狡猾的聲腔：

「我」他喊道，「我說：兩個未婚夫妻萬歲！」

「兩個未婚夫妻萬歲！」各方面回答道。

卡特妮娜保守她皇后的雍容態度，她自足於用叉子威嚇畢爾洛希。隨着她望望祖母，看見了一件很特別的事：老婦人喜歡得淌眼淚！

午餐後，因為天氣很熱，多克妮娜就請卡特妮娜和她的祖母去午睡；但這不過是領他們到第一層樓去的託辭，在那兒她們可以看見錦繡的被褥和罩着薄紗的枕頭，那是多克妮娜看到形勢嚴重特地鋪陳的。只有卡特妮娜首肯了，斐奧妮娜就把她領到亡過的舅舅

的室內。至於那婦人，她很要回去，極力地挽留，纔能使她決定逗留到夜晚。孩子們圍繞着她，求她給他們講一故事。怎樣能拒絕像是懇求一種無上的恩惠的那些可憐的眼睛，各方面靠近的小腦袋和可愛的嘴，起初老婦人像是要用手杖去驅逐他們；但她終於溫和下來，開始講述卡發納朗德洛故事；漸漸地她興奮起來，講述那很長的故事時帶着一些最有表情的姿勢。她深入到她講故事那職務裏，忘卻其他的一切。那些女人們也注耳傾聽着。至於奧妮娜，她驚愕，面部緋紅，慢慢地走到甬道上，跑出院去，佛蘭塞斯科午飯剛過就跑去坐在那兒。

亞多納盡禮地送他的前任者出去，回來時，看見大家全靜聽着老巴爾柏妮娜，於是他就乘機跑到第一層樓上去。葡萄酒也像在杯裏發酵似的在他心裏起了酸性作用，年老教師的新禮物也使這少年感到一種迷醉。他不知他要幹甚麼，就推開從前喬凡尼舅舅住的那屋門。

卡特妮娜想休息一下，把上衣和長袍脫掉，只穿一件短背心和一條裙子，躺在靠近舅父死在上面的那張大床的沙發椅上；她的頭靠在綠錦的被上。看見了亞多納，她一下跳起來。

『你要甚麼？』她失措地問。

『唔……隔壁屋裏有個小孩睡着了。』

他又把門關上，蹣跚向前走。在陰影裏，那張寬大的寢床終得像一塊青草地，兩反映過來，卡特妮娜顯着比平時更嫩白，頭髮更有些金黃色。亞多納心裏騷動得厲害。立在碧綠床沿的肉色白潤的婦人並不是卡特妮娜，是個有田舍風的仙女，久被一般青年所垂涎的仙女。他走近她身旁。

『你聽見了？』他低低地說，狂熱的眼光。『小學教員隱退了，這是確定的事！』

『是的，但是快走吧！……萬一人家看見我們在一塊……』

伏替答話，他向她伸過一隻胳膊抱住她的身子；整個的人允斥着熱情。她想法要掙脫。

『但是你瘋了嗎！……去，我同你說去！……我哀求你亞多納！』

『有甚麼關係，萬一人家看見我們在一塊？我們不是兩個未婚夫妻，兩個夫妻嗎？我們不是永遠聯合在一起嗎？』

『不，放開我，放開我！』她顫聲地又說。

『一吻，只要一吻！』

他在她的肩胛上印了一個熱烈的吻。她也心醉了，向他張開兩隻胳膊。他們兩隻充滿着狂醉和煩悶的眼睛互相凝視着，摟抱在一塊，像是互相支持着；一陣的眩暈，他們全迷醉了，這迷醉把他們帶到快樂世界裏的神祕處。

第二星期，達微德趁晚車回來。他在卡札尼洛只能耽擱幾天。

亞多納坐着小車到卡札馬佐爾車站去迎接他。明月是紅色的，彎曲的，冰冷的，從堤後騰昇到灰色的天空裏；亞多納一邊鞭策着那匹矮小的馬，一邊自語道：『我怎樣纔可以認到他呢？他大改變了嗎？』

事情是這樣，當他看見一般旅客從車裏下來時，很難得認識他。達微德現在是個大人了；剪去了長頭髮，留起一部鬚鬚，修成方形的，黑得使人家以為是墨描的。他那鷹鼻子和那周圍發灰閃着金光的眼睛使他的面部顯得憂鬱。亞多納想起卡妮栖霞的閑話，不能禁止他毫不恐懼地去抱吻達微德的——那些言語。

他們坐在小車裏的時候，達微德用大衣圍着身子，一直到耳根上，而且說：

『慢慢地走……我們要經過堤岸嗎？那兒的空氣不太潮濕嗎？』

『太潮濕？我熱的可怕，我！』亞多納笑着辯道。

但他忽地不痛快起來，並且他不敢問達微德他未婚妻的消息：他腦海裏來了一個想

頭說，這個不幸者的未婚妻就是死！

到是達微德隨意地同他談起要舉行的婚禮。他誇耀未婚妻的富豪，而且打聽在卡札尼洛人家所有的批評。

「人家不談別的事！」亞多納答道，他相信要諂媚他的伙伴是個很壞的行爲。」

明月是又高又黃，在河岸的樹梢上飄蕩着，照澈藍色的湖面，堤岸的左邊，矗立着像是那些無形體的巨人建成的城牆似的那銀色的氣體上面，幾個蒼色的星兒閃爍着。

「是的，」亞多納幻想着，「他病了，這是顯然的。他快要死了，而且他也知道！」

亞多納想像着他所帶領的坐在籐鞦的小車裏的旅客，就是卡特妮娜所相信的那些回魂之中的一個。這不是另外更有一層理由嗎，達微德對他表示敬意，而且這本人每說一句話據他看來都含有一種深奧的意義？

但是那人總是談些很平常的事情。「卡札尼洛天氣熱嗎？夜晚已經涼爽了嗎？城裏有

「甚麼外國人嗎？公爵夫人來了嗎？」

「是的，她來了。那一天，我看見她到教堂裏去。」

「她的姪女呢？」

「我已看見了，她伴着她的祖母，她完全穿白的衣服，好像牛奶裏的一隻蒼蠅！」

「你都不對我談談你自己嗎？甚麼時候你纔結婚呀，亞多納？你的未婚妻美嗎？」

「可愛！」他高傲地肯定地說。

好像對着他哥哥似的，他熱烈地對達微德陳述他的幻想和希望，要讓他也來關心他的事，而且要求他幫忙和指教。他差不多聲音極低地說：

「或者她的聰明不及她的美貌，但她也不是傻子……可確信的，就是她總是隨從我的意見。她已經答應不在教堂裏舉行婚禮……」

「你向她提出這回事嗎？」達微德驚愕地插進一句。「她答應你的事她考慮過嗎？她

明瞭你要她做的事嗎？」

「我希望是這樣。無論如何，她是答應我的。」

「爲愛情起見，無疑的哪？」

亞多納覺得那人的話很有理由。然而他又問：

「你贊成我嗎？」

「我怎麼能答覆你呢？應當先認識認識這位少女。她有宗教思想嗎？」

「她甚至於有點迷信。」

「怪了！你說你萬分地愛她……但是你至少總很明瞭結婚後你應當怎樣吧？」

「那一定的！我愛她地愛我。無論是貧窮或不幸我們總是在一塊過活着。我們是被一種比愛情還要有力的情感聯合在一塊的。就使我恨她，我也不會丟棄了她。」

「這樣，並非一種自由結合的原則。」

消逝的憧憬

「但是這是一種公平的原則！我看卡特妮娜好像一個姊妹似的。在我不幸的時期裏，她是我的友伴；當着甚麼人都不愛我的時候她愛我。在戀愛之前我們已經是兄弟姊妹了。我不禁要說道她是我的心。」

「你，留神不要做她的犧牲！一個人常要做他的心的犧牲！達微德教導地宣告說：『既然不認識那位少女，當然是不能告訴你，你是否已經向她要求過這種的犧牲。當着一個女人沒有完全被你抓住的時候，最好還是尊重她的意見。人家絕不肯去摘已經有菓子的樹上的菓子。』」

「正相反！亞多納抗議着，人家摘去那些菓子，使得菓子向着太陽更易成熟……」但他立時就懊悔這種的答話：他所希望的是同達微德商議，徵求他的一種意見的。

「那末你相信，他又說，『我錯了嗎……或是還有時間來修正……』」

「不，不！總不應當回想到已經做了的那些事。她要失掉她對你應有的信仰。藥品要變

成很壞了，假使那病痛……」

他們到了門前，女火柴商的黑臉盤湧現在潔白的路上。

此後，亞多納又見到達微德好幾次。他們在堤岸上做很長久的散步，一同去垂釣。但是這年青的教師對他的哥哥沒有多大的信任心了。這位哥哥，他祇願着一個好位置，一點不想到死，他很想適應他的新環境。

「誰知道呢，亞多納自語道，『在這婚姻裏，假使未婚妻的財產並不算怎麼一回事哩？』」

【四】

自從他回來後，亞多納就計劃在本城質朴的民衆面前排演戲劇。卡札尼洛地方在八月裏或九月初表演戲劇總是很有成績的。一般民衆總是快樂的，而且一種狂熱的風在本地吹動着。大家終於乾了酒樽和酒瓶，爲的給新酒留下地位；葡萄牙和掃帚商還沒有舉行他們每年必有的遊歷；米糧商，馬販子一大幫地從拉克洛亞西來到了。這些人愛看戲也像女子們愛跳舞似的。

亞多納自信對於戲劇有一種專門的特長。其餘的同好者也殷勤地來幫忙。最困難的事就是要尋一塊地方。

「我們希望公爵夫人借給我們達爾佐底宮的那座舊馬棚，」亞多納向卡特妮娜說。

但是卡特妮娜有點妬忌，不贊成演劇這會事。

「排演的那幾晚啊，你不能來看我了……而且那些女子們要看你的。」

「不要緊呵！」他答道。「況且你也可以加入排演。」

「祖母不答應我的。」

「呵！這個祖母！她讓我要發瘋了……但是我要把你藏起來。」

「不，我的好朋友！」卡特妮娜安詳地反對道。

「去年，你是來了。」

「去年，我是個傻子。」

「你讓我喜歡得很哩。」

「不要說謊話吧，我的好朋友！」

卡特妮娜雖然反對，終於在八月中旬開始排演。奏樂是由一個耍傀儡戲的老者擔任，

休息的時間，他就去奏風琴。康弟多，修飾房間的，他做小丑。那個師範學校的女學生塞勒斯特擔任那人家所預料不到的最刁猾最爽快的女主角。因為愛好藝術，亞多納有時也答應充做副主角，塞勒斯特為獎勵他，在臺上抱吻他，有時在更衣室裏也這樣。他是聽她做去，不過前月裏他比受這種寵遇還要幸福些。此後他把卡特妮娜看做他真正的妻子，而且決定對她很忠實。

起初，排演很少成績。那戲劇團的指導員是一種四等劇院裏的落魄者，他要用全付的力量來排演金十字架和二蛇，這兩幕劇是他業已慘敗的職業裏大戰馬。大家全不歡迎。但是，這一天，戲劇團討論另選一種劇本，亞多納就提議排演剝奪公權，康弟多站起來，並且脫去小帽：

「請你允許我向你提出我的意見。有一幕很熱鬧的喜劇，我想不到來牠的名字了，但是我年幼時看見在美札洛演過的。這幕喜劇裏，有一個人走進戲臺時，拿着劍，而且高聲喊

道：

「用了這手中的劍，

我敢輸一個包羅（意大利的銀幣）

如果不殺死歌魯……」

「若是你想不起來牠的名字，我們就要繼續討論！」亞多納說。

「等等……有一個使大家不痛快的卑鄙的人……那是笑得要死的！」

這時那小丑也加入談論，輕蔑地從嘴唇頭發音：

「這幕戲，就是巴士的暴君！」

亞多納到維亞達拿去買那本小書；爲酬勞起見，人家終於給他一個職務，拿着劍進到臺裏的那個角色。於是他就拿着一把長劍，現身在大衆的面前，那把劍是那樣長，使得他顯出拿着迎神的十字架那種神氣。自此以後，成功是確定了。

九月初的一個晚間，亞多納跑去找卡特妮娜，想帶她同她的幾位朋友一道到戲院去。真不易得到她們的首肯；但是最後母羊讓步了，很尊嚴地先囑咐好別的幾個女子，讓她們一分鐘都不要離開這兩個愛侶。

大家一走進小街裏，那幾個女朋友就顧不得那些答應人家的話了，她們讓那些在前面走的和這兩個愛侶全到後面去。這天晚上，亞多納是匆忙的，差不多是煩悶的。

「讓她們去吧！」他對卡特妮娜說，那時她笑着喊她的同伴回來。「我要對你說……」她戰慄着。

「我和舅母談了一下，」他說。「老教師和我，我們已經講好了：我修完我的學業，他纔辭去他的位置。這樣子，我管保二年後假使得不到好位置，一定可以拿到卡札尼洛的那位置。」

「多克妮娜怎樣答覆你的呢？」

「她答道我瘋了，而且說她沒有法子再寄給我一個小錢……或者我立時去就那個位置是比較好些。我已經倦於受別人箝制的生活。」

「但你不曾受人箝制地生活着！我已經同你說過，假使必要的話，我們把房子賣去……」
「你不要說兒戲的話吧！……我要工作，我的生活花費很少。而畢爾洛希又要照常地說我是個偷懶的人了！」

他們走到堤岸時，亞多納抓住她的胳膊，把她緊擁在身上。他希望她甚麼也不要說，希望她讓他靜靜地來嚐嚐他們第一次黑夜散步的溫馨；他希望忘卻一生中平凡的各點，他所處環境中的精神的苦痛，和已往的印象；牠們是使他苦疼地從心裏湧出……

他們晚到了。人家已經聽到那位彈風琴的哀調了，他做出跳舞的神氣環行全城一周，爲的去號召那些歡劇者到戲院裏來；而且歌羅——要殺死他的那個人——在草地上也等的不耐煩了，歌羅是康第多扮的，穿着紅黑色的衣服好像一個魔鬼似的，而且戴着一頂

紙帽子，因為希望不要辱沒了那華貴的紙帽子，所以在臺上要做得那樣高傲。

「快點，快點！」他看見了亞多納就喊叫起來。

「甚麼事呀？戲院裏着火了嗎？」卡特妮娜問。

「比這個還要利害！大家全瘋狂了！快去穿衣服吧，亞多納！我來替這些小姐們找坐位。」

戲院有兩個進口，一個大的向着街，還有一個小的向着草地。小的是為那些演員設備的，至於那個大的，由票員看守着——他坐在一張桌子後面——是給大家預備的。那大廳的——公爵夫人懇切地借給戲劇團的一個舊馬棚——坍塌的牆上有許多光怪陸離的點綴品：葡萄籐，布條，金黃色的紙條，五六盞的煤油燈照着一羣混雜的面目和事物；一些大黑影在天花板上亂動着，廳的盡頭，粗布的簾帘在清凡吹動之下像是一個三角形的帆篷。歌維把那些小姐們全安置好在她們的坐位上，亞多納急促地跑進專為演員預備的那間

小室裏去，塞勒斯特小姐剛在一塊隨便挂起來權充作屏風的被單後面穿好衣服。

「亞多納先生？」她喊他道，「你快來！我有件新聞告訴你。」

她登在一張椅子上面，從被單上頭露出她的前額和兩隻伶俐的眼珠。

「是的，是的，一件大新聞……你到這邊來！我只願意告訴你……這晚上……」

「好，那末說吧！」

「不，到這裏來！立刻就來！」

亞多納衣服剛穿好一半，就跑到被單後面去。女主角輕捷地從椅上跳下來，對着他的耳朵說：

「今晚，公爵夫人和瑪達妮娜達爾佐底也要來看戲！」

說着話，她用力地吻他一下。亞多納臉紅了，充滿着驚訝與愉快；他也還她一吻。隨後他拉她離去那遮着布幕的更衣室，向着一堆演員鞠躬：

「大名鼎鼎的戲劇團的演員們，」他宣告說，「我告訴你們，今晚晌我們一定有許多高貴的觀衆。我們戲院的命運已經確定了！」

高貴的觀衆們總是等候着，大家也開始不耐煩起來，這時，大門口上湧現出來兩個側面像：一個是肥胖的太太，她穿着黑衣服，臉盤是緋紅的，豐滿的，灰色的頭髮，還戴着金邊的眼鏡，那一個是個少女，她是柔弱，潔白，輕盈，頸頸上戴着一個珍珠的項圈，漆黑的頭髮平分在前額上，垂到兩鬢的是微微鬆鬆着，形成了一個可愛而莊嚴的面孔，但有點灰白。忽地一切的一切，棕黃的，金黃的腦袋全轉過向大門口來了，立時全靜默着。亞多納，一隻眼睛貼在簾子上，看見那位票員引着兩個婦人到給她們留下來的第一排的坐位去。人家可以聽見椅子挪動的聲音，站起來的那些人混雜的語聲，風琴正奏着皇室歌，像是迎接一個皇后。戴眼鏡的那女人步伐莊嚴地向前走，挺着胸脯，像是開闢一條路穿過稠密的人羣。那

少女，正同她相反，用脚尖疾走着，人家相信她要像一隻蝴蝶似的飛翔起來。

「公爵夫人沒有來」亞多納失望地說。

「喂，喂，你安心了！」塞勒斯特辯駁道。「那少女在那兒，是來看你的！」

這是因為這次可以紀念的演戲，——在本地很有名聲——歌羅有點寒心，豪語道：

「我向前走，頭上戴着軍帽，手裏托着墳墓……」

聽到這些離奇的話之後，有浩歎的，嬉笑的，手舞足蹈的，狂熱地鼓掌的。亞多納很關心地望望瑪達妮娜達爾佐底。她笑着，但是輕微的；她是很美的，顯秀幾個酒渦，兩片半開的嘴唇，從那兒隱約可以看見動人的牙齒。她也望着他。他們的眼光互相交叉着。還是像平時似的，少女的眼珠被那些睫毛籠罩着，現在張得極大，死釘着他。他感到一陣眩暈。在從前的生活裏，溫柔而肉感的夢境裏，他不是已經遇見過好幾次這些眼睛嗎？

演劇後，他把卡特妮娜和她的朋友仍送回卡札納去。卡特妮娜顯着很忌妒那女主角。

「她儘量地抱吻你，這個沒有廉恥的！」

「有甚麼不對呢？在戲臺上，甚麼事都許演員做的。不這樣，還能演戲嗎？」

「但她不抱吻別人，就是她的丈夫，她也不抱吻！」

「自然的，她不能去麻煩他，她所愛的就是我。」

「呀！她所愛的就是你嗎？……好，她留神點吧！我要一脚踢碎了她的腦袋！」

「你的性情這樣粗暴，今天晚上！」

「因為你是屬於我的！」她肯定地說，狂熱地緊抱着他。「你是我的，你不是別人的！」

「一點不要怕，一點不要怕！」他滑稽地，厭倦地答道。「沒有人想奪我的。」

「真的，她們全看你！……她們看你，因為你很美！瑪達妮娜達爾佐底她也看你！……但是那個人太醜了……」

「不，她笑的時候是很美的，她的眼睛像安德洛瑪加的眼睛……」

半點鐘之後，當他一個人從卡札納回卡札尼洛時，大而可愛的眼睛的印象——那些眼睛凝視他不只一次——跟隨他到堤旁，到那兒，他是在湖水和天空的光輝之間，月光之下行走着。他懷念着她，他從來沒有這樣的想過旁的女人。他不敢叫她的名字，據他看來，她是一切不可捉摸的事物的象徵。他失掉了從前所有的本性；他自信變成另一個人了。在幻想裏，他是脫去平日所穿的衣服，披上一件特殊的衣衫，比起在戲臺上穿的那件舊衣是鮮明得多，瀟灑得多；他變成了那些幻想的人物中的一個，他們儘他們的一生，在幾夜裏，也會有過職務——在那滿溢着月光的不可思議的戲臺上，一個人，他是不知到那兒去的奔走，脚不着地地步行着，無聲地豪語着。這幕高尙的獨脚戲只有那些星兒能了解的！

他在達爾佐底宮的柵欄旁站住了。白楊的影舒展在滿瀉着月光雪白的草地上；發灰黃色的故宮，同着牠的屋簷，涼臺，假山如畫地反映在樹林的深暗處；風呂草的香味瀰漫在滿園裏。一切還同那小學生——亞多納——攀着窗櫺，爲的驚奇地去望望花園裏草地的

那遙遠的時代是一樣的。據他看來，在那花園裏又找到他的祕密，而且是比從前還要離奇還要可歌的一種祕密。

【五】

第二日醒來時，他自然地想法去追拾那夢境，好像一個孩子，有了新穎的玩物，一睜開眼就要尋找似的；但是這玩物，有一個人在夜裏已經把牠拿去了。

瑪達妮娜的眼睛不再出現在那倉房的陰影裏；這地方同她的身份是不相合的。最初亞多納是怕再看見那地方；但是不久他又恢復了那高傲的心事。達微德不是同一個比達爾佐底小姐還要美麗，還要富豪的女子訂婚嗎？世界上沒有一點不可能的事！

一分鐘之後，他想起卡特妮娜從來沒有向別人求過愛，於是他就自己責備自己，而且覺得有那種夢想是很可恥的。他沒有權力再去做那些輕佻的事，既然他是屬於卡特妮娜的！

但是屬於卡特妮娜的這種思想和他自愛的心又衝突起來，漸漸地感到不痛快，於是他就跑到一面小鏡子前面去對鏡。他是個美少年嗎？……不，他並沒有甚麼美……但是當他微笑的時候……他對着鏡裏的影子微笑着，看見了那些很細的牙齒，他想起了喬凡尼舅舅的笑話，他把那些牙齒比喻作遺忘在嘴裏的米粒……他不微笑了，還是望着自己，而且自語道：『好真的，你不美！』

不久，當他在戲院的門前散步時，看見了公爵夫人和瑪達妮娜從草地上走過去。第一次他覺得她是枯瘦的，沒有儀態的，步履也是呆板的，好像她的祖母。看着她那稍為短一點的外衣，束在腦殼上的頭髮，細長的兩臂，平坦的胸脯，覺得她正是青春期的少女。此後，亞多納自命為女性美的很精明的觀察者。他有個那樣美的情人！……一個情人！……是的，他覺得很可自傲的，有一個情人；而且他很誠懇地答應過卡特妮娜，等她做了他忠實的妻的時候，他一定送給他這種祕密的幸福。

瑪達妮娜和公爵夫人加緊步伐走進教室裏去。他很替瑪達妮娜擔心。達微德同他說過，她同她的族人是一樣有點古怪，她到教堂去，不過爲取悅於她的祖母，她的祖母不信任她，而她這方面，也不很愛她的祖母。但是這些話全對嗎？

『總之，有甚麼關係呢？』少年結論道。

這天晚上，沒有演劇，而且到卡特妮娜那兒去時期又太早，於是亞多納走進戲院去，整理些東西，隨着又回到門口。他望見一個胖少年騎着自行車從草地上跑過去，到柵欄旁邊纔下車。這位大概是常來看望公爵夫人的一個人，這晚上，他大約被邀吃飯，而瑪達妮娜要同他談話……

余斯凡開開柵門，無疑地他要對來客說那些女人們到教堂去了：因爲那胖少年把自行車寄放在獵戶家裏，而他自己跑向教堂去。亞多納的眼光追隨着他。這個少年，他那赤赭的面孔，彎形的鬚，被稍厚一點的那眼皮所遮蔽的眼睛，顯着一種有錢人的氣概，咄咄逼人的

的氣慨。亞多納的壞脾氣又發作了，感到他還沒有完全發覺的不痛快。那末他妬忌這陌生的人嗎？

隨着他到卡特妮娜那兒去，在那兒，他笑，談話，比平時要厲害些；她開心地非常滿足地學着巴士的暴君裏角色的聲調和體態，他向老婦人說道：

「祖母，你應當允許她去演喜劇。你看她學的多麼像！」

但是母羊搖搖頭，而且說些不可理喻的言語。

「至少你要允許她到戲臺裏來，」他要求道。「明天，比前幾天還要好看：有軍樂，或者達爾佐底小姐也能到那兒去……」

但是立時，他怕洩漏了希望再見到這位小姐的那種秘密，於是就改調：

「還有，」他又說，「西昆納刺和卡札納德羅多的太太們……」

「我要穿上那件天青色的袍子，」卡特妮娜說。

『不，我的心兒，』老婦人反對道。『你要留在家裏，不是天天有喜慶的』

卡特妮娜用力地辯駁着，而母羊給她一個耳光。亞多納爲恢復和氣遇見，於是就嬉笑地說，『等祖母睡着時，他要來把卡特妮娜藏起來。』

『你要知道，我的心兒，我睡的時候，眼睛是張着的，我！』祖母自詡道。『假使你做壞事，我是知道的，你做好事時，我一樣地能知道。我的靈魂好像鬼神似的在你身旁徘徊着。』

『我的天主！你真讓我怕呀！』他狂笑着喊。『就是因爲這樣吧，那一天，我覺得有一陣風打我身邊吹過去。』

『不要笑！』她舉起手杖繼續着說。『當我們做壞事時，真是有個鬼魂在我們四周徘徊着。這個鬼魂，我的心兒，那就是我們的良心，那是我們美麗的，渺小的良心！』

他脫去帽子，像是向那看不見的魂靈致敬似的。

幾天過去了。亞多納——絕對主張眼睛生來是爲看東西的，當在教堂的草地上遇到

瑪達妮娜，或從她祖母的舊馬車裏望見她時，他還是照常不猶疑地舉眼望望她。至於她，未曾一望他。這位小姐像是什麼人，也不望望，什麼人也沒有看見；還是那位小學教員馬丹瑪利亞向公爵夫人和那學生望望，略致敬禮。

一天晚晌，這位傲慢的少女又現身在戲院裏。她同兩位先生一個年青的女子——宮裏的旅客——一同來的。那四個人全穿着白衣服；這幾位奇香而洒脫的人物走進門之後，戲院就另呈一番景象，變成更歡樂，更輝煌了。那些演員也更加有精神起來。只有亞多納演的不好，那是一種深藏的憂憤的結果。這晚晌，他母親也帶着伊發和累諾一同去看戲，他們灰色的，粗野的眼睛總是一刻不離去他們的哥哥。亞多納對他家庭一定是無愧的；但是可憐的母親和不幸的小弟弟們在他面前總使他想到他地位的欠佳和生活的煩悶。

他自語道：『是時候了，這個可以結束！爲什麼自屈於這種滑稽的角色呢？我是給這些高貴的觀衆開心的嗎？我很看不起他們！』他不肯向台下望一望。塞勒斯特登台時，美麗的

頭髮垂在兩肩，面部是藝術地化裝了，他決走向她表示充分的熱情，但他立時覺得「巴士暴君」的女兒頗能引動「高貴觀眾」的注意，而她反是毫不倨傲地極和悅地望望他們。於是，亞多納被這好表率所吸引也，去望望達爾佐底小姐。

她的眼皮低垂着，很愉快的樣子。但是她那寬大柔媚的眼睛像是被一縷遙遠的光線所吸引了似的，立時張開來，去迎接那尋找她的眼光。亞多納覺得要發昏，他的視線變成如何之銳利。他閉上眼睛，再睜開來，向旁的地方望去，但是到處總是有見那追隨他的瑪達妮娜的眼睛。而且，因為這些含磁性的眼珠的關係，終於要再望望她，她也從新答謝他那可愛的流盼。

他第二天又見到她了。她差不多每天要去看望神父的姊姊。但是，就是她單獨地留在草地上，他也不敢把視線停注在她身上。一種的煩悶圍繞着他，那煩悶是懊悔，恐怖，希望所釀成的。

他自信是愛戀着瑪達妮娜，但他一點不感到忻歡，他覺得對她有一種極大的憐惜的心腸。他自語道：『她不知道我同旁人已經有了婚約嗎？她不知道我不能戀愛她，甚至於平常的遊散都不能陪她嗎？那末她應當替她同階級的人物保留着她的嬌豔！我不是她那一階級的人；她那樣衝動，但是不能使我也同樣的衝動呀！』

在某幾分鐘裏，他自信瑪達妮娜那樣看她，大概是因為她有一種特殊的性情：她富而他貧，她是貴族而他是一個平民，『一般的婦女都是浪漫的，尤其在瑪達妮娜這種年齡。她們喜愛離奇的環境，富有情感的事。』他的見解時時變化，有時他覺得她是個活潑的少女；有時又懷疑她有點胡鬧，像一般達爾佐底的族人似的。是的，她望望他，不過一時的衝動，給自己開心罷了。這個念頭給亞多納一些苦痛；但他很喜歡這種苦痛，而且他很愛這種苦痛，藉以作為對待不忠實的懲罰。

過了好幾夜，有時，每天夜晚，他同他未婚妻會面後回來的時候，總要過到從那裏面可

以窺見星兒的那白亮的輕霧。白的氣體瀰漫在江水與原野上，於是他就幻想着他並非在堤旁走着，却是走在通過一口環形的大池的橋上面，橋之兩頭立着兩個幻影，牠們用一種特殊的能力來吸引他，於是他在兩頭奔走着，一面勤織着他那無聊的青春裏天色的線網。

一天很好的天氣，瑪達妮娜和她的祖母一同走了。不久他曉得她同卡札馬佐爾的富翁定下了婚約，——這位黃髮少年也微微地生出一種本能的妬忌心。——他不覺得喜歡，也不覺得痛苦。一定的，瑪達妮娜的婚約是不基於愛情的，他很替她可惜；但是他那憐惜的心裏也混雜着一點空泛的怨恨。未婚夫不是個貴族，也不是個漂亮的青年。

『但是又要怎樣呢？』亞多納自語道。『光陰對於富貴的小姐們也同樣是酷刻的。沒有多少做老處女的嗎？出身豪貴的青年們總喜歡保留着他們的自由，到巴黎去，到蒙特加羅去，或是到美洲去，預備在千萬人之中獵取一個。而那些少女們常常自足於一個無頭街

的地主，人家常看見她嫁給那些暴富的工人，教員，平庸的官員……至於那些丈夫，總沒有做到他們所預測的那樣完滿，他們成爲奴隸，勉強屈服在他們妻的呵斥之下了。一定的，那位先生同瑪達妮娜結婚後也被壓服了，他實現了那個最好的計劃。他是自由地能看重這件奢侈品，但他必有失意的一天……她不愛他，同她比起來，他是太肥胖太小方了。一個年青的婦人不能夠熱愛地抱着一個胖子……可憐的瑪達妮娜！毫無可疑的，她的婚姻是由她祖母作主的，這位老朽的公爵夫人像竹筴那樣高，八十歲了，走路和穿衣還是高興模倣着少女……呀！是的，可憐的瑪達妮娜！

但是，片刻後，他自己覺得笨極了。「我比十歲的孩子要聰明些，因爲她望我兩三次，你看我就發瘋了！我在花園的四圍徘徊着，好像相信世界上充滿了想像的事物那時候的……我們主張要改造世界，因爲女人的一顧，我們就忘記了我們的責任和原則，我們只知道在裙子邊上生活着！先改造我們個人吧，除去我們從那兒採來根蒂的那地盤，剝去我們鈍

笨的皮膚！』

隨着，他覺得自責的很對，也微笑起來。他想起從來他沒有自命爲一個改革家，更沒有自命爲人類弱點的殘酷的評判者。他總是自足於去幻想一個新的世界，那地方的法律是建築在公平與愛情上面的。現在使他變成很粗野的原因，就是因爲一個富豪的女子送他許多溫和的流盼！

他出行的前一日，就跑到卡札納去，他見到那老母羊一個人在那小屋裏。

「卡特妮娜在那兒？她爲什麼出去？她爲什麼不等我？」

「爲什麼那本書還沒有著好哩？」老婦人以她慣用的粗暴的聲腔答他。「我們還是上去到寢室裏去吧；我給你一件美的東西看看。」

他同她到了一間寬大的屋子裏，在那兒狹小的風窗上，人家可以望見很像樹林裏灰

色的木瘤那些燕子巢。老婦人打開衣櫥，到抽屜裏搜索東西。一陣輕微的咳聲混雜着吁喘從她的嗓子裏湧出來，隨着是一些沒有尾的言語。幾天來，她一想起十年前所犯的那氣管發炎就有點不快，現在她自信又有了這種症候。

「我同那仇人奮鬥來着；但他還是隱藏在那裏面。你聽見了嗎，我的心兒？（她輕輕地用杖頭敲着胸部。）現在，我的大限到了：總有一天的早晨，母羊要同着她的帽子，手杖，烟斗，一齊摔倒地上，像個傀儡似的……那種時候要降臨到一般人的身上，我的心兒，一樣要降臨到司祭的神父身上，要降臨到那些還待長成的寶貴身上！完了，一切的歷史……最後我們剩下了什麼？一些好工作！」

「把你黑暗的思想放在一邊吧，」亞多納駁她道。「你比我們還要活得長久哩。可是你要給我看到的那件美麗的東西在那兒呀？」

「在這兒，在這兒！」老婦人答道，一面還是繼續把抽屜打開，隨着又關上，那裏面透出

一陣很濃厚的煙味，『你要陪卡特妮娜去散步嗎？好！我問你（你要老陪伴着她嗎？）人，唉！常是比一塊木頭還要硬，木棒總不能離開需要他的那個人；但是人……他改變思想像是掉換衣服似的！』

她一面說着，一面就望着那未婚夫狹而長的衣服。

『今天你有什麼事呀，祖母！』他說，一面走近窗前，去遙盼卡特妮娜的回旋。你看，一點點的歡忻！我明天一走後，要很久才能回來。那時我們可以待到一個地位，於是我們可以結婚了，我們也就沒有這些話可說了！』

『但是你們也可以那時就結婚呀，我的心兒！』老婦人答道，『她還是在衣櫥裏搜索東西。地位也要及時而來了。』

最後，她點點頭，叫少年到她的身邊，而且給他一個小匣子，那裏面裝着很多的金錢。

『這全是卡特妮娜的，你要知道。她的私房，真是一個螞蟻，這個女孩子！她工作，工作，終

於積下了一些私錢……喂，我的心兒，你的舅母既然不願意幫你的忙，你拿着這個匣子吧。

……拿着牠！你的兩隻手有點麻木嗎？……假使你推却的話，卡特妮娜要不喜歡哩。」

他怔着了，一種暈眩衝襲着他，他不知該笑或是該哭。老婦人咳嗽着，視線注在金錢上。

亞多納很了解這女人信任別人，大度，率直的癖性，所以他不知怎樣答她才好。

我們將來再說吧，祖母！我們將來再說吧！

『她放下那個匣子，抓住亞多納的手臂，兩隻綠色有紅暈的眼睛釘住他。』

『不要推辭！』他用力地說。『假使你推辭的話，要讓卡特妮娜大不痛快了……你常

常自信是了解她的；但是不，你沒有了解她。她的肉體是粗壯的，但她的心兒是極端多情的

……你記住老婦人同你說的話吧。老人們，雖然變得有點孩子氣，比起一般的青年——就

使是這些小學教員——所知道有時要深遠些！』

雖然得到這種深刻之愛的鐵證，亞多納一直到他出行的那一天還是愁悶的。入秋來，

他變成善愁多感，那時他不過二十歲。堤岸上佈着濃厚的霧；那些樹木和荊棘矗立在濃霧中，凋黃的葉子像是遙遠的火燄；下墜的樹葉黑得像假金子一般，那些幻想也像樹葉似的飄蕩着。「總括看來，亞多納自忖着，他站在戲院的那小門的左近，等余斯凡來，預備還他馬棚的鑰匙，一個人不能同樹木相比擬嗎？常是偶然地生在一塊不毛的地上，披上許多葉子，比例着人家給牠的肥料而開花結果。假使沒有加以培養，那就要荒了；牠的花或者是好看的，但牠的果總是苦澄的。」自然是無處來說明他是把自己比做那些荒蕪的樹木。

他所等候的那個人來了，碩長而且強健。雖然在深秋裏，這棵大樹還保有牠的綠葉。

「各處看看吧，」亞多納向他說。「你要證明我們並沒有損壞什麼東西！」

余斯凡到處看了一眼。隨着亞多納就還他那把鑰匙，狡猾地望他一望：

「你從前不願意給我們這把鑰匙，老慳吝！你總覺得我們不會保持清潔！你看見了，幸而我們的名字還能登在報紙上！」

『名字登在報紙上，這並不難呀！』余斯凡答道，一種滑稽的口吻。
於是他就做一種手勢，把報紙鋪在地下，兩隻腳踏在上面。

【六】

十二個月的時光還是伴着牠們五光十色的幻想，煩悶，希望一齊駛過了，而亞多納，在教育大學受業一年後，又回家鄉來。

當他走到位於卡札尼洛和卡札馬佐爾之間那條波河的堤岸時，他就自語道：『這次暑假，我要開開心。我要教點書；可是還有餘閒的時光釣魚去，演戲劇。這樣子，把有益和開心全混合在一塊了。』

他一到了家，雖然天已垂暮，但他還是要去望望臥病的舅母卡妮。他領他到多克妮娜屋裏去；當他見到那瘦小的婦人時，他同時生出憐惜的心腸和矛盾的情緒。沒有善加調攝的骨節病把牠磨滅壞了，好像潮濕蝕壞了石頭似的。她變成更瘦弱，更黑，更乾癟了。躺在

那張寬大的寢床上就像是躺在沙漠裏，她確是酷肖那從有史以前的木匣裏拉出來的木乃伊。

「舅母，舅母！」他俯身向她說。

她瞧他，眼眶裏充滿了淒楚，從來她沒有這樣子瞧過他，他曉得她有話要同他說。但是卡妮娜瑪在那兒，倚在寢床的那邊。多克妮娜的聲音乾澀，格格地說：

「我的病跑到心口上……近極了……那些門開開了……」

「什麼門呢？永遠之門嗎？」但是亞多納無心想到那永遠。

「那末你們請醫生呀！」他指教道，責備的口吻。這是一種現在人人都能治的病症。被那些佈滿了屋子的糞醬與樟腦的難聞的氣味趕出來，他躲到倉房裏去，也像一般康健的人們似的，他認為愈得重聞的病人愈有治好的機會。

第二天早晨，他又到母羊家裏去，她已經好了，她戰勝了敵人，不咳嗽了，不想死了。他看

見她正在同他老友瑪爾哥的母亲談話。

「我窮，這是真的！」老婦人高聲地說，一面用木鞋敲着地，像是一匹牝馬。「但是我的良心是同剛從轆水裏撈出來的麻布一樣的清白！我，我沒有顏料來染我的靈魂！」

卡特妮娜湧現在門限上。

「呵！你看，你這樣高大這樣強壯！」亞多納喊道。「以後我不來同你接吻了！」

「那末我要同你接吻！她活潑地答道。」

於是笑語，情話又開始了。

「你的邊微德終於結了婚。春間，他同他的妻到這裏住了八天……你從前說他的妻美？但是不，她是醜的，黑面，臉盤太長而且眼睛也不好。他的母親就問大家說，誰有她的媳婦或公爵夫人的那樣華美的首飾……至於席比奧勒，那個猶太人，他也結了婚。你知道同誰結婚嗎？同勤旨娜，賣給我們乾栗子的柏呂斯的女兒。要娶那個女人，他無須乎改爲教徒；就

使他從前是土耳其人，她也嫁給他的。」

「這是他極熱烈地愛你的證據！」

「嘿！嘿！假使那時我願意……！」

她覺得是幸福的，一種清閑的幸福；但是，她的多慮的眼光時要釘住亞多納。她也這樣，像是有的一些要緊的事要同他談。他狂熱地望着她；但是有時，他那愉快的眼睛半閉着而且又變成年幼時節的亞多納的伶俐的眼睛。

「猜猜看我送你的禮物！」

「可是我已經寫信告訴我所要的東西：還是一把扇子。你從前給我的那把壞了。」

他假裝忘記了她的要求；後來，他遞給她一個小匣子，她立時解開那繫繩。

「看看來，祖母，看看來！」

老婦人氣憤憤地走近來：因為她相信他浪費了銀錢買了一些裝飾品。

『這是什麼？』少女望着亞多納喊起來，一種驚訝和責備的神氣。
老婦人彎下腰去，看出來了匣子裏是十個瑪郎戈（意大利的錢幣），那是當他進大學時，卡特妮娜送給他的。他沒有動這筆錢；他只用他舅母私下寄給他的一點錢生活着，交學費的錢，是一個教員薦他到城裏去教書的薪金。

『那末，祖母？』卡特妮娜問，一面指着那些金錢，一面望着老婦人。

『收下來吧，我的心兒！等他回去那兒時，你再給他。』

『但他還要送還我！』她嘲笑地答。『我還是喜歡扇子。』

隨着是兩隻充滿神祕的眼睛釘住亞多納。

『錢，我們一定有很多，當你要……』

『是的，用尾巴抓來的！他用土語答她。』

卡特妮娜嚴守着一種秘密；倘若說出來，她還要等待一個恰當的時期。這天晚晌，他們在小屋的靜穆裏交換過幾吻之後，她對亞多納說，很謹慎地，像是怕使他過於感動了；

「我有一樁事要報告你……一樁好的，一樁很好的事……你要知道……你闖起來了。」

「怎樣？這是第二次了，你對我說這件事。關於那類的呢！」

被驚奇心和狐疑心所衝動，在黑暗裏他的臉紅起來；複雜的回想，空幻的悔恨穿過他的腦海。卡特妮娜又說：

「好好地聽着我：那一天，亞各斯底洛的妻狄爾爾祕密地把我叫去。於是我就到她的家裏；我看見她兩腳裸露着，頭髮亂蓬蓬的，像是個潑婦。屋裏亂七八糟，小孩子亂啼亂叫。她開始談到多克妮娜，畢爾洛斯，卡妮瑪；後來她對我說：「這是我同你說話的時候了；既然亞各斯底洛這個笨東西，他也不知注意那些米穀……我本想等亞多納回來再說；但是他怕他不聽我的。他也是個太好的人：一個真正的老實人……最後想起來對你說，卡特妮娜」

你是個有才幹的女子，你有法子來保全那些利益。」於是他對我說多克妮娜已經寫好了遺囑……真的嗎，多克妮娜會寫字？」

「是的。」

「她做好了她的遺囑，不過是在管理文契者面前寫的，她只在那上面署名。她把財產所生的利息全都留給她的兄弟；她兄弟死了之後，遺產就由瑪爾哥、斐奧萊洛和斐奧妮娜均分。亞各斯底洛和你，你們一點沒有。這天起，畢爾洛希就把多克妮娜當做囚人一般地監視起來；他們恐怕她要告訴你……但是這還不算什麼。你再聽下文。我對狄爾說：「我的親愛的，我們不需要多克妮娜的遺產！至於亞多納，他一定不去麻煩他的舅母。」於是狄爾讓我發一個誓說不要把她還要告訴我的那些祕密洩漏給任何人聽見。——除掉你，隨着他對我說你的舅舅喬凡尼給你留下一個遺囑，那上面說他委託你做他財產的繼承人，同時要你照付多克妮娜終身的費用，並且要你把他在身傍，但是畢爾洛希知道他妨

姊存着喬凡尼另外的一張遺囑，就同她譁妥把牠撕毀了。狄爾栖說，亞各斯底洛保存着這陰謀一切的證據，而且他正預備要送給你，她還說許多人全知道這回事，連你的母親……」

亞多納被恐怖所震動，含默着。

「你要怎樣做法，現在？」

「狄爾栖是個壞女人，」最後他答道。假使是真的話，多克妮娜的遺囑裏沒有亞各斯底洛的名字，那末爲報復起見，她很能夠捏造這段故事哩。」

於是卡特妮娜，等他說下去，也有點不安起來。

「你總是什麼都不相信的！可是，萬一這事是真的呢……你應當同多克妮娜說：「你不曉得你快要死了嗎……？」」

他打斷了她的話：

「我看到底應當怎樣做。」

「呀！是的，狄爾頓很有理由！你是太好了你！」她憤慨地回駁道：「還有一句話你，不要疑心我是垂涎多克妮娜的財產！那是爲你，爲你一個人的……你還記得他們如何的虐待你吧。而且是在一所屬於你的房子裏！」

他抖顫着，卡特妮娜的話就像是他本心的話。千百的回憶又在他腦海裏復活起來，最初是複雜的，漸漸地清晰起來，個個相連結着，像是一條長鏈的環子。

「是的，現在我想起來了：這一切大概全是真事！你既然很希望我的答覆，而且你能守祕，密我可以對你。說我的舅舅對我說過一百次：『我的財產全由你繼承！』當我舅舅死的時候，畢爾洛希也在屋裏；而不久，畢爾洛希就變成了主人翁……我的舅母好像心裏總是懊悔的。就是今天，她瞧着我的態度也很特別。當她不願意讓我去繼續求學時，達德把她拉到一邊，同她說了幾句話；於是她立時就答應了……那末他知道……我的母親也應當知道一二……呀！世上沒有公平，誠實與大度了！一切的人對我全是不公平的！」

『但是我永遠是愛你的！』卡特妮娜抓住他的手說。

『是你只有你了！』

淚珠在他的眼眶裏閃耀着。

『我的上帝！你幹什麼呀，亞多納！你哭了？爲什麼呢？』

他一語不答。他又能夠對她說什麼呢？他怎麼能夠解釋那侵襲到他心裏的空虛而黑暗的感覺呢？他又怎麼能夠使她明白，當她告訴他有變成富有的可能時，他不但不感到愉快，而且要深埋在淚水裏。

他又是大步地走到那條那樣常走的路，一點沒有把眼光射向沉睡在月光之下的寬闊的原野上。他只注意他的內心，而且相信他是那個噩夢的傀儡。

走近卡札尼洛時，他才從夢裏醒來而且結論道：『或者那一切全是假的。我同舅母說

去；我向她說：——遺產對我是沒有什麼關係；我對你毫不要求什麼。但是你要同我說這段歷史完全是虛假的！你要同我說你沒有辜負那死人，而且說這種同樣的罪惡是不存在於這世上的！你要同我說達微德和我母親都沒有因為嚴守祕密而犯了某種罪惡！這是我所要求你的，呵，舅母，這是我要求你的！」

當他走進門時，守夜的女人正在聖西蒙余達神龕前面燃着蠟燭，像是在這漫漫的長夜裏，一切的回憶都縈迴在她的腦際。他很小心地走上樓梯，走到樓梯的拐彎處，他抖顫着，瑪爾哥睡在多克妮娜的寢室前邊的地上，褥子正橫陳在門口上。亞多納從那兒走過時，那學生子醒來，抬起頭含糊地說道：

「舅母不好了……」

倒是確實的：畢爾洛希一家人監視着多克妮娜，好像監視一個囚人似的！

這天夜裏他睡的很少，第二天早晨他也不想到舅母那兒去。他很厭倦去作一種的窺

探，而且走進她的室內，就好像走到一個被人家千方百計拷問的罪人的家裏似的，這樣他已覺得厭煩得很。況且他確信她還是不說實話。

他走到廚房去，看見愛賴娜正在生火。這位慈善的女人用一付慘白的面孔，兩隻腫脹的眼睛望着他，很關心地問他做了什麼事。

「沒有什麼……或者昨天晚上晚晌的太多了……我要去兜一圈子。到田野裏我要遇見誰呢？亞各斯底洛嗎？」

「亞各斯底洛不在這兒做工。你不知道嗎？」

他在四圍窺探着，那女人還是在廚房裏，好像他童年的光景。

「不」他說，^亞「我不知道。人家總不給我通信。」

「亞各斯底洛和他父親吵鬧起來，而這一次，却是很好……但是另外一件新聞，你知道嗎？」

「另外一件什麼新聞呢？」

「斐奧萊洛要同你的妹妹伊發結婚，而斐奧妮娜要嫁給佛蘭塞斯科。」

「不，我更不知道了！」

於是他這像從前似的跑到那窮家庭的小屋子裏去，看見他母親在井邊上正忙於汲水，她總是和顏悅色的，脚上也穿了鞋子，而且身上披着一件短袖的上衣。這樣，據她看來，好日子已經到了。

「我們到廚房裏去吧！」她說，手裏拿着水桶在前頭走着。小孩子全出去了。伊發去買牛奶。累諾正在工作；他買了一部做蕃薯罐頭的機器，而且時常到各城市去兜賣罐頭。他很有腦筋，這孩子！那機器本來不很靈活，他把牠修理得很好，他給那機器多加上一件東西，就變成非常之靈活。「呀！你的兄弟真是個好孩子！他說要到亞美利加去掙一筆家產……」

廚房的粉壁塗着天空的玫瑰色和藍色；桌上的一隻酒杯插着幾朵蝴蝶花，黃色的，因

耀着像一塊金子。亞多納望望四壁，望望那些花，他覺得到了一個陌生的環境。他到那兒做什麼？那個女人，手上拿着水桶，這樣地同他談起她的孩子們的工場，確是……

至於他們——那些孩子們——想起了他嗎？自然是不的。佛蘭塞斯，
娜，伊發懷想着妻與萊洛。他們個個聯合起來來對付那些敵人。此後，
他，據他們看來是一個外人了！

「媽媽，」他忽然間問道，「爲什麼不讓我知道伊發和佛蘭塞斯科已……」

的孩子們訂了婚約？我記得伊發會寫信呀！

他的母親轉過身來，預備把鍋子挂在爐子上面。她猶疑半晌才答他道

「我們等你回來呀。」在紙上我們不能儘量說我們所要說的話……」

他在酒杯裏拿起一朵花，他的眼光停住在那上面很久很久，隨着忽地，他聲腔枯澀地

喊道：

「我求你，媽媽，答覆我一件事，惟一的一件事，真的嗎？達徹德知道喬凡尼舅舅給我的那遺囑嗎？」

那女人站起來，滿面通紅，亞多納跑近她身旁，抓住她的手。

「我對你發誓，媽媽，我回想着父親對你發誓，我不說什麼，我不做什麼。假使妻奧萊洛同佛蘭塞斯科和伊發結婚的話，那末就等於那筆財產又回到我這兒來了。我不是個自私自利者，你要知道！從來我沒有讓你不喜歡過，今天也不能開始讓你不喜。但是告訴我……告訴我……是不是真的，一切的經過達徹德全知道的……至於你……真的嗎……你不是不知道這回事……？」

她慢慢地鬆開手，差不多是低聲地。

「不，」她說，「我不是直接知道這一切的，是那個死了的牧牛者，他是個教徒，他一定不說假話的……他說某一星期日，你的舅舅喬凡尼把達徹德叫來，隨後就把遺囑給他看，並

且問他那樣辦是否合法。多克妮娜那時不在家裏，喬凡尼讓牧牛者到酒窖裏去，托辭要他去取一瓶好酒。但是那牧牛者藏在門後偷聽着。喬凡尼打開一張紙，讓達德讀一讀；達德讀完後就說：「很好，不過要給孩子找一個保護人。」但是喬凡尼駁他道：「呸，我不至於立時就死的！我希望當他繼承我的遺產時，他已經成人了。牧牛者還對我說，喬凡尼不願意留一點東西給多克妮娜，因為她的兄弟要吞沒了一切……我們又能怎樣辦呢，你說？你還記得吧，畢爾洛希拿監獄來恫嚇我：還有一個人知道的清楚，就是余斯凡。當牧牛者告訴我他所看見所聽見的事情時，余斯凡也在旁邊。那末你可以到余斯凡家裏去，問問他看……」

「夠了，夠了！他打斷她的話。」

亞多納沒有去問余斯凡，他剛纔所曉得的已經夠了。

此後，他很煩悶，像是受物質痛苦的重壓。使人氣塞的熱情反使他頹廢了，他覺得他忽

地衰老了。他處在這種不快的環境裏，一直到了八月中，去看望卡特妮娜時，他不笑，也不多說話。假使她暗示着遺囑那回事，他就發氣。但是一天晚晌，他剛稍好些，你看什麼機會來了。

當他走進那所小屋子時，母羊正因為一點小事在責罵卡特妮娜，而她嚙嚙地回答她祖母道：

『好的！你既然說我是難堪的，我就離開這兒，能到多遠就到多遠去當女僕去。我不怕遠行！我，很小的時候，我已經跑遍了世界。』

亞多納臉上變了顏色。

『但是住口呵！』他喊道。

他感到一陣神經的顫動。他是厭倦了這些平庸的言語，厭倦了像池沼裏的蚊子般可以為難他的禍患。

只有他同卡特妮娜在一起時，他抱着她，咬着牙說：

消逝的憧憬

「到很遠的地方當女僕去，你不怕嗎？……波希米女人到底是波希米女人……（意即賤骨頭到底是賤骨頭——譯者）假使你想去的話，那就是因為你不愛我，那就是因為我不把你所渴望的那筆遺產要回來……好，你去吧！滾吧！……我也到很遠的地方去，到那居民既不平凡又不貪污的地方去……你去吧！滾，滾吧！」

他把她推到門口。少女怕極了，又轉回身來，也抱着他，搖動他，像是預備把他從惡夢裏喚醒來。

「你瘋了吧！你胡說亂道……我對你有什麼不好？因為一點很簡單的笑話，你就這樣對待我……說話不要像個瘋子似的！把你的好癖氣恢復過來……唉！無疑的，你是厭倦了我吧？」

他守着靜默。她苦疼地又說：

「是的，是的，你厭倦了我！而且我知道是什麼原因……」

他感到一陣冰涼的風掠過他的面部。

『你知道什麼原因立刻對我說是什麼原因！我求你！』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立刻說吧！不然，我就走，永不回來了！』

她在暮色之下怔了一怔，隨着她又說：

『好！我要說了！你剛纔說我羨慕你的財產……你舅母的財產……我，我同你說吧，正相反，倒是你，你不願意要我了，因為我窮而且沒有學問……愛一個波希米的女人，但是波希米女人什麼也沒有，穿的很不好，脚上是兩隻拖鞋。而你愛的是薄底鞋，你……再說，你要變成很闊了！』

『可能嗎……可能嗎？你有這樣的念頭！』他很窘迫地答道，兩部藏在兩隻手裏。

『那是你說的，我是個波希米女人……但是你自己，你是什麼呢？假使我沒有父親和

母親，你就有了父母嗎？把你撫養成人的父親，就是畢爾洛希的短棍子……那時候，你對我說我是你的小妹妹。現在哩……現在沒有人打你了，於是我又變成一個波衍米女人！

『住口，住口！』

『假使你願意走，永遠不回來的話，好，你去吧！可是我要對你說一句話：我要追隨着你，一定的死人還要復仇哩……只要你在那兒稍爲有所期望的時候，你就可以看見我在你的身邊。我是你的影子……那末你去吧，假使你願意的話！』

他向門口走了幾步，站住，回過頭來，看見卡特妮娜哭起來了，面部藏在她手巾裏。他又走到她身旁：

『不要哭了，我求你！』這一幕完了！

於是他靠近她坐下。半點鐘內，他們還是這樣地兩個人相對着，守着沈默，沒有一句責備的話，沒有一點嫵媚的態度盤旋在他們痛苦的默想裏。

【七】

九月的一天晚晌，暮色初臨時，亞多納煩悶地在江邊徘徊着，他看見畢克斯跑進他的小船裏去，洗滌，預備椅桌和撥漿。大概是某一個大人物又需要這位擺渡者。但是亞多納漠視可以使老頭子興奮起來的那件事，他繼續走進岸旁的小樹林裏，坐在還有點熱氣的沙堆上。或者，這問題裏的那個人是達微德，他到卡札尼洛已經有兩三天了，爲的到那兒做一次短短的旅行，亞多納却不想會見他。近來，他對這位從前極崇拜的人物生了一種鄙視的心，他常躲避着不願遇見他。

高高的月兒反映在平靜的水裏。沙堆上——舒展着像一塊雪白的檯布——矗立着一些蒼蒼落落的，綠而灰白的桂花樹和開着黃花的舊濼的高幹。少年躺在草地上，背向着

通到槐樹林去的那條道上。

陡地，他聽見許多人的聲音漸漸地走近來。其中一個是達微德的聲音，混濁而暗啞；旁的一個嘹亮而顫動，是一個很康健，對於他的生活很滿足的男子的聲音；第三個微顯停滯，是瑪達妮娜的聲音。

「什麼戲子！」亞多納想。「你看一個社會主義的信徒和縣委，達爾佐底小姐在一處散步！」幸福人們的聲音不斷地刺激他，使他覺得統治在他的四圍和統治着他內心的靜寂更顯着慘澹了。

少女的聲音停住了，兩個男子的聲音漸次遠了，走向江邊去。片時後，他聽見身後有一陣響聲，走在沙上的足聲。他回過頭去，一跳就跳起來：瑪達妮娜在那兒，離着他很近，在花叢裏。

他覺得她像是個神祕的動物，空幻的面目，暗澹的幻影。頭上束着一條玫瑰色的頭帕，

輻射在它四周的月色像是才從地平線上騰昇起來的。她的隻手拿着一束黃花，那隻手，因為要採些萼蒲，緊扭着很硬的枝子。

亞多納望望她，他的視線恰好同那少女已在注視他的視線碰在一處。她哩，一點不驚慌，不羞赧；她的眼睛是溫和的，也可以說是在微笑；她像是在要求他來幫她採那些花。隨着，對他未交一語，像來時一般，靜靜地慢慢地走開了。

他暫時不想去追她，也不想法再去見她。他從來沒有得到這種印象。他的身心有幾分鐘不能動彈，靜聽着漸漸遠去的聲響；等到一切再歸靜寂時，他自問着，她的現身是否真的。是的，他的現身是真的，既然在沙灘上可以看出來女人穿的很美麗的靴子的遺迹。他沿着足迹一直走到大街上，到那兒，它們同男子的大靴子的遺迹混雜在一處了。而且在旁的地方，他也看到赤腳村婦留下的一些足印，使他聯想到卡特妮娜的大脚和她那晚上所說的話。唉！預言快要證實了：他在追逐薄底鞋的蹤迹。

下雨了。爐灶是狂熱的，孩子們成了甬道上的囚人，他們像雞雛一般，在畢爾洛希的大紅傘底下，緊緊着互相擁抱着，嬉笑着。卡妮栖瑪還在縫衽，一面唱着很時髦的清歌：

「到這兒來，

到那兒來。

你們蹲在這兒，

你們蹲在那兒。

我的心滴滴漣漣的響，

我的心漣漣滴滴的響。」

亞多納回來了，鞋子滿拖着泥，衣服讓雨水浸濕了，他就走近爐旁。

「沒有人來找我嗎？」他說。

『不，沒有人。』

他不高興見到達微德，總是躲避着他；但他那時又是很不耐地，幾乎要生病似的等他的來臨。可是達微德顯然是不想着他，每次有人走路的聲音穿過庭院時，亞多納是空然伸着耳朵去傾聽。

吃晚飯前幾分鐘，多克妮娜——她的妹妹幫着她——慢慢地從她的寢室走下來，坐在廚房的一邊。她比較好些。亞多納一再偷望她，她像是在悲愁地望着他。他不怨他的舅母；連畢爾洛希也不怨恨。這一類的人值得怨恨嗎？不，只值得可憐。這般動物不知道他們所做的是什麼；牠們剛成爲人，而且還是像山林的野獸似的，仍然受掠奪的本能所支配。

『你到卡特妮娜那兒去了？』他的舅母看見他的靴子髒了，就這樣問他。

『沒有，』他聲腔乾澀地答道。

她不開口了。她很瘦弱，鬆縮在椅子上，像是一個抱病的女孩。

消逝的憧憬

至於卡妮稱瑪仍是繼續唱她的小曲，亞多納看見卡特妮娜又在葡萄棚底下編那燈草席。這首浪漫的小曲，卡特妮娜也能唱的，她那緊束在頭上的頭帕，短短的裙子，藏在拖鞋裏的赤足，使得她真帶着那波希米女人的神氣。她那有力的手，運用植物的枝幹像是抽動絲絲似的，表示着她是個有毅力的人物，她能——假使她願意的話——無需旁人的幫助，自取得相當的幸福。

隨着緊束在腦殼上的頭帕的影子和燈草席的影子全消滅了，代替它們的是絲帕和那帶着和藹而且微笑的眼睛的面孔。最初他忤歎地來接受這影子的復活，愉快地去默想它，感到一陣溫柔的暈眩和甜蜜的麻醉。但是緊接着這種麻醉是一陣混雜的罣慮，驟來的不歡，他覺得他是違背良心的一個人，刁猾，酷刻，自私，啾啾！啾啾！那些他認為比他卑鄙萬分的人們。

晚飯後，孩子們們全睡了，有一時間，僅是多克妮娜，裴奧妮娜和亞多納逗留在廚房裏。亞

多納知道多克妮娜——兩隻眼睛釘着他，神情很特別——有話要同他說。

「扶我上樓去吧，」她從椅子上掙扎起來，喃喃地說。

他立時伸過手去。但是斐奧妮娜很聽她的命令，立時拿起小燈，領導他們走到甬道裏。

「給我燈吧，」亞多納說。

「不；我要上去，」少女答道。

她先步上樓梯。多克妮娜把她外甥的胳膊更抓得緊了。

「這場雨！」她的聲腔很單調地嘆息道。「這樣要贈給我的風濕病許多好處！」

「你不要離開你的寢室，」他謹慎地，忍耐地，步伐放得很穩健地扶着她，一邊這樣對

她說。

斐奧妮娜在樓梯上面倚着樓梯的扶手傾聽着他們。於是亞多納生氣了，扶着病人到樓梯拐彎的地方時，他又盛氣地說：

『給我燈！』

裴奧妮娜不聽他的命令，打開房門，把燈放在立櫃上面，隨着就去整理那凌亂的寢床上的被褥。

『去叫愛賴娜到這兒來，』多克妮娜格格不吐地說。

『不這是我應當給你幫忙的，姑姑。坐下，讓我給你脫鞋！』

『滾你的吧！』亞多納喊道，把她向着門口推出去。

裴奧妮娜眼裏閃着兇光，急答道：

『你自己滾出去吧！』

他們相對睜視着，預備像從前似的廝打起來。

『你們倆全滾出去；我什麼人都不要！』瘦小的婦人顫聲地喊。

她又喊：

「愛賴娜！愛賴娜！」

亞多納走出去，一顆心跳得要裂開了。此後，他只有一種念頭：「單獨地會見他的舅母。但是要有適宜的機會，我要怎麼辦呢？」他自問道。「她現在怕死，而且她要糾正那已行的惡劣的行爲。怎麼辦呢，假使只有我一個人同她在一起的時候？」

這一晚上，他醒來很久很久，深陷在空幻的夢想和無謂的推想裏。不去窺探實情，不是就等於同這這卑鄙的光棍通同一氣嗎？思索又思索，像是被迷樓的複雜的圈套圍住了一般，他的思想愈深陷到煩悶而暗澹的環境裏。

【八】

早起的孩子們已經同那些蹣跚的鴨子，佝僂的火雞一齊在泥塘裏亂跑着。繩商栖遜同鐵匠——他把車房租給他——高聲地談話，鐵匠的風箱已經在開始吼叫，通紅的鐵餅在近代的獨眼巨人的鐵錘之下噴出很多的火星。生命從各方面覺醒來，空氣裏，孩子的喊聲裏，她的語音裏全有一種忻歡的流動。

亞多納走下庭院裏來，隨着又蹣跚到街上。恰好這時，母羊的大門敞開了，讓一個瘦削的男子走出來，他的眼睛深陷在灰色的眼眶裏。那是達微德。

『你好嗎，野人！』火柴商的兒子向亞多納說。『我找你三天了。』

亞多納很驚訝，終於讓他將良心認為欺騙過他的那個人抱吻住；他向他探詢住在米

聞他的妻的消息，而且陪他在周圍散步。他們起初談些無意識的話，隨後達微德向亞多納提出一個使他要抖顫的問題：

「下一個星期日，你喜歡到達爾佐底家裏去演一齣喜劇嗎？公爵夫人要在宮裏的小戲台上作一次排演。」

「但是我們今年不演喜劇，」亞多納答道。「沒有演員。」

「沒有什麼關係。人家所要的是你，祇有你一個人。你明白嗎？」

他明白了，於是他感到和因為一度獻身而對他的前途能有所發展的那個人的同樣的衝動。但是，他陡地抬起頭來：

「人家要我，好，我拒絕了。我無心去遊玩！」他宣告說，他被自愛的心壓服了。

「什麼蒼蠅釘住你？」那個人問。「當你這年齡你不去享樂，那到什麼時候才去享樂呢？」

「你教我扮一個滑稽的角色，是不是給這些貴婦人開心呢？」

「假使她們拿你來開心，你也可以拿他們開心呀。這倒是值得觀察的特性：祖母和孫女之間要相差兩個世紀。那老婦人很固執，她怕一切新的東西，偏愛舊時的物品；雖然已經八十歲，有時還是不禁要露出孩子氣！而且她不很信任瑪達妮娜；她怕有一天，那少女要逃跑的。」

「但是聽說瑪達妮娜要結婚了，亞多納假裝冷淡地說。

「婚禮沈沒到水裏去了……這位小姐，她的眼睛並不冷淡，真是一個古怪的癖氣！」

「注種怪癖怎樣養成的呢？」

「呵！我想你總知道一點吧。」

「我？但是我一次也沒有同她談過話呀。」

「假使你沒有用嘴同她談話，我的親愛的，那你就用眼睛同她談過話的。」

亞多納臉紅了。那末大家全知道他自己都不敢承認的那回事嗎？

『我對你起誓……我對你起誓我不認識她……我總沒有正正地望過她……』

『好，假使你覺得結識她是很希奇的話，那末你就趁一個極好的機會。我們明天在樹林吃午飯，一個小聚餐會。瑪達妮娜也要來的，我請你去。』

『我去的，』亞多納假裝坦然地答道。

但是在他精神的深處，他感到一種顫動的忻歡，他對自己說：『我為什麼不去結識這位少女呢？為什麼要怕她呢？』據他看來，瑪達妮娜是個飄渺不可捉摸的女子，達微德的談話——離着弄明白她神祕的面目還遠着哩——已經給他圍上一些濃厚的影子。

第二日，他一清早就醒來。一縷微光從窗縫上射進倉房來，使他隱約可以看見天花板上的柱樑，一堆金黃色的南瓜，幾束靠在牆上的掃帚的把手。

他打開風窗，覺得外面很多霧，差不多是很冷，於是他想或者那集會要改期了吧。但是，一回兒，天氣轉晴了，九點鐘——約定的時間——少年就跑到預定的那地方去，堤岸上還不見一個人，就是畢克斯已在那兒洗船，船尾上排着兩張椅子，足見聚餐並未改期。

亞多納要在那碼頭稍等一等，對着乳白色的清流，停留在那還是瀰濛的天空之下；包圍在那深深的靜寂裏面，而這種的靜寂在秋天裏像是給與人們一種可歌的假外表。島上的小樹木和岸旁的森林反映在江水裏搖曳不定，灰色的白楊，碧綠的荊棘，金黃的垂楊像是一幅畫圖。

最先來的是余斯凡，擔着幾個籃子。隨着是縣委同他的女兒——一個黃髮，眼睛很活潑的女子——一齊來了，瑪達妮娜輕盈地，愉快地在他們邊旁慢步着。隨着是一位到卡札尼洛來遊覽的簽押官，和亞多納教過他功課的一個教士。最後才是達微德，他來晚了，因為在小街上走差了路，所以變成押隊者。

大家全上了船，達微德特別注意那些籃子：他讓人家放好了。他來負擔保它們安全的責任。那些女子全在椅子上坐定了，男子們也在板檣上或船沿上坐定了之後，船才開動，余斯凡幫着畢克斯搖槳，沒有人開口說話。亞多納的視線遠注在地平線上，自語道：「她在那兒，在我的面前……我一點不覺得怎樣。那也是一個普通的女子……」

這一天，瑪達妮娜不很高興，所以顯着她的癖氣不很好。簽押官同她開玩笑似的問她在想什麼。

「她在想下一星期日她的職務哩！」教士說，「他在女子面前，兩隻眼睛總不會放在袋裏的。」

「呵不！」瑪達妮娜答道。「我很怕排演不得成功。我的祖母很不舒服哩。」

那隻船沿江上駛。到了急流的中間時，人家讓它隨便飄流着有好幾分鐘；隨着才把它撥轉到樹林邊上去。旅客們下來之後，就各去找通到聚餐的那所茅屋的街道。各人都覺得

比余斯凡高明些，知道那條路是如何走起；但是其實沒有一個人能夠發現它。

這一小羣人全散開了。亞多納幫助余斯凡去砍伐樹枝，那時余斯凡攬着乾糧，分開樹枝，給瑪達妮娜開出一條路來。她在獵夫身旁蹣跚走着，沒有表示是喜歡，是不快，或是厭倦。

亞多納不喜愛這樹林，軟而多沙的地上鋪着腐爛的葉子和刺人的花朵，而且那兒的空氣總是很潮濕的。但是，今朝，少年受了秋天的良辰的迷醉。大家到那兒去呢？他毫不知道。他聽見樹林深處的風聲和那些回音。教士的黑影有時湧現着，後來又消滅在灰色的白楊樹裏面。

但是余斯凡很不滿意大家不聽他的指教，——只有他很明瞭樹林裏的路徑——打算報復，預備同他們要圈套。走到半路，他站住了，指給瑪達妮娜和亞多納看那些車馬的痕迹：

『那條路是從這兒走起，』他對他們說。『你們倆先走吧；到那個茅亮去；他們到那兒

的時候，同他們說你們不曉得我在什麼地方。他們要多麼焦急！他們以為我同着籃子一齊迷了路……」

瑪達妮娜贊成這樣開玩笑，於是亞多納單獨地同她在一處，好像他從前所夢想似的。那條路是筆直地穿過樹林的，隱約間已經可以望見那枯枝紮成的亭子。

「你從來沒有到這裏來過嗎？」瑪達妮娜問亞多納。

「不從來沒有！」他的心兒亂跳着答道。

他想：「她要瞞我！」他是怕同時又很希望這一盼。但是瑪達妮娜同他談話就像對一家人似的；當她的眼睛轉過來向着同她對談的那個人時，一點沒有那少年所怕所希望的那種光線。她坦然地談說着，滑稽地笑着，用一種平淡的口氣談論些天真的、瑣碎的情事。

亞多納自語道：「我狂熱地希望聽她談話的那怪物是在我面前嗎？假使她不是年紀輕，我要相信她是傻子了。」他私自思索，「假使陡地給她一吻，她要怎樣呢？一種不正的

誘惑在衝襲他。但是缺乏勇氣去實行，他自足於用奇怪的視線，悲鬱的神情釘着她。忽地她也來答覆他的注視：她的眼睛也變奇怪了，溫和，深刻而狂熱。於是亞多納覺得那種誘惑一變而為急進的希望，可是正當他要去擁抱那少女時，一陣聲響發自左近，樹葉蠕動着，達微德出現在他面前。

「余斯凡在那兒？」他不安地問。

「我不知道，」亞多納答道，極力把聲音裝得鎮靜些。「我們同他走去了……或者他迷了路……」

達微德，被瑪達妮娜一笑所暗示，猜到了他的狡獪。

「喂，喂，不要做暗事吧，老滑稽！」

在田野進午餐時，亞多納覺得非常不耐煩。是醉了？是不痛快呢？兩種感覺是同時來的。他矯飾很鎮靜，加入談話，避免去瞧瑪達妮娜；但他終於不期然而然地要瞧瞧她。她雍容

地在進午餐，縣委每說一些好聽的話，她就微微一笑。然而他看出來她是很少說話的。

午餐後，旁人全去尋覓一個適當的地點，預備遠眺巴爾馬河口，他還是留在茅亭那兒，深陷在他的默想裏。

不，這個人絕對不是他夢境裏所看見在公園樹下徘徊的那浪漫的少女。他希望他什麼，不然就是拿他的愛情開玩笑？！是的，她始終是用鞋打卡特妮娜腦袋的倨傲，兇惡的女子！……可憐的卡特妮娜！

於是他想使自己興奮起來，就極力去回憶給他未婚妻的那第一吻；不過他沒有達到目的；不但如此，一種空後的怨恨湧到他的心頭，同從道德上說，他確是不忠實於她的那個人相對峙着。

【九】

九月晴和的天氣結束了，氣候冷而且有點煩悶。原野也染上這種色彩。哥萊爾鳥（鳥鵝之類）和鷓鴣全南去了，報給我們知道秋已來臨。西方上，天與水全呈離奇的色彩，但是有時那兒也很清爽，冷靜；這一天亞多納從卡札納回來——他在那兒同老母羊爭論起來，因為她埋怨少年變了態度——他很驚怪，怎樣從深紅色的江水上可以清清楚楚地望見遠山一片黛色的風景。

這一天，他覺得不愉快，厭煩。他沒有再會見瑪達妮娜，但他用一種他自承為有罪的熟衷懷念着她；老母羊的監視也使他厭煩；因為他毫無明白地表示他要欺騙卡特妮娜的。正相反，他希望能立時跑到很遠去，可以忘記——好像去年似的——這回浪漫的奇遇。瑪達

妮娜快結婚了，他們可以不再會面了。『別了幻夢！應當忍耐地去過你的生活；好像她來到你的面前時，確信人類能改造世界，那是謬誤的呵！』

但是，走到路頭上，他遇見余斯凡迎面而來，手裏拿着一封信，這次會面已足改變他的氣質。

「這兒有一封給你的信，」老頭始終是莊嚴地對他說。

「給我的……有回信嗎？」

「假使有回信，你要把它送到宮裏去，」余斯凡答道，他沒有向他致敬就走開了。

亞多納接過信來，手指和下頷很明顯地在抖顫，他也不想藏匿起來那感動的情緒。狂喜的念頭穿過他的腦海；他預測着那封信是瑪達妮娜發來的，而且他希望那裏面滿盛着情話。一打開封皮，他的眼睛就射在簽名的那地方，那名字的字母大而且不規則。是的，那封信是瑪達妮娜發來的！

在那封信裏，年青的小姐僅僅請：「亞多納先生去參加演劇，大概是後天夜裏，在宮內小戲院裏舉行的。」

「我去！」他自語道，他沒有注意後天晚向他已經同他的未婚妻訂有約會。

他一回到倉房裏，就想回信給瑪達妮娜，但他只有平常的信紙，而那請帖是紫色紙印上金字的。他看着那平凡的信紙很覺得慚愧，這種細事又引起他那純真的情緒。他又陷入厭煩與憤懣裏，但他還是照樣堅特要去參加演劇。

這天晚晌，他睡的很少。到公爵夫人家裏，要穿什麼衣服呢？這是他不放心的第一件事。在陰影裏，隱約可以看見那些挂在衣架上平常的衣服，而每件衣服給旁的一個亞多納穿起來像是很合式的：這個是愉快的，旁的一個是愁苦的，第三個是貧窮的；但是沒有一個能同預備現身於貴婦人的客廳裏那年青、漂亮、多疑的少年相比擬的。

隨着，朦朧間，他覺得到那宮內的戲院裏，看見輝煌的燈光，自信是在參加扮演哩。那些

演員全演得好，但是不能使人發笑。她在戲台上，兩隻眼睛正在尋覓他，也好像從前他在那平凡戲台上扮演時向她注視的情形；他們的視線會在一處。互道難以形容的話語……

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跑到維亞達拿去買美麗的信紙信封。回來時，他順便到卡特妮娜家裏，通知她道他不來赴那預定的約會，因為他被邀去扮演。她沒有說什麼，可是她的臉色立時慘白了；於是他又感到非常的不快。

別了她之後，他自問道，還是強自抑制不回她信好呢？或者簡直連那邀請都拒絕掉好呢？但是，究竟爲什麼不接受呢？爲什麼不去行樂呢？那些已經結婚的男子是不是因爲不願意讓人認爲他是犯了一種罪惡，就不去行樂嗎？過度的謹慎只是一種老好吧了……

途中，公爵夫人的車子從他的身邊駛過；他隱約看見車裏坐着一個人，肥胖，赤臉，黃鬚，他認得那是巴爾模的著名的醫生之一。立時他就想到或者公爵夫人病的很重吧。可是那邀請又怎樣辦呢？……他心裏所充滿的好奇的成分要比愛情的成分多得多，他就站在柵

欄前面。花園裏看不見一個人影，宮裏的風窗半閉着。

回到家裏時，他又接到瑪達妮娜的一張字條，通知他演劇要改訂日期。這張字條使她稍爲安靜些。雖然這一晚上他可以隨便做什麼，但他還是不到卡特妮娜那兒去；他怕她！

第二天早晨醒來時，他覺得很冷，於是再偎在被底，讓被窩裏的熱氣薰得太久了，他又感到一種稀有的軟癱。在他那冰冷的陋室裏，他幻想着一間溫暖的房間，那裏面挂着布幔，陳列着柔軟的沙發；他覺得吸到一陣乍來的香味，快要麻醉了；他覺得他的兩足是踏在一塊精緻柔軟的絲布上；他的嘴唇放在溫暖的枕頭上，他以爲是在吻瑪達妮娜的嘴唇；而且他自語道，假使他得到了這種幻想的幸福，對於旁人，是毫無妨害的。呀！是的，他受苦過深了！那般人太厭煩他，對待他太無公理了！爲什麼他對待自己還要更酷刻些？爲什麼要強自抑制不去做那永遠不成爲事實的幻夢呢？而且幾天內，他要遠行，這篇小說也就要宣告結束！

兩三天之後，他到那看前那條路上滿鋪着細沙；因爲從前在巴士時，他看見過一家主

人死了後，街上就滿鋪上沙子，所以立時他就想起一定是瑪達妮娜的祖母死了。同時，多克妮娜舊病又發，而且還較重些，她簡直要去懺悔。於是亞多納的情緒又變成灰色悲慘了。他不知道怎樣辦才好，他左右爲難，於是不斷地在他舅母的家裏，或教堂前面的草地上徘徊着。

一天晚晌，他在故宮的柵欄前徘徊着，他好奇地，不愉快地向第一層樓上望一望，從玻璃窗裏，他看見了瑪達妮娜慘白的面孔。他臉紅了，再繼續徘徊着；不久，被一種神祕的希望所吸引，他又走回來。「她是不是等着我呢？」他悸動他自問道。

是的，她在等待他；她還是站在那兒，臉上慘白，呆呆地；被玻璃窗籠罩着像是一座神像。他們從新互相尋覓他們的視線，終於是相遇在一處。

他三番四次的走回來，但她已經離開了窗前。

卡特妮娜已經不是從前那樣子了，自從某一時期以來，她的態度也含着許多虛偽的成分。她對着亞多納很柔和，但是有時陡地怒目望着他，她變成很多疑，他對她所說的話總是要使她動怒的。但是亞多納，他很明瞭這種疑心和妬忌，總是不同她計較。

十月中的一個下午，他在小街上會見了她。同平常完全不同，她穿的衣服奇豔，頭上戴着一朵黑絨花。

「你到那兒去？」他向她問。

「去探望人。陪我去吧。」

「但是你的祖母要說什麼呢？」他驚異地反駁道。

「我們吵了嘴，我對她說此後我要自由行動。我不是一個小女孩了……喂，來吧！」

「不要胡來呀，卡特妮娜！」

她頓腳，隨着整理一下頭髮上的絲帶，就凝視着亞多納，她的眼睛裏閃着深藏的情

熱情和苦悶。

「從前你要求過我多少次同你一同去散步！」她回駁道。「你不記得嗎？」

於是她就倚在他的肩膀上，她那嫵媚而冷酷的視線還是沒有離開他，溫柔裏混雜着一種的厭惡。

「祖母不讓我出來！」少女接着又說。「她不許我穿衣服哩！她想照把一匹狗監禁在那樣來束縛我嗎？呀！不……而且，必定有一天，她知道了一切，不是真的嗎……！」

「自然的，」亞多納答道，他的眼睛向遠地方瞧着，很茫然的。

「怎麼你這樣說法！」

「那末你與我怎樣說呢？」他冷然地駁道。「我也覺得，這次吵鬧像是不好似的……好吧，我陪你去，你去誰家裏？」

但她已經不想去探望人家了。她只在城裏常走的那幾條街上跑一跑，走到幾家門口

一望，同她的朋友們高聲招呼着，過於活潑地同她們笑着談着。亞多納氣得發抖，但是恐怕招起她的怒氣，只得謹慎地守着含默。

回來時，他們經過一塊原野，那兒長長的河溝點綴着許多紫色的花兒。夜幕抵垂下來；紅色金色的西方瀾漫着雲霞，也顯着紫色。卡特妮娜不作聲了，有時在亞多納前面走着，有時跟在他的背後，總沒有回過眼睛來向着他，走地她站住了。他看見她抖顫着，抓住他的手，而她的手是滾熱的。

「你有病嗎？」他驚慌地問。

「不……我的頭已經暈了半天……我怕……」

「你怕什麼？」

她用力地注視着他，這視線——他是明瞭的——使他感到顫慄。

「你的祖母要怎樣說呢？」他喃喃地說。

『她要說她所高興說的！這一層不應有嗎？……隨便她！要提起這些歷史她就不討厭我了……』

『但是，是一定的嗎？』

『不，不是一定的……我相信……我假設……』

『呀！假使這是真的話，那我是多末幸福……』

他仰起頭來。他四圍的一切都變了形狀，他有從死亡的夢境裏醒覺過來的印象。要生孩子的念頭又使他自己復活來。

母羊在小街裏等待着他們，帽子壓到眼睛上，拍擊的手握着手杖。她是愁悶的，但她不願意顯在外面。她一看見他們來了，就轉身走進屋裏去，用她那很像善驚的老牝馬的步伐急急地走着。

火燄包圍着小鍋子，在那廚房的暗處，那爐火像是一朵大紅花，花的中間繙着一顆黑果。

『給我去買奶油！母羊用手杖指着籃子』冷酷地向卡特妮娜發命令。

亞多納從來沒有見到老婦人這樣發過氣。卡特妮娜很驚訝，終於服從了，因此只剩下他和那老婦人。他自然是沒有什麼可怕的，而且他幾乎是反感到愉快。但他知道那母羊自詡很會認出來懷孕的女人，即使她們是才懷孕不幾天的。

『我走了，祖母，』他說。『再見。』

『你不要走走坐在那兒！』她用手杖敲敲一張椅子向他說。『我有兩句話對你說。』
他坐下，忍着氣。

『是的，我的心兒，兩句話……卡特妮娜，你要知道，是不同旁的年青的女子一樣。他們可以做她們所喜歡做的事，但是她，我的心兒……她，你不懂得嗎？她有一塊石頭羈在腳

上，這塊石頭就是我……我自己！」

「讓她安靜着吧！」亞多納答道，他想法來挽回。「她做了什麼過錯呢？……而且你不知道她的身體很壞嗎？」

「她的身體比你要好哩！卡特妮娜的身體從來沒有這樣好過，我的心兒……她所有的病，就是怨恨，而且你並不是不知道呀！……呀！你要我讓她安靜些？但是你，我的心兒，你也讓她安靜嗎？你說！」

他臉紅了，隨着又變成慘白的；他終於暴躁地立起來：

「你們倆到底有什麼事要同我麻煩？」他吶喊着。

「我要告訴你，我的心兒，既然卡特妮娜是沒有勇氣……：你不了解她，這個女子，我同你說過好多次。她很小時你就看見的，而你總是相信她還是個波希米的女子。唉！不是，她真不幸！希望天主允許她永遠是那樣子！她知道保護她的財產，但是她也知道保護旁人的

財產……可是我同你，我們把她弄壞了，又把她恢復過來，我教訓她應當有良心，現在她果然有良心。你說話太多，把她弄成今天那樣，當她安靜的時候，她是不傷害一個蚤虱的。不過有時她的血熱起來，我的心兒，那火焰能把冰塊溶化了，燒滾了。於是……於是可以看見她的紅臉，她的血！人家所要看的是她自己血管裏的血……她能得到瘋病，可憐的女孩！她能死了……不過，祖母還在世上……而且你，我的小孩，你對祖母也有一份責任。」

亞多納身子靠在壁爐上，他抖顫着，內心充滿着憤恨和不快。

「再說吧！」他兩隻兇惡的眼睛釘着她喊道。「掏空你的口袋吧！我厭倦你一切的喜劇！痛痛快快地说吧……我對我個人沒有什麼可自責的：你要我怎樣？你同我說的那老婦人是誰……嘿，自誰呀？」

「不要生氣！祖母舞着手，聲腔冷酷地繼續着說。安靜些！安靜些……我要對你說，既然你高興……是的，卡特妮娜一切全知道，她知道你像蝴蝶圍着蠟燭飛翔似的纏綿着達爾

佐底小姐。你要留神不要把自己燒壞了，我的心兒……卡特妮娜要想死，因為她說假使不這樣，她又要做一件比較還要傻的傻事……對你，不，她對你不會怎樣，你一點不用怕她。但是那個女子……呀！你不了解她，這個小女孩！你以為她不過是一個鄉野的女孩子；但她是個比那些女子們還要利害的女子……當她年幼時，她能偷幾個雞蛋；但是旁的女子比她還要能偷她們從旁人那兒偷來的東西，就是她們的未婚夫！

「夠了夠了！」他說。

「呀！你現在說夠了？你不是要曉得一切嗎……好！我只再說一句。卡特妮娜在世上所據有的東西只有你的愛情；她祇有你，我的心兒！而且她總沒有欺騙過你，就是旁的比你闊氣，比你漂亮的少年來引誘她，她也不……是，你要知道知道，你不要生氣。席比奧勒，那個猶太人，要比你闊得多，而且他還肯改教……」

亞多納又抬起頭來。

「他要改教，一定的，我們這小女孩也有點愛他！但是她總沒有瞧他一瞧。她是與其有一點對不住你的地方，不如她自己去自殺……但是你，現在變成驕傲了！爲什麼？我們不很知道爲什麼！」

「夠了，我同你說！你相信那些閑人的謠言嗎？那活該……」

祖母表面上像是安靜些，跑去預備麥餅。休息了一回兒，亞多納又說：

「總而言之，你要怎麼？」

「要你們結婚，我的心兒。」

「我們要結婚的，你不要疑惑！」他苦笑着答道。「我們也沒有什麼要預備的了！」

於是他走了，喉嚨很難過，精神上充滿着不安定，自愛的心和一種道德的束縛——他疑心是祖母和卡特妮娜要把它按在他的身上——相激戰着。那末卡特妮娜從前向他起誓說，她對那猶太人席比奧納毫無愛情的那些話是假的吧？剛纔她向他說她有了身孕。她

沒有說謊嗎？誰知道這兩個婦人有沒有弄些詭計來陷害他，或是來鑿破他的天真呢！
呀！人家總是虐待他的！但他很像一條樹枝似的，被風吹彎了又豎直起來。他受的苦痛太多了；此後他要除去多疑的心事，享受人生的快樂，極力去尋得幸福。人家違法地奪去了他的財產。好，他從那些掠奪者身上找到了他們罪惡的證據，於是又佔有了他應得的財產，而且驅散了昔日的陰影！

【十】

他回到家裏時，就決定立刻去跟他的舅母談談話。但他看見畢爾洛希用褪色的墨水和生鏽的筆頭正在寫一個人的住址，他想這個人在那兒總是危險的，還是先跑到那破屋裏去好些，到了屋裏，他就在那美麗的信紙上塗了下面的字條：

「瑪達妮娜，請你允許我這樣的稱呼你，至少一次！在我的呼聲裏充滿着某一個人的整個的悲哀，這個人，自從來到世上後，只結識了痛苦。請你同情地聽着我的話，而且請你對我說，你也受着痛苦！這是能給我一些勇氣而且使我希望你的寬宥的惟一的東西。」

當他又下來時，畢爾洛希剛出去，送信到郵政局去，機會是很好的，於是亞多納就望他舅母屋裏去。但是才走到門前，就聽見斐奧妮娜四層四層地走上樓梯的聲響。他動了氣，急

急地走進多克妮娜的屋裏，而且鎖上門。舅母躺在陰暗的寢床上。開門的聲響使她顫動起來。

「什麼事呀？」

「我呵，舅母。我要同你談話。」

這時，斐奧妮娜也在敲門。

「姑姑，我給你送稀粥來了。爲什麼把門鎖上了？」

「開開來，亞多納！那瘦小的女人聲音顫動着，」格格地說。「你要什麼？」

「我要同你談話不是奇怪嗎，總不能同你說一句話！」

斐奧妮娜老敲着門，他開了門，兇惡地立在少女的面前。

「我有話要同我舅母說。你明白嗎，明白不明白……去吧，不要對着鎖孔偷聽。假使讓

我知道你在做偵探，我就一拳頭把你打翻樓底下去！」

那少女怕了，她退出去。他燃上一支蠟燭，把它放在壁爐上面，才走近床前。多克妮娜靜靜地，不動地躺在被單底下，用她麻木慘白的眼珠看着他的動作。

從她慘白的面孔看來，懊悔的心已經在那上面安好了一個不可穿透的面具，他覺得他的憤怒消失了。她那視線把不幸的女人所不能說的話全說出來了；它說：『我知道你要的什麼；但是你同我麻煩是無用的。這就好像虐待一個死屍似的。你所預備問我的話，我知道；但是你，你不知道我所能答覆你的話……我比你多受些痛苦；我種上了壞根，因而收得了毒果。我死得很久了，很久了！我留在死人羣裏，他報復我，他追隨着我，他不斷地窘辱我。就是現在，他還在那兒，在你的身後；當我瞧你時，我所看見的是他那可怕的影子。』

『你不是覺得還好，能聽我說一分鐘話吧，舅母？亞多納俯身向着寢床問她。』

『我聽你的，她的眼睛沒有轉動。』這樣答道。

『我要對你說……好，你看！我永遠是愛你的，我永遠是尊敬你的。你看來，你對於我的

品行沒有什麼不滿的地方吧，舅母？那末爲什麼你的家人把你當做囚人地監視起來呢？爲什麼他們總不許我同你談話呢？我所要知道的就是這個……我所要知道的……」

他的身子變的更利害，貼着病人，他沒有等她的答覆，就低聲地說道：

「我全知道！但是我不麻煩你，不要怕。假使我喜歡同你麻煩，那我早同你麻煩了……我不兇惡，我記得吧；也是在這裏，一天晚晌，我看見你很苦惱，我就不生氣了……假使從前你愛我，我們二人全很幸福了；但是，照這樣子，我們倆全沒有幸福可說……」

她閉上眼睛，眼淚從她緊閉的眼皮中間流出來。亞多納看到死屍哭起來，確有一種厭惡的情緒。

「原諒我，舅母！」他喃喃地說。「不要哭，不要哭……」

她睜開眼睛，伸手到枕頭底下去，從那裏拿出一個灰色的信封交給亞多納，一句話沒有說，但是向他做手勢叫他把信封藏起來，並且叫他出去。

回到他的倉房裏之後，他在那信封裏找到了一束黃紙。這是他舅舅半幅的遺囑，從上面撕到底下。在這半幅紙背面，多克妮娜用鉛筆寫了畢爾洛希拿着那半幅。

亞多納翻來覆去地觀察得很久，這張讓那些掠奪者撕開的奇怪的文件，每人保存着一部份，預備到必要時拿來當自衛的兵器；於是他自問道他要怎樣辦。考慮的給果他只得些新的困難和病態的煩悶：他不知道是應當報復或是應當加以原諒。最後，他緊握着那張紙放到衣袋裏，而且勉力去想別的事。他那漠視的態度，或者是學得多克妮娜的吧——在許多年含默的衰病裏的。掉他看來一切，都是無用的，空虛的，他不信任旁人，也不信任他自己。

畢爾洛希的家人假裝不知道他同舅舅那次短短的會談。那些女人或者是怕他和矮子二人間要演激烈的一幕，所以守着含默；或者那些人正在計劃給少年下一種極兇的打

擊。

但是，每次卡妮栖瑪從宮裏回來時，總對他說起公爵夫人和瑪達妮娜；他發現這位女裁縫對他也存着一份壞心思。某一天，她同他說：

「我猜想着那女孩狂熱地愛上了一個窮少年……那個老婦人一死去，這個小女孩就成了一切的主人翁，而且她一定要同他那愛人結婚的。」

「這段歷史是真的嗎？」賴娜嬌母問，她誠懇地聽着這段謠言，但她不很喜歡這位說人壞話的女人。」

「那是頂真的事！卡妮栖瑪答道，她忘記了剛纔她所說的那事只是一種簡單的推測。那小女孩太愛他了，這一層是明顯的。她不能自持了，臉上顯着慘白，憔悴得……就是今天，她從寢室裏下來告訴我，我問她道現在天氣已經冷了，她還住在鄉下裏不覺得不快嗎？她回答我說：『呵！不，天氣不冷！十一月一整月裏我在這兒都很快活。』」

又有一次，卡妮栖霞談起來她看見瑪達妮娜從牧師家裏走出來，而且她還說：

『她差不多每天四點鐘總要到那兒去的，是同牧師的姊姊談話……她一個人去一個人回來的……』

互多納很明白卡栖霞瑪在暗示他去會見瑪達妮娜的方法。但他自己警告道，他對於這種胡言亂語不應當加以絲毫的注意。瑪達妮娜是極精細的，怎樣會讓一個女裁縫發現了她內心的祕密。而且，他覺得卡栖霞瑪的行動裏還含有一些曖昧的成分：自從他同舅母談話之後，她很怕他。但是，無論她是為她個人打算，或是聽從畢爾洛希的指使，女裁縫的目的終歸是要擦撥少年的情慾，引他去見瑪達妮娜。假使這女人大胆的引誘能成功時，那他們絕對相信亞多納不會再想起被人家奪去的遺產。

但是，久而久之，無論他怎樣，卡妮栖霞的廢話終於軟化了他。總之，不一定完全是女裁縫造的許多假話，他自己既然受了痛苦，為什麼那個人，她不受痛苦呢？於是他又被那悲愁

的企望支配着，想再會見那少女，他再到宮門柵欄前邊徘徊着；這一天，他終於在一個窗戶看見了她。她的確是慘白了，瘦削了；她雖然沒有回覆他的信，她的視線很久地停住在他身上，於是他相信他發現了那苦痛的愛唸聲的要求。亞多納喜歡得，悲哀得，希望得要發狂了。

【十一】

第二天和第三天，亞多納像是一個不安定的靈魂似的。他在卡妮栖瑪告訴他的那時間裏，到教堂的草地上徘徊着；在柵欄前面踱來踱去；但他結果還是沒有見着瑪達妮娜。

第三次，託詞跟神父的姊姊辭行，他就跑到神父家裏去。神父的姊姊不在家裏，他在門前停留幾分鐘，從那兒可以望見宮的正門；忽地，他顫動着：瑪達妮娜穿一件黑衣服，下了台階，穿過花園，走到草地上，而且望着神父的家這方向來了。她走到他的身旁時，神色不安地問他道：

「你能告訴我嗎，神父先生的姊姊是否可以見得到？」

「我不知道，他低着頭答道。我想不……但是應當……我要同你說話……」

「不在這裏！」

「那兒……什麼時候……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十點鐘你願意嗎……我到柵欄的附近去。」

她臉紅了，沒有答語；但她向他瞧了一眼，他認為是一種的默認，她終於走進神父的庭院裏去。

他不回家去，向卡札納走去，他也不知道爲什麼。當他走到大街上，走到堤岸的時候，他自信做了一種幻覺的傀儡。「她要來了！她要來了！」他自語道。但是這種保證不能給他充分的折歎，反而使他感到一種的恐怖。

一件很簡單的事又把他叫回頭來。剛走進通到科特布登——貧民區——那條小路，他遇見了神父的姊姊，無疑的，她剛做完那慈悲的探望。這是個六十歲的好女人，肥胖，面色灰白，或者也造作一點的驕態；穿着那些舊式的衣裳，帶着高尚的態度，說些有學識的言語，

她真像一位年老的公爵夫人。這天，她穿一條烟色的裙子，一件有花點的上衣，極黑的頭髮上——像她這歲數的女人，這種頭髮是太黑了——包着一塊花紗的頭帕。她遠遠地就看見了亞多納，向他點頭招呼，用扇子向他做一種友誼的手勢：因為，秋天雖然早到了，她的手上還拿着一把紅黑色的漂亮的扇子，那是瑪達妮娜送他的禮物。

「我打神父家裏出來的，」亞多納向她說，「我明天要走了，我是來給你辭行的。」
「那末跟我再回去吧，」她答道。

他想起來或者瑪達妮娜還在神父家裏，就感着悸動；但他戰勝了那種誘惑，或者說的好些，他不敢讓步。

「謝謝你，這是不可能的了。讓我就在這兒給你辭行吧。我只剩下一點跑到卡特家裏去的時間了。」

「呀！你要見她好，恰好我要跟你談到她。那末你們和好了？」

「什麼和好？」他窘迫地問。

「那末好，好！就算我沒有說什麼吧！人家說你們婚約要不得成功了。那不是真的吧？那末我是幸福極了。」

「但是不，一千回不！」他反駁道。「誰敢去宣傳這種消息？」

他繼續着路程，終於走到卡特妮娜家裏，到那兒，他就感到辜負了她的一種熱烈的憂心，當他抱着他的未婚妻時，就想起旁的那個人；少女的緘默的苦痛和憤恨他覺得比他的苦痛和憤恨要輕得千倍。老婦人用一種哀求的眼光瞧着他；這眼光——可以比做重傷的狐狸的眼光，一直射進到他心的深處，比一切的譴責還要殘酷些。這兩個女人要痛哭了一定的，她們一切全知道了：女裁縫的饒舌，神父姊妹剛傳來的謠言；他因為頑固，就不顧及他的誓約，還是繼續在瑪達妮娜身旁徘徊着，好像百靈鳥在衣鏡前面徘徊着似的。

至於卡特妮娜，她很了解他——他却不了解她，而且她知道緘默可以得到他一切的

東西，多說話反而什麼得不到。他們離別後，她才哭起來，但她不咒罵他。

十點鐘了。明月像是應那十下鐘聲的呼喚，湧現在教堂的簷前，照耀着那些白楊樹，牠們的葉子撒在草地上像是沉睡的花兒。夜是溫暖的，雖然微風時時吹動着，而且使那些灰色雲兒在碧色的天空上飛跑着。

亞多納在教堂前面來回地踱走着，踐着地下的樹葉和凋零的樹木的影子。他低頭走着，他覺得還是在堤岸旁走着哩，那些不安的思慮也陪伴着他。瑪達妮娜來嗎？她不來了吧？總之，他結果是不幸。後來，他想他到那兒去。並非專為等候她，不過為自己消遣消遣，好像他童年時，做踐住人影亂走着那種幼稚的遊戲似的。但是一點輕輕的聲音已足使他的心亂跳起來。

幾分鐘過去了，而她沒有來到……

幾分鐘過去了。宮裏的一扇窗戶還有燈光；石階上面點着一個燈籠。一個人影在玻璃

窗後面來回地晃動。燈籠小小的火燄讓風吹得半明半暗。好像是在白楊樹下往返地徘徊着的那討厭東西古怪的眼睛。一個僕役熄滅了燈籠，玻璃窗後的人影也停止晃動了。故宮的外表變成沒有人住似的。

亞多納發怒了，他愈發怒，愈要等着。忽地他看不見腳底下白楊的影子，雲兒把明月遮起來了。於是他幻想着，在陰影裏隱約看見卡特妮娜的面孔；而且怪事，他覺得這面孔上也有老母羊的那兩隻綠色的，可憐的眼珠。

明月再湧現出來，他又想起瑪達妮娜溫柔嫉媚的眼睛。一陣熱烈的，忻歡的感覺從他的苦痛中穿過去。但是差不多是立刻他又陷入那苦惱的夢境裏。卡特妮娜的幻影追隨着他；每次明月隱藏起來時，或是隱在黑暗裏那些影子也跟他一同藏匿起來時，他就止步不前，因為他覺得看見卡特妮娜彎身伏在他腳底下，而他沒有勇氣到這不幸的女子背上走過去。卡特妮娜哭了，她的呻吟充滿了創痛與失望。他俯身向着她，諦聽着，那幻影對他說：「

「你記得我的話吧，亞多納！魂會再回來的，而且要報仇。我是爲你而死的；但是我的魂靈跟隨着你，永不離開你。在你人生的途徑上，到處可以找到我的。你能給那個人許多愛的表示；但是，在你們的嘴唇之間，永遠有一把刀鋒要切斷你們的親吻，而在那兒的就是我……你
 很知道我是誰嗎？你總以爲我是卡特妮娜；但是你錯了。我不是一個女人的影子；我是你的
 消逝的影子！」

雲彩飄向西方去。明月又出現了，一陣閃閃的光輝傾瀉在草原上。在這靜穆、輝煌的一分鐘裏，他預料瑪達妮娜要來了。於是他又變成沒有良心、機械地趨向柵欄前面，他覺得四圍一切的東西全在跳躍着等候這不可思議的湧現。

瑪達妮娜沿着牆疾走着，從圍繞住花園的那條窄道走來了。她穿黑衣服，頭上束着頭帕。亞多納向前走幾步，也走進那滿了露水潤溼的小街裏。他的驕傲心又讓那被愛的保證和少女所表示的那信任心激動起來。他又變成幸福者了。

他一走近前去，瑪達妮娜就倒退回去，做手勢讓他跟着她走。她快步地在前邊走着，好像給他引路，她那長長的袍子掃着乾燥的樹葉。

急急地跟在她身後，亞多納向四面望一望，只見層層的黑暗。風聲充滿了園裏，聽着像是慢步和麻雀跳躍的聲音。他又回想起他童年的印象，自問道，從前的獸類在牠們黑暗的住所裏是否不會醒過來而且不會像穿過一座叢林似的在那些樹木中間亂跑着。在他的頭上許多樹枝組成了一個不易走進的穹窿；右邊，罩着黑影的樹幹中間的地佈滿凋黃的樹葉，傾瀉着灰白光輝的明月也把牠們照得雪亮。一切都顯着異樣，但是煩悶又淒清：這花園像是被人遺棄的一個地方。

滿佈着長春籐的牆上處處可以看見寬大的神龕，那裏面可以找到被時間所消蝕的神像和大理石的坐位。瑪達妮娜在一個神龕前面站住了，靠近一個業已不噴水的噴泉。亞多納站在她身旁，吸着從她身上噴出來的香味。

「我謝謝你！」他說。

他不再出聲，他怕他自己說話的聲音。

「你謝我什麼？」她答道，聲調很嘹亮幾乎有點滑稽。

她靠在神龕裏的牆上，但她的上半身傾在前邊，爲的便於探望那花園。他又懷疑起來；他覺得她不夠感動，或者她只想同他開玩笑。但他也走進神龕裏去，靠在瑪達妮娜身旁的
的那面牆上。

「我謝謝你肯來這兒，」他解釋道。「好久了我想同你談話，但是我不敢……不過明天我要走了……我怕不能再見着你了……」

「爲什麼？」她問，聲調已經變了。

她瞧着他的臉。但他不答覆這問題，喃喃地說：

「是的，我的職務是出行……我或者不會再見到你……」

她高傲的口氣又說：

『爲什麼？』

於是她撲到他身上來。他們的臉幾乎要碰在一塊。陰影雖然包圍着他們，兩個人的視線終於相遇了；亞多納覺着這位束着頭帕滿身異香的少女真是他理想中的人物。他抓住她的一隻手，而這第一次的接觸使他們倆全顫動起來。但是立時他想起別的一隻手，一隻又熱又粗的手；他覺得那隻手已經放在他的手和瑪達妮娜的手中間。

『你知道我是誰嗎？』於是他問。『你知道嗎？』

『假使我不知道，我就來了嗎？』

『不，你不知道！你來是因爲……因爲你可憐我……因爲一種運命把我們倆聯合在一處了……我不知道同你怎樣說，我不知道同你怎樣解釋……我要請你原諒我！你能原諒我嗎？』

「我沒有什麼可原諒你的。」

「你是否不感到痛苦？」

瑪達妮娜守着暫時的含默。他又顫動着，而且他的顫慄傳染到那少女身上。最後她啞啞地說：

「我喜歡受痛苦……」

「爲什麼你不覆我的信……你接到我的信嗎？」

「是的，但是我能夠答覆你嗎？要是答覆你說我受着痛苦，我怕要增加你個人的痛苦。」

「呵！你是那麼好，我恰恰相反，我對你那樣不好！」

「不，你對我沒有什麼不好。你只有對我好……你教我去戀愛。」

「但是你知道我的景况怎樣嗎？喂，你知道嗎？」他興奮地再三問她。

「我知道。」她肯定地說。「我認識你很久了。我知道你的青春是如何的不幸。我知道

你死了父親。你的母親不很疼愛你，在你舅母家裏，大家虐待你……」

亞多納把他的手按在臉上，像是預備隱藏起來那些眼淚。

「呀！是的，人人全給我苦吃，人人！」

「連我也在內嗎……」她獻媚地問。

「你，不，不……只有你是好的！」

忽地他想起卡特妮娜。他也對她說過同樣的話！卡特妮娜的影子從新又迫近他的身上；但是他暗地熱烈地痛恨着這幅可怕的幻影，他想盡力地驅散牠。他興奮地抓住瑪達妮娜的手，把她擁在胸前，迅速地給她一吻。瑪達妮娜整個人噴出來的香味是那樣的柔和，那樣溫暖，使得他以爲是六月天的一晚，躺在一塊草地的中間。他整個身子全顫動着，希望得要發狂了；但是無論如何，那幻影還是在他和瑪達妮娜之間矗立着。於是爲戰勝這些麻煩起見，他緊摟那少女，給她許多狂熱的吻，而且他昏迷着，說出許多發洩他的失望的語言。

『只有你……只有你……惟一對我很好的人……我哩，我對你不好……呀！我犯很大的罪，但是我愛你，我愛你……要原諒我！你不是真的原諒我嗎……答應我！答應我！』

她離開了他，冷冷地問：

『你爲什麼哭呢？』

他再抓住她的手，把牠按在眼睛上。但是那隻小手變成冰冷的了。

『我要告訴你一切！』他喊道。『我來就是爲這個……』

『好，你說吧。』

『你想我是怎樣？』他停一停又說，聲腔像是個病人的顫動不定。『我是個傻子！是的，我個是傻子……但是你，你爲什麼不答覆我？假使你給我一字原諒，我立刻就走了……你爲什麼不回我的信？』

『我知道你要來的，』她用一種滑稽的口調說。

「我來了。果然！但是我爲什麼要來？我一點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我應當感到幸福，但是結果恰相反，我哭了……呀！讓我說吧……聽着我吧……不，我不願意來，我不應該來……剛纔，當我等着你的時候，後來，當我給你那一吻時，我覺得快活得要死，我看見了一個幻影：我同她固結不解的女人的幻影……但是你不能夠懂得。你從前總是幸福的，你……我，不，我，不！」

他於是對她說他同旁的女人結了不解之緣。瑪達妮娜眼睛釘住他，神氣殘酷；她的同情心在這不能夠，也不願意屬於她的假哭者面前完全消滅了。她平等地待遇他，因爲她預備把他提拔起來跟她立在同一的水平線上；但是他，他頑固地沈淪在那微賤的階級裏，親近着一個平庸的女人。瑪達妮娜明顯地裝做不知道這回事。

「夠了！」她咬住嘴唇說。「我不知道。你有理由。」

於是她離開他，爲的告訴他說這是該走的時候了。

「不，你不要走！」他喊道，又把她拉回來。

她掙脫了，顫動着。

「放我走吧！你沒有什麼話同我說了。」

「原諒我！……原諒我！……」

她轉過身去就跑了，默然地輕捷地好像她來的時候似的。

他留在草地好久。他以為做了一個夢：一個可怕同時又是恍惚的夢。他覺得很慚愧；他想此時瑪達妮娜大概又在譏笑他，她本來是兇惡殘酷的。隨後他回想着，假使那時同她說：「我是屬於你的，」那她一定不會那樣子推脫他的。低垂着頭，他深陷入失望裏。這不是詩歌，愛情，財產和瑪達妮娜同時全摒棄了他嗎？

雲兒瀰漫開來，漸漸地遮滿了天空；在這黯澹的環境裏，樹木淒清的噪聲像在做一種呻吟。亞多納再抬起頭來，像是向那些樹木，雲兒，和其餘一切的東西有所詢問，而他們很少

能親愛地答覆他。但是這晚上，到處是黑暗；他覺得那些樹木也感着痛苦，而且輪到了他們，他們呻吟着問他牠們受苦的原因，他也不知道怎樣答覆他們；那時整個的宇宙充滿了一種不可言喻的悲哀。

回到倉房裏，站在那些醜惡東西——是他少年時各種不幸的證人——的中間，亞多納又發現了旁的一個幻影，這是老母羊給一切人類做伴侶的一種滑稽的思想——他的良心。

他先想法趕跑了這個討厭的良心，但是，很久了，他頑固地跟隨着他，無論日夜牠總不離開他的，他用一種使人信服而且可愛的聲調——人家用以鼓勵病人的——向他耳語道：『不要懊悔結識不平與貧窮！不要懊悔同那些受痛苦的人們在一塊！你對你自己應當有一種自信心。你還是個孩子。想法變成一個大人吧。』漸漸地他讓那堅持的見解克服了。瑪達妮娜的影子不知不覺地脫離了他，縮回到「過去」裏去，變成飄渺模糊像是一個遙

遠的夢境，當他陡地聽見那少女同一個騎兵中尉訂了婚約時，他毫不感到憤怒和煩悶。

他畢業之後，就同卡特妮娜結了婚，他住在卡札納，住在當他過光明的日子或黑暗的日子全是住在那兒的那小房子裏。年老的小學教師終於退隱了，亞多納等待着考試，考試後，他可以被任爲初等小學的視學員，他終於得到了卡札尼洛的位置。校舍剛剛在科特布登——貧民區裏建築好，從樹下望過去，那些白得發光的高大的牆壁，寬闊的風窗，很像是一座教堂。

常常的，晚上亞多納從學校回家時，就遇見那年老的教師，他開得不耐煩了，就跑到街上等着他，而且陪他同走一段路。那老人——這是像他這歲數的人常有的習慣——總喜歡譏評現在，頌揚過去。他不贊成在貧民區裏建那嶄新的學校，他很憐惜那坍塌不通風的破屋，在那兒，三十年來他造就了幾百個有聲色的少年，他更覺得可惜人家放棄了多年的教授法；亞多納用一種對可敬的教師應有的謙恭來答覆他的話，但他總不放棄他的主張：

依他看來，設立學校最好的地點就是在貧民堆裏，因為只有教育可以補救他們物質的精神的缺乏；教育的真目的並非來滿足頭腦的機械性，是要引動學生的思想，發展他個人的判斷力；至於教師應當低關心地來注意那些比較貧窮，比較愚鈍的學生，因為許多的窮孩子表面上是愚鈍的，一個好教師熱烈的關心可以解放那些被貧困壓迫得怯弱無力的小小的靈魂。

當新舊兩教師到了卡札納和那堤岸相分歧的叉路上，老頭就祝他年青的同寅晚安，轉身拔腳就走。亞多納一人留在那兒，有時站住欣賞那充滿着黃昏的霧氣的江水。當然他是毫無理由要延長他的行程，他帶着歡欣回到那小屋去，那兒，愛妻在等他，那兒，飯食已經預備好了，他享受家庭中悠和的幸福。然而更沒有理由加緊脚步；如果他是遲了一點，那只是因為他還年輕，而且他領略了自然界的詩意，夜晚的溫馨請他去幻想。（完）

一九三〇，三，一四於里昂。

消逝的懷憶

川田長

消 逝 的 憧 憬

實價大洋七角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初版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華通書局
五二九號

印刷者

中行印刷所

發行者

王懷和

譯者

董家濬

著者

戴麗黛夫人

87.
438512.

